



# 蕉風

月刊

● 本期要目  
● 蕉風人物  
● 長篇連載  
● 陳瑞獻水墨



鵝塘 陳瑞獻

#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 Chao Foon.....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垚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  
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  
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目錄 ● 目錄

### 蕉風人物

訪問洪泉 \*本刊 2

### 論述

華裔馬來西亞文學 \*張錦忠 11

### 風向

此路往哪裡去? \*甄應鳴 14

開會熱與出席狂 \*連毅方 14

文學批評 \*陳全興 15

### 風箋

\*諸家 16

### 中篇小說

黑蛇(中) \*張貴興 17

### 詩

從握掌想起 \*淡瑩 24

流水印像 \*鍾可斯 27

菓園 \*林添星 29

風聲 \*編輯室 25

### 散文

Kota Darul Ehsan \*凌如浪 26

### 專欄

五伯外公 \*黃潤岳 28

蕉風 \*梅淑貞 30

### 長篇連載小說

紅塵 \*鍾瑜 32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七四號

# 訪 問 洪 泉

## ——從陶藝到小說創作



……在現在華裔的處境裡，文學的思想表達比陶藝來得快捷，陶藝功能將由文化史來定論，而文字表達思想在現在華裔社會裡，則是刻不容緩，比陶藝還重要。……

……相信不止我個人，整個華社都希望我們擁有一個整理和保存、研究和發表華裔歷史的機構，並且能在全國各地收集史料，利用文件，口述等技術搜集華史，我們不要只集中在太監鄭和，也不要只集中在葉亞來，我們華裔對國家的貢獻，不只是葉亞來一人。……

\*訪問者：本刊執行編輯

請你先談談你自己好嗎？

談我自己，從何談起，一個平凡的人，現在是一個陶工，從一九五二年就生活在一個建築工人的父親的家庭裡，母親是文盲。在這一個企圖消除貧窮，改善經濟的家庭裡長大的人，心裡總是有些兒希望。現在，我父親的生活沒有改變，而他的兒子繼續着一股希望，雖然仍是一個工人。我總共受十一年學校教育，又受五年陶藝和美術訓練，自習寫作，知道生活是必須把自認的工作完成。希望能過「安靜」的創作生活。

你是從事陶藝工作的，請問你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對寫作發生興趣？

我不斷閱讀作家的文章，聽他們的心聲，故事等等。我想，另一個人也可能希望窺見我的心情，所以我一知半解地寫呀寫，尤其是在對藝術迷惑的時期，也就是失業時期，呆在朋友家，可不能吊兒郎當過日子，只好天天繪畫和閱讀。其實我當時的情緒最惡劣，剛在貧病邊緣拾回老命，要做陶器沒窯燒，要當畫家又看不起自己的畫，怎麼辦呢！當時有位朋友總是向我談文學，她說出一位作家名字，我就讀那作家的作品。有一天，她看到我發表的一篇談民藝的書信體文章，她叫我寫作，我說，好吧，我為你寫小說。一句戲言就實踐了。

其實，陶藝和繪畫，我對它們的感情是厭癮的，寫作比較親切和快速，近來，我也感到

## 蕉風人物

寫作和陶藝和繪畫一樣，使我感到沉重。要做得好，要寫得好，實在力不從心，結果工作緩慢又不理想。朋友說這是進步前的徵結，我想學美術的朋友都有這種經驗，也是我的經驗，這徵結只有令我更加要求自己做得好，它會消失。這樣，我又可輕輕鬆鬆，重新學習寫作，繪畫，製陶，另一方面，這才能維持我寫作的興趣，給我新的感覺。

寫作和製陶，繪畫和雕塑有別，只有寫作隨時可為，沒有受到時間和地點的限制。紙筆失敗不可怕，只是勞神，寫作可以改了又改，或重新再寫。一件陶器的完成，由製坯到出窯，最快半個月才能看到成敗，這期間不能有差錯，還要靠運氣，否則前功盡廢，累力傷神。繪畫能使心情澎湃，但我沒有大把時間作畫，只有寫作能利用零星的空間，甚至午夜醒來也能為之，何樂而不為。

你說過二十七歲時才開始寫作，在這之前你完全沒有作品嗎？

我二十七歲之前沒有小說作品，我認為寫小說才是我寫作的開始。在寫小說前一年寫過幾篇書信體的文章，談民藝。以後嘗試寫小說，寫詩，並開始把小說稿寄給『蕉風月刊』，把詩寄給一份綜合雜誌的詩頁。結果小說發表了，詩也登了一首，這首詩在我生活中增添一段傳奇。事緣這首詩登出後的某一天，為了想忘記這事，我沒記得日期，大概是八〇或八一年吧！這一天上午電台有個談詩的廣播節目，我聽着聽着，我唯一的一首詩突然從收音機裡播送出來了。它和另一首我認為可以在文藝副刊上填白的詩比較。請原諒我的阿Q精神。結果廣播員宣佈我的詩不是詩，可惜當時該篇文章的寫作者沒有宣判它是什麼文體，只說它不知所云。這等妙事，使我三思，結論是只寫小說，發表小說好了。在這時候我也寫小小說，並把這些小小說投寄給報紙文藝副刊，我知道只登了兩篇，其餘的命運我不知道。我很喜愛寫小小說，可是總寫不好，我總覺得它是最難寫的小說形式。

第一篇小說在蕉風出現，我很興奮，可是閱讀它之後，心裡想它也不過如此，並沒有當時自以為達到要求的水準。但，我還是再寫，並且寄出去，我當時把寫作和畫速寫並論，認為停手不畫，不寫，必定不進則退，決不能退，就是進步一點也行，於是我這麼斷斷續續寫下來，也越寫興趣越濃。

是否因為陶藝不能滿足你對華裔文化的執着與要求，你才改變創作媒介，以文字來表達自己的理想和願望？

這只是我現在才有的一部份要求，以文字來表達對華裔的執着和要求，還有我個人某些理想和願望。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沒有這種想法，那時候我認為文字比泥土更能滿足我對文化和民族存在這個觀點。無可否認，陶藝能夠長存下去，可是它和繪畫有同一缺點，就是它只能存在一小部份人的觀念裡，不能流傳到想要接觸它的人手中。雖然有畫冊或宣傳，但那已隔了一層，只有文字比廣播遜色而已。當然，陶藝有優點，不然它不會在我們的文化裡傳了三、四千年。可是，在現在華裔的處境裡，文學的思想表達比陶藝來得快捷，陶藝功能將由文化史來定論，而文字表達思想在現在華裔社會裡，則是刻不容緩，比陶藝還重要。

對於陶藝和寫作，我對兩者都有不同的理想和願望，不是滿足或不滿足。對華裔文化的執着，每一個有強烈原則的華人都會抓着一樣可以創作的媒介來表達華裔文化，並且建立華裔將來的傳統，我對陶藝的理想是希望它能成為「創作文化」，而不是「古董文物」，是這一代人的心聲而不是擺設而已。更希望它打破語言隔閡，傳入民間，成為民間藝術的一環。可是，到現在我仍然無法去實行這一理想，它需要人力物力。這一點和華裔文化、文學和藝術無法全面傳入民間一樣。對於文字媒介這功能，我們華裔社會相當失敗，我們沒有把它全面納入民間，讓民間瞭解而取捨同化之，反而，我們只有吸收，並且人云亦云。

我說上述的話，它是我個人現在對華裔社會的感受，發一點論調，對於這些論調，希望華社能者為之，我對自己的能力，只能盡力而為，有了什麼意念要表達，選擇媒介而為，使

它適合發表。任何媒介，都有其優點和效果，我想只有「安份守己」才能執着要求去做，理想和願望才能活潑顯現在作品裡。

你選擇小說這個形式，有特別的原因嗎？

小說給我的印象是生活，也是歷史，也是經驗和幻想，它也包涵了詩和散文，它有秩序，組合和生命，我覺得它很適合我，它是自然，國家，民族，個人的感情綜合。

迄今為止，你一共發表了多少篇小說？你最滿意哪一篇？

我無法找到以前發表在報章副刊的篇數，因為我沒存稿也沒剪報，大概數目不超過十篇。現在只有在蕉風發表的才能查到，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四月共發表了十九篇小說。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來日方長，我想，我還能寫很多小說；極短篇，短篇，中篇和長篇，我都策劃，希望能寫出好的小說。

我常提醒自己。每天早上醒來，必須認為自己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充飢」的工作之外，還要計劃利用那段工餘時間做哪件「自己的工作」，必須先完成那件作品，雖然得到的結果常是「失敗」，客開了，看到燒出來的作品都壞了，或不理想。或者小說在蕉風發表了，自己讀了兩遍之後，噢，我仍是這麼差勁，在寫作的路途上還必須努力，要一步一步慢慢走，慢慢學，我對語文的應用，事物觀察和對事件的思考，都缺少「透視力」，小說裡缺少民族性格，缺少傳統，對文藝，歷史，神話，風俗習慣等等都不能融入小說。我仍然膚淺。我不能認為這是我們這個區域和時代的「產品」。我常感到我「身不由己」。環境改變太快，今天要寫的語彙，過了一段時間就該改變一下，必須從素材中尋找出它與時間與空間的共存點。我不氣餒，我認為身不由己才是我的好時機，也不必擔憂為了寫作而把自己挖空。一系列的題材寫完之後換另一系列，如果拿一位作家或一位畫家的本身作品比較，十年前的作品和十年後的作品沒有改變，那麼他只能算完成一件作品，和一位工人一樣，永遠做同一份工作。我對滿意的作品只有幾天熱情而已，因為我必須再舉步，再開始，對陶藝，對寫作如此，如果我滿足現狀，我能嚐到另一份驚喜嗎？我想任何一個開始都很重要，不管將來的成績如何，都必要有新開始，就算做出或寫出拙劣的作品，也要繼續工作。

自己滿足於自己的作品，我認為這是我的致命傷，好的作品會存在，不好的作品將會淘汰，如果要花時間自我欣賞，宣傳和自大，我寧可多做工，多領薪，多得些物質享受。看來我講的很堂皇，請原諒我。

你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在本刊發表的一系列小說裡，都有着共同主角，例如慶年、歐陽香、常玉等人，而且內容也有連貫性，這是否有特殊用意？你是否打算把這些短篇串連成一部長篇小說？

我沒有這個意圖，如果要也可以，把各篇連貫起來，但要加以修飾和增刪，我認為把它們當成各主角的單元故事來看較好。我開始寫小說時，我想到繪畫，陶器，雕塑和版畫的系列工作秩序。平時我手工製做陶器之前，都計劃我要製做那一類陶器，然後畫草稿圖，預定製作步驟。我畫出各種同類型的草稿，方便在製做過程中不做出另外一類型的陶器，這種系列作法，一個系列之後又另一系列，在完成作品的情緒上比較安定，我寫小說也是如此，把小說概念列出之後，發覺它必須要分幾個部份或故事情節才能交待，然後我把它們分列出幾個故事大綱，再把主角安排在內，或者先有主角才把故事大綱寫出來，就這樣按照秩序寫出一組小說。

你的中篇小說「解脫」和最近發表的「解說」，除了文字的表面意義之外，令讀者覺得還有絃外之音，這是不是你對我國華裔的目前處境與前景感到憂慮不安？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想，每一個有原則的華人都心裡明白。尤其在華人領袖之間的權與利鬥爭之後，華人將會嚐到更進一層的「權力的滋味」。勝敗兩方人馬是不會嚐到這種滋味，華人的舌尖將含着一粒苦瘤，這能叫人不安嗎？

將來，華人社會不管是願意或不願意都必須面對現實，我想，每個華人都有一種心理準備，甚至已經有人自我投入，問題是在於這個現實是否存於欣服還是屈服的的心理而已。即然這個現實存在了，同化論也存在了，華人社會有什麼打算呢！喧嚷？空談？沽名釣譽？佔據位子不理事的廢物？華裔社會是不是必須先撤換部份領袖，華裔社團必須先做出決定。另一點，現今的華裔社會本身就需要有步驟地接受這份國家文化同化論。華裔社會以華裔原則接受同化論，互相同化。各民族以國家原則的宣言為基礎，在民間互相同化，並且把華裔文化和文學藝術全盤輸入國語領域，否則，自己的民族文化自我消失在自己手中，被同化又何怨呢？

使人憂鬱不安的因素，除了面對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等之外，更關鍵的問題在於華人本身，華人社會無法找出一個共同點以利團結，沒有團結，華社根本無法面對重大課題，更別說解脫，解說，解圍和解開了。（這是我一組小說的篇名，在這組小說裡的主角，都沒有被解，解開束縛的女人也回到結婚與家庭的社會組織裡。）華裔社會真的沒有共同點嗎？宗教？習俗？經濟？鄉團？公會？我想這都不是華裔的共同點，這個共同點必須可以成為華裔原則，也是存在於華人血液裡必有的義務，並且必須履行這義務賦於的民族團結的共同責任。有了這原則，華人社會才能在這原則下達致諒解和面對問題的勇氣。

我個人的淺見，華人本身的紛亂在於語言，這些語言的存在，無形中也存在了集團和紛爭，如果華裔社會以華語華文為華裔原則，每一個有原則的華人都必須有義務通曉華語華文，年老的族人另當別論。這個共同點以一個標誌表示最好，華人的共同點和尊嚴必將存在，所有的紛爭要在這原則下諒解。以語文為華裔原則的原因在於現在華人社會語言太紛亂，除了各鄉親的方言之外，英語和馬來語已普遍在華人社會流行，這些語言保留利益價值和公民義務，它沒有華裔團結的精神，我們必須以馬來民族精神為榜樣。

目前，華人缺少自信，對自己民族失去信心，對個人也失去信心，這個社會腐蝕它，自己族人也腐蝕它，這種被腐蝕的因素，在於自己失去原則。華人嚴重的精神問題——失去華人原則。失去華人原則，華人無法建立信心，民族信心，馬來西亞華裔信心。在我們多元民族社會裡沒有民族原則（精神），就失去象徵華人的標誌，也給國家帶來污點，這更加速了腐蝕自信，更沒有尊嚴、信心、原則，更別說其他要求；如建立一個團結的社群，和諧的人際關係，更無法和任何伙伴在公平或偏差中尋求競爭，也失去伙伴的尊重。我們是可憐的族群，逐漸失去自己的族群。我們真的失去了原則，沒有信心，對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不負責任。

這是不是你寫小說的理由？

我們的國家，民族結構，民族根源，民族相處的環境，民族本身的疑難，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這是部非常的鉅作。單單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一代，已經夠寫了。華裔在國家的未來前途，華裔也有足夠建立國家的條件。以華裔原則建立馬華文學史是沒有問題，只要寫作人力爭上游，這將是部碩壯的民族文學，也是國家文學的一部份；通過翻譯配合國語政策，只要華裔自信自強，讓所有國人都明瞭華裔在國家必有的地位。

另一方面，國家的教育政策已經推行，將來華裔必定通曉國文國語，對友族更加瞭解，使馬華文學增添豐彩，除了方便翻譯馬華文學，也能以馬來文來寫作，我相信我們的下一代寫作人，更理瞭民族間的問題，知己知彼，他們表達的是我國各民族間的課題，馬來西亞人的共同主題，這是各民族語文文學所無法深入表達的國家特性，除非在長遠將來互相同化之後，這種特性才能湊零星為整體。有了華裔原則，這部文學也回到我們的懷抱。

基於上述原因，民族文學也好，國家文學也好，必要盡力而為，寫我們這個時代，是刻意象徵的小說也好，通俗小說也好，我們為下一代寫作人延繼香火，也榮耀我們這一代，何樂而不為，除非我們沒有一切力量。

你會批評華裔在我國的拓荒史實沒有好好的整理與保存，也沒有小說作者以小說的方式來表現這方面的題材，那麼，你自己會挑起這個担子嗎？

對於馬華拓荒小說，是不是已經有發表過，請原諒我尚未讀過，我希望有機會讀用「心」寫的拓荒小說。更希望我們的文學史工作者能把它們編輯成書，除了小說之外，還有詩、散文、札記和史料，並翻譯外文有關的華裔史料，再選擇這些文學和史實翻譯為國文，相信它是華裔的無價財產。我們必須具體展示我們過去的時代，不論優秀的還是惡劣的。

相信不止我個人，整個華社都希望我們擁有一個整理和保存、研究和發表華裔歷史的機構，並且能在全國各地收集史料，利用文件，口述等技術搜集華史，我們不要只集中在太監鄭和，也不要只集中在葉亞來，我們華裔對國家的貢獻，不只葉亞來一人。至今還沒有作家以葉亞來生平寫一部小說。葉亞來在吉隆坡之戰，相信能動人心魄，這是很可惜的。更可惜我們無法知道那些名不流傳的華裔在各地流血流淚的事蹟，例如柔佛港主制度下的事蹟。

不只華裔拓荒的題材，還有全國小鎮發展和新村，我相信每一個新村的形成和發展，也是一部叫人扼腕的作品，還有我國建國以來各大小事件，對華裔組織改變和心理，起着重大的影響，華社並不是沒有覺醒，而是由於懶散，怕事，無能又自我間接欺壓，甚至華裔本身不能諒解而引起的懦弱。

華裔史能使所有華人瞭解華人本質，使我們增加勇氣和自信，史料對一位小說寫作者人很重要，它可能是整部小說的意象，單單有史料是不足夠的，它還要史蹟，事件，故事，傳說，逸事，風俗和友族等各項配合，除了這些，還有寫作者的經驗和幻想。

我希望在將來，我們能有一部又一部的華裔文史出版，這遠比被縮短的葉亞來街或三保山上的古墓還重要。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文史資料撰寫兒童文學和少年文學，指導和教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讀一讀，聽一聽我們先輩的故事，而不自覺委屈。

對於上述題材的寫作計劃，應該由全體華裔詩人、作家、戲劇家、藝術家共同挑起，我個人在將來會盡力搜集寫作的題材和資料。報館也能協助我們的作家們一臂之力。我更希望和全國願意提供給我資料的同胞聯絡，讓我嘗試這一系列的寫作計劃。

你最心儀哪些作家？他們的哪些作品對你的寫作有影響？

我閱讀我能夠讀到的書，每一個作家都有他們的優點和我認為的缺點，他們的創作精神（心靈）才是我心儀的。他們都給我多少影響。我不是個偏食的人，而且我相當善變。我相信，一個要創作的人，必須去投向每一個羅網，而且當我對工作中的作品感到疲累時，我必須立即改變，並且閱讀有影響力的書，放棄過去，否則，那有什麼興趣可言呢！當我自知缺點而閱讀評介文章，我會盡量尋找有關評介中的作家的作品來讀，可惜我能力有限。

作家和作品，在我的生活中都在不同的日子給我不同的感受，況且我閱讀的書籍不廣不多。我總覺得我必須用「心」來寫作，而不是用「眼」來寫作，我用感情和理智，而不是表面和口號。

你有沒有參加文藝團體活動？

我是麻坡藝術協會和南馬文藝研究會的會員。

你是麻坡人，有沒有和當地的寫作朋友切磋研究？

沒有。

你的工作對你的小說創作有幫助嗎？例如在題材的供給方面？

從兩方面來講，第一是質和靈，藝術的要求使我也對小說有同等的要求。第二是工作影



響我的寫作時間。

我的工作使我明瞭創作要腳踏實地，有開始必須完成。我是個平凡的人，沒有任何可資驕傲的才華，更無倚馬可待千言，並且工作相當緩慢。我在工餘時間做屬於自己的陶器，晚上看書或做些家庭瑣事，寫作時間留在電視節目結束之後才能開始。這個時候我才不受干擾，寫它幾百字或順利時可達千字左右，但常為了做工疲勞和為了第二天的精力而不得不停止寫作。

我總覺得單靠我現在和過去的經驗，聽聞，閱讀和幻想是不夠的，我必須增加各類無所不包的資料，我不是天才，如果我要寫作，除了筆記之外，能夠有一個卡片抽屜較好，至今我對我們的歷史知識仍然淺薄，對小說內容和結構組合必須認真，這是我督促自己，任何一段使小說完成的步驟對寫作相當重要。

平常，任何素材的顯現，包括哲學性語言觸發的聯想，我都會隨手記錄，這是為了在寫作上遇到阻碍時，方便把這些資料組合或加入，記錄也是為了我越來越善忘的後勤工作。人物，情節，開始的段語或結束語，我常會寫下，嘗試在某段使用，甚至把它們組合成一個大綱，滿足自己。寫作小說中的情節和某些資料，大多從生活中得來，也由幻想、聯想、報刊、書本、電影、記錄片取得應用，只是記錄越來越多，也越雜亂，小紙片也多，不得不常作取捨，我在想如果以卡片收集資料，或許會方便得多，資料也可以更變再利用，這對將來的寫作計劃會有很好的幫助。我常懷疑我是不是寫作的料子，該不該寫作。

我對美術工作者的生活較熟悉，所以已發表的小說都以他們為主角。我計劃寫更廣的大眾生活。通常我會把小說大綱寫出，然後收集一些不熟悉的有關資料，順利的話把初稿寫出，然後再補充，更改語意和文字，才謄寫在稿紙上。我翻閱詞典次數繁多，因為我常對文字詞語猶疑不決，某些文詞的語意不能確定，這和我的學歷有關，另一方面我讀很多翻譯不高明的書本，常在詞語上受到毒害，把我要表達的華文語意在應用上混淆不清，我正努力克服。

其他藝術範疇的技巧，如陶藝、繪畫、電影之類，是否也應用在你的小說裡？

我想用潛移默化來回答這問題，我不能否定沒受這些影響。陶器和雕塑的三度空間，我會在「觀察」描寫上應用，繪畫的表現和技巧需要時也用上，電影更免不了。對於上述的應用，在寫作時我沒有刻意應用。在我閱讀自己刊出的小說中才知道自己用上了它們。刊出的鉛字比稿紙上的字體較冷靜和客觀，看清自己，有時候不相信是自己寫的作品。

你的小說都流露出很濃厚的沉鬱感，令人讀了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這是否意味着你對目前與將來的環境感到悲觀？

我常提醒自己，一幅畫的氣氛就是那幅畫的生命，一篇小說的氣氛也和一幅畫一樣，它必須貫穿又瀰漫全篇，可惜我常不能成功應用我的想法，要在主角和事物或要表達的主題中宣染適合的氣氛，它要和意象並馳而行。

每一個環境必會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一個有着強有力背景的人，他的生活必會有幸福感和安全感。反之，他的生活情緒必定不安或失落。現在，我們華裔社會的環境是個怎樣的環境，任何一位沒麻醉的華人都能自知。華社再不振作，華人家庭再沒有華裔原則，華人必定在這社會環境中沉淪；只是等待時間而已。這一點，相信我們的部份自私或無能領袖和佔位子不幹事的「廢物」比誰都更明白。

在這進步動盪的時機，有多少人自覺樂觀，有多少人悲觀，我想任何能夠靜思的人都會沉鬱，也只有他們覺得還有希望看到自己「內心的笑容」。

對目前或將來的期望話題都不重要，是悲是樂都不重要，重要的事在於華裔有自覺才行，不迷信，不幻想，貫徹做一個華人，接受環境，吸收環境，消化環境，時時刻刻利用環境，成為有原則的華人，有原則的公民。如果華裔社會將來沉弱不堪，確是件痛苦的事，但那是事實，我們是頹敗無能的民族，痛心有啥用呢！還是盡力而為，創作吧！

這裡的人都不愛讀書，這會否影響你對文學使命的信心？

我對文學使命的深意不甚瞭解，這大概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原因，請原諒。現在這裡的人都不愛讀書，我過去倒沒深思這問題，我不知道不愛讀書是不是書本不銷所得到的結論，還是我們出版的書不值得讀，希望這不是結論。我家擁有書，報紙和期刊不算。只有我一個閱讀，這倒是件嚴重的事，這事似乎對我的家庭生活沒有多大影響，我真的有點局部麻痺了。真的，寫的時候根本沒有時間去想誰會讀它，當刊登出來之後，我才想誰會看它，為什麼沒有片言隻語來批評它呢！信心倒有點動搖，像拋石入水沒聽到撲通和看到水波，不得不慌張起來。

寫作是我生活的一部份，像我捏泥土的日子，或閱讀或看電視節目或逗牙牙學語的孩子玩一樣。我並沒有考慮這小說的命運，倒是看到它變成鉛字才有種特別的情感，我一時說不出，它不太像我的生活。如果說拿不愛讀書的人來和寫作的信心並論，我倒想要知道五十年代的馬來作家的情緒又怎樣呢？當時馬來學校只有小學，到了六十年代才有中學，五十年代的馬來作家不是更要動搖？絕望？

我想華裔家庭如果要在社會當個情婦，而不是個有華裔原則的溫暖家庭，應該能夠以讀華文書為榮，如果不，我對這個華人，在華裔群中感到有些失望，因為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是個華人嗎？

你說你不是為人生或藝術而寫，那麼你是為甚麼而寫？

為什麼要先入為主呢？你拿起筆來就想這些「偉大」的口號嗎？我認為這兩個名詞是文學史家的專用名詞，一個寫作人必須先否定它們，正如寫實派（主義）和現代派（主義）是文學批評家的專用名詞一樣，如果一個寫作人立定要這些名詞為範本，我懷疑他是不是生活得很自在。

我一直在改變，或者說是適應，各種觀點和想法，這是件很矛盾的事，正如小時候的理想在長大後改變一樣，對於寫作，我認為這是份非常理想的工作，當我的熱誠不為另一種創作慾取代的時候。那麼，我要為這些可以名詞可以形容詞的廣泛和抽象的字眼煩惱嗎？我寫的屬於什麼都是「寫作」。難道站在樹林中說是站在傘下嗎？難道在畫展中看到的只是畫家和畫嗎？作品的深意在個人的心中更重要，而不是畫家或作家強調的語氣！

我是為什麼而寫？我的答案是「不明白」和「？」，我只知道創作具備的不是這些字眼，我只知道具備的是健康，勤勞和勞動，並且要接受淘汰，如果要套入框框，倒不如打坐學禪，不要把自己「漿」死。還是讓「人」負一丁點對時代與自然的責任吧！

你曾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間一口氣發表了十多篇的小說，但後來却沉默了一段不短的時間，這是甚麼原因呢？

我先聲明，我不在這裡奉承誰，並且我對被提名的任何人未曾謀面。我很感激張瑞星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間採用我的小說稿，給我勇氣，張瑞星離開蕉風赴台升學編的最後一期正好發表『誘惑』，當時我寄了四篇「解」，也就是最近發表的『解說』，現在的『解圍』和還在重寫的『解開』。『解脫』發表後，我讀了它，感覺得後三篇寫得不好，不能發表，必須重寫。於是我寫信給當時負責編者紫一思，請他退稿，並請他給我意見，我非常感激紫一思，當時他給我的批評，讓我看清我的缺點，為了充實自己，我又閱讀各類書籍，我在寫作時感到苦惱和猶疑。尤其閱讀文學評論和專題論文是我所必要的課業，我時時刻刻都在思考小說這題目，想要把它寫得好，至今，我仍然寫不好。（編按：『解圍』將刊在九月號）

在八〇年我回麻坡，在陶器我當制粗陶工人，我希望能把生活安定下來，利用這裡的工作環境和窯燒我的手製陶器作品，這段時間裡我試驗成功曾花三年試驗未成功的高溫天目黑釉，另一種以兩種陶釉配合（兩次上釉法）成功燒成白紋粉藍釉，其中也利用本地木灰為原料，可是這兩樣最滿意的釉並沒有帶來快樂，因為這個土窯必須修葺，而修葺後的窯却不適合燒上述兩種釉，這時期我也對陶器的定義產生焦慮，希望自己在探索中尋到新的概念，我再利用這窯的特性，研究自然釉燒法，做成的陶器不施釉，或只撒上木灰，或鉄繪圖畫，

企圖有原始壁畫的效果；可惜不理想。讓陶器在高溫窖內燒，讓它在窖內起自然變化，這份工作也使我忘記寫作，因為效果時好時壞，各種泥土形成各種效果，這裡的泥土低劣，我必須取捨，然後配泥，可惜成績仍不理想，至今，我利用隨手可得的原料來做陶器，用粗泥做粗獷陶器，結果沒人問津，還問我作品為什麼這麼差。只能一笑置之。他怎麼知道一個自然釉燒的陶器常要燒上五六次是常事呢！而且效果不見得理想。現在，很少人要買我的陶器，而我越做越自在，也越做越簡單，一個圓筒造型或一個陶壺，將來是不是一塊泥土呢！我已開始要求的是火和泥的結合，不是造形美的陶器。陶藝，它使我傷神和低落。當然我還有些私事，不便提出。

話說回來，在這期間，我斷斷續續學習寫各類形式文章，以豐富經驗。再說八三年底，你來信，我就把改得面目全非的『解說』寄上，到現在這個時候，來了這個訪問，你把我送上寫作的虎背上了。寫作。小說。哦！

如果讀者批評你的小說難懂，你會改變自己的文字作風嗎？

要改變；並不是由讀者的批評來引導，讀者的批評應該來自主題共鳴和廣義的道德價值，而不是文字作風。文字作風不是框框，它會隨小說題材而改變，文字效用對寫作人很重要，它是風格，可以不斷改變的風格，它是消化後嘔吐的語言，我認為任何一位寫作人的詞彙都不寫實，它們經過刻意經營。文字不是淺白的開水，而是冰冷或溫暖或騰熱的，喝的人自知。

我會改變成怎樣呢？我不知道。我將會寫些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現在的主題是「責任」。我只知道舉步漸進，穩步健飛。下一回可能是一組通俗小說，也可能是一組自己讀了也要思考的小說。

你對馬華文學的前景看法如何？

在這個時候，似乎已存在了一個嚴重的馬華文學問題，確實，這是個屬於馬華社會問題，這問題已經到了露骨的時刻，才有這個叫人懊惱又頹喪的問題，也表示了寫作人已對馬華社會的華人家庭感到迷惘和失望，但對馬華文學不絕望。我希望馬華寫作人堅持到最後，假如華文有消失的那一刻。現在，馬華寫作人不能只看這個環境，寫作人必須為這環境負軛。不管它是通俗作品還是嚴肅作品，時間就是寫作人的道路，讓華族文學隨風播入大地，共勉之。

華文不是少數語文，用華文寫作的作品，為什麼會沒有前景呢！華文的國際地位不會改變，華裔的華文作品的前景值得擔憂嗎？值得擔憂的是受環境「影響」的華人，他們不理解自己，另一個值得擔憂的是寫作人自己的作品，有好的文學作品，何必杞人憂天，有好的文學作品，不只讓華人閱讀，還要翻譯才行。

另一點我想談一談，那就是馬華文學是國家文學或中華文學的支流或主流問題，我想我們不必花時間在這論題上爭論，馬華寫作人要爭的是好作品，能夠自成氣候，能夠與人相提並論，這才是馬華文學。

對馬華文學的前景的另一個意見，就是寫作人出書的事，無可否認，現在出書是用拳頭打自己的臉，腫得好看又挨痛，我們必須要有個折衷的辦法，使馬華文學能拿出作品來，我覺得我們有必要每年出版一套馬華文學選，可以展示馬華文學和對社會有個交待，並且翻譯之。

我想提議一件事，希望馬華文學獎能全部合併，每年只發出一文學寫作獎，其餘的資助出版和另辦一項獎助金，讓已經有完整的寫作計劃的寫作人申請這類獎助金，不附帶任何條件，使他們能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作品，這比得個文學獎又少創作來的有意義。

在結束我們的訪談之前，請你談談對本刊的意見好嗎？

蕉風月刊在馬華文壇非常重要，在現在和將來，馬華華文文學不能沒有它。它必須負起帶動馬華文學的担子，對新一代的馬華華文作家有一定的激動力 and 保衛力。

蕉風出版了二十九年，我真希望有一天能讀到它二十九年來所發表的作品的選集。這些選集必能使讀者和作者產生鼓舞和激勵，為馬華文學的新文學的新生代鋪路。

除了論述文章之外，希望能刊登劇本之類的文稿。也希望不斷有長篇連載，屬於馬華作者寫的長篇小說。

最後又要談到美術版。蕉風開始有美術版時，我曾提出消滅的意見。可是至到今日，它成為蕉風一部份已成定局，我還是要提出個人想法，黑白照片不要多，倒不如有三兩張彩色插頁更好，並且增加有關論述文章，因為蕉風不是畫廊，除非有黑白照片和論述文章相輔相成，才給於應用。把美術版餘留的版位讓給文學論述；除了我國寫作人的作品或翻譯之外，能夠剪輯國外的論述文章也很好，只要有利於我國文學，我想蕉風讀者不會反對。

我常常想，蕉風為什麼沒有那些「成名作者」或「老作家」們的稿件呢？是蕉風有派別之見呢？還是有太多的新名作者出現使他們却步呢？或者是蕉風的水準不足掛齒？尋沒了他們。還是他們自知水準不夠望而却步？還是他們有了名，拿不出作品來？還是蕉風的稿酬不夠他們的胃口？我希望這些都不是理由。蕉風應該是長了三十年的森林，不斷有老青少作者加入的森林，不斷擴展的森林，不是一棵椰樹。不是一棵只在「研討會議」或「群眾」中沽名釣譽的寶貝。希望蕉風編者別浪費太多精力在他們身上打主意，因為他們在報章上的文藝副刊也少發表文章。蕉風應該在沉默的一群身上打主意，希望他們能為華文文學多添一份光熱。

蕉風要好，必增加成本，相信蕉風的支持者，讀者付得起代價。蕉風可爭取青年團組織的支持。

## 洪泉作品發表年表

- |               |                                   |
|---------------|-----------------------------------|
| 1 草坪上的鳴聲      | 七九年二月蕉風·三一二期                      |
| 2 蛇隱          | 七九年二月蕉風·三一二期                      |
| 3 重圍          | 七九年四月蕉風·三一四期                      |
| 4 松林          | 七九年五月蕉風·三一五期                      |
| 5 牛與生魚        | 七九年六/七月蕉風·三一六期                    |
| 6 一個精神焦慮者的莫名卷 | 七九年九月蕉風·三一八期                      |
| 7 豬的黎明        | 八〇年一月蕉風·三二二期                      |
| 8 長流          | 八〇年三月蕉風·三二四期                      |
| 9 鏡子          | 八〇年四月蕉風·三二五期                      |
| 10 速寫簿        | 八〇年四月蕉風·三二五期                      |
| 11 餘          | 八〇年四月蕉風·三二五期                      |
| 12 歐陽香        | 八〇年六月蕉風·三二七期                      |
| 13 沙穴         | 八〇年八月蕉風·三二九期                      |
| 14 墮落者        | 八〇年九月蕉風·三三〇期                      |
| 15 距離點        | 八〇年十月蕉風·三三一期                      |
| 16 公園         | 八一年一月蕉風·三三四期                      |
| 17 誘惑         | 八一年二月蕉風·三三五期                      |
| 18 解脫         | 八一年九/十月蕉風·三四二期                    |
| 19 解說         | 八四年二月·三月·四月·蕉風<br>三六九期·三七〇期·三七一期。 |

# 華裔馬來西亞文學

\*張錦忠

本文的目的不在理論的建立，而以手頭上有限的資料，也無法作有系統的影響研究，僅就筆者當年的一些觀察、經驗與思省，提出個人見解。行文涉及「馬華文學」與「華馬文學」這兩個不同的詞語，故有必要在這裏先說明：「馬華文學」泛指馬來亞與馬來西亞華裔作者以中文為創作媒介語的作品，譯成英文為“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而筆者採用的「華馬文學」乃「華裔馬來西亞文學」（“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之簡稱，為馬來西亞文學中由華裔馬來西亞人以中文寫作之作品。

馬華文學與華馬文學的價值與源流，長久以來便成為研究這區域的文學現象的人所爭論的課題。華裔作者與馬來作者的看法之外，我們還有一些日本與港台學人的觀點，這些不同背景與視野所形成的見解，對華裔馬來西亞文學史實，並沒有大助益，反而增加了不少困擾。近代搞馬華文學史料的人大致上認為中國五四運動爆發那年為馬華文學的濫觴年代，但是我們無法在今天指出，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五九年這四十年間，馬華作者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那幾家，我們今天還能閱讀它們，像英語世界讀者讀喬叟的『康特伯里故事集』，美國讀者傳蘭克林、艾文、或庫伯，或中國讀者讀魯迅短篇小說那樣；如果只有少數幾個研究的人曉得答案，我們自然要對那四十年間的作品價值與代表性感到懷疑了。

我們既提到美國人與他們早期的作者，很自然的，我們會把馬華文學跟美國文學類似的情形擺在一起。當年美國的英國移民作家的創作心態，跟早期南來馬來半島、新加坡、砂撈越、北婆羅洲的華人祖先在筆路藍縷之餘，藉文字寄情或記錄的心態，不無一致之處。我們甚至還能舉出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或拉丁美洲國家的早期文學模式來比較。我們如果稱現在這個階段為自覺時期，便有必要回頭過來有系統的整理先人的文獻，這樣才能證明馬華文學源流的淵遠。

單單提到其他移民國家的類似情形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瞭解它們在政治與文化上宣佈獨立後的面貌。美國是個很好的例子。她在政治、經濟上脫離英國後，在文化上也興起同樣的要求。比較具體的如愛默生的『美國學人』一文，便是一篇美國文化獨立宣言。美國作家在文學上敲自己的鑼，到今天也不過二百年左右，但吾人已能分別出英美文學之不同風貌；人之情意受自然環境之影響，由此可見一般。甚至像愛爾蘭這樣一個鄰近英國的地方，由於風俗傳統的影響，她的文學作品風格跟英國文學十分相異。

中國五四運動對馬華作家的啟發與影響，自不在話下；而如果我們瞭解當時中國與海外華人的關係時，就不會對當地寫作人以中國河山市鎮為作品背景感到奇怪了。因此研究獨立前的馬華文學，不能不對當時華人社會結構有一番認識。太平洋戰役結束後，東南亞光復，馬來亞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華人在戰後十年可以說面臨第一次文化挑戰。首先是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人席捲大陸，海外華人認同對象乃告分裂。馬來亞在緊急狀態之後仍受共產黨人叛亂餘波之苦，馬來民族意識之興起，加速了華人在認同危機中認清自己的處境，開始認識到在這塊人披荊斬棘開拓的土地紮根之必要，於是跟馬、印同胞並肩為獨立而奮鬥，擁護民主憲政。馬華作家在獨立後也高舉「馬來亞化」之旗，廓清了華裔馬來亞文學作品的方向。

「馬來亞化」的問題當年也頗有一些論爭。文學的本土化趨向在自覺意識強烈時是一種自然的情操，就像七十年代末期的台灣鄉土文學風潮一樣，有它的歷史意義，也有它的限制。「馬來亞化」的同時，現代主義的餘韻也慢慢在獨立後播下種子。有人認為現代主義的大纛是在一九五九年舉起的。我們姑且接受這說法。而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間，華裔馬來亞文學工作者的努力，有幾個特色，一是國家意識的覺醒，二是本土風格的塑造；三是環境的融和力量，使敏感的寫作人更自然的接納外在現實。大馬來西亞的成立，使華馬作家進一步

的放眼天下。而華馬作家所接受的世界現代主義後浪的影響，一方面是透過港台的翻譯介紹，一方面是直接來自西方文學。這種透過原文或英譯引進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技巧的工作，個中不無對當時一般陳腔濫調的現實文學主張反動的因素。我們不要忘記，在華馬文學工作者中，始終有群人奉現實主義為金科玉律。即使在華馬文學作品出現一點現代主義色彩時，整個文壇的主要意識形態仍是現實主義——它跟西方的自然主義、寫實主義不同處在於，堅持現實主義者認為文學必須反映現實，它訴諸人們對各階層人物的刻板印象，而認為只有這樣的作品才寫實，除此以外別無他徑。它的源流顯然是來自三四十年代中國新文學甚於來自西方的寫實主義。遺憾的是，今天大談派別之爭的人士之多，却沒有人能還獨立二十多年以來紛爭不休的華馬文學現實主義、自然主義、與現代主義廬山真面目。

事實上，我們如果冷靜的觀察，不難發現六十年代華馬文壇現代主義像移植的花朵那樣綻放，並非有系統的輸入。當時的作者中，有多少人對整個世界文壇以及歐美文壇理論認識透徹的，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在報刊上看到的翻譯與介紹也只是一麟半爪，彷彿卡夫卡、卡繆、沙特、艾略特諸人便代表了整個西方現代文學傳統。我們有作者到海外深造取經，那也只是個人學術上的進修，去國學子也很少把國外的文學思潮與風貌有計劃的介紹回來。而現代主義並沒有在華馬文壇形成一種運動，甚至連一種風潮也不是，只是一些作者受到啓發，而力圖創新，力求以不同方式來寫實託意，但他們的影響範圍並不算很廣。當時的現實主義華馬文學，背後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論，表現也難以令肯深思的讀者滿足，比起馬來文學或印尼文學所標榜的自然寫實主義與人道主義文學，華馬現實主義文學顯然有一段距離。華馬文壇信奉現實主義的作者態度上可說是封閉的，而這對華馬文學之發展不無阻礙。這種情形跟中國大陸文壇倒頗類似。『漢園集』作者之一的卡之琳批評大陸詩壇時便說，對現代主義過份排斥，使詩的進步有限。

瞭解了這種情形，我們就不難明白何以到了七十年代，現實主義文學幾乎淪為工具，而現代主義文學也欲振乏力。因此，我們在接受把八十年代稱為華馬文學自覺時期的同時，不要忘了這也是個危機時期。一九七〇年以後社會結構的變化，使華裔文化在風雨中迷失了，到了十多年的今天，我們的元氣並沒有恢復過來，相反的我們更迫切感到這是華裔文化面臨的第二次挑戰。而作為文化一環的文學，更是與社會結構息息相關，它的存亡榮枯，不由我們不重視深思。

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犬儒心態或鄉願心態。歷史事實不是任何想開創門派的人可以否定的。本文的目的只是在註釋從馬華文學到華馬文學的淵遠源流中，我們如何走過一道猶疑不定的長路，我們該記取珍惜那段歷程，至於功過是非，身有歷史來評定。華馬文學目前走到小局面的窮山盡水，因然是由於現實主義的閉塞與現代主義的紮根工作沒做好，但也非就是個一泓死水的僵局；過去六七十年來的成就也絕不容任何人抹煞。我們只能說我們還沒有發現柳暗花明後的又一村吧了。如何開創新景象，就有待對文學有信念有熱誠的朋友來共同努力了。

筆者才疏學淺，但願意在這裏提出四點建議與大家共同研究。一是現代主義的再出發；二是學術與文學的結合；三是正視第三世界國家文學成就，吸取養份以創造新境；四是華馬文學的翻譯。

現代主義曾被視為洪水猛獸或毒草。即使是在後現代主義盛行一時的台灣文壇，鄉土文學論戰一發生，現代主義也不免成為代罪羔羊。但是如果我們同意文學是一門藝術，而不是口號、教條或任何意識形態的工具，則我們無法否認寫作人有必要實驗或嘗試各種技巧，來使這門藝術更豐富更成熟，這樣看來，現代主義也不過是文學發展史中的一種潮流與現象，它的存在與貢獻，又豈是我們能主觀否定的。我們的華馬文學在技巧上，比起馬來文學與印尼文學來，顯然有所不及，後二者在國際上的聲譽，也不是我們所能比得上的。因此，華馬文學的當前急務，顯然是現代主義的再出發。只要我們不架空自己的磐石，向西方文學的現代主義借鏡，實在是毋需排斥的。我們今天引進西方現代文學，必須是有系統的翻譯介紹。這種工作，日本、大陸、台灣、香港都有人在做，其中以日本做得最有系統，我們不妨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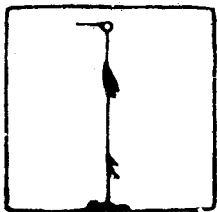
文學動人的力量，原在於它能使人看得更深更遠，進而更上一層的思索。如果華馬文學都是同一個模子套出來的，那它就沒什麼動人的姿采了。文學表現作者對家國、社會、人生的情懷，原是古今文字的功能，沒有特別強調的必要。西方現代文學的寫實之深刻，一點也不比左拉、易卜生諸人遜色。例如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維廉·勾鼎的作品，其文字的繁富，體裁的寓言性，並沒有降低作者對人性的深刻探討。可見文學之寫實與否，並非把外在現實套上刻板模子即成。而今日華馬文學的一大弊病，除了技巧之陳舊貧乏外，也在於思想之缺乏深廣度。現代主義作品重視作品之思想性，正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鏡。同時，我們不要忘了，我們的創作媒介語言為中文，因此中文的特性與機能，更是我們要正視的。中文如何吸收外來影響，如何融和傳統與現代，也是寫作者所應注重的。有遠見與良知的人當不會跟在別人影子後高喊廢除文言與漢字。這多少有點離題了，故且按下不表，但筆者要借用唐德剛先生的一句話來提醒各位：建一個文化難，毀一個文化易。

華馬文壇不乏研究學術的人，馬來亞大學也設有中文系，但是他們跟創作或文學批評，顯然是兩道沒有匯合的河流。我們若要發揚華馬文學提高華馬文學的地位，不能不學術與文學並肩齊進。學人的研究成果在文學刊物上發表，對促進研究風氣大有助益。而像『蕉風』這樣一份被美國奧立崗大學與國會圖書館藏閱的刊物，如果沒有嚴肅的學術性研究與批評或論述文字，對提昇華馬文學的國際地位是沒有幫助的。台灣的『中外文學』是一份學術與文學結合作做得相當好的刊物，我們可以參考。『蕉風』的讀者圈原本就不廣，不怕曲高和寡，只是能寫學術性文章的作者不多，在這方面，不妨與馬大中文系加強連繫，或借助海外學人，如李有成、陳慧樺、賴瑞和等。

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拉丁美洲西班牙語系的文學成就，已成為今日世界文學的焦點。前年哥倫比亞作家馬奎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多少也証明了世人之重視拉丁美洲文學這股暗流。我們可以學習的是該區域作者如何融匯傳統與現代，神話與現實而形成他們自己獨特的文學風格。拉丁美洲文學及文化的成長歷程，跟我們也不無相似之處，他們的痛苦、掙扎與危機，幾乎也是我們的社會所面對的，因此我們更有必要瞭解這他山之石。在今日歐美文學的危機中，拉丁美洲文學那種原始而成熟的魅力，是十分迷人的。就像美國好萊塢電影界越來越重視澳洲新浪潮電影，正是由於後者所呈現的原始力量。而華馬文學也有僵化的危機，如能得到拉丁美洲文學作品的啟發，在質上稍為「野」起來，未嘗不是一種活力的注入。

我們把我們的文學作品稱為華裔馬來西亞文學，但是其他馬來西亞人卻無法一睹我們的作品風貌。這是彼此的損失。因此我們有責任主動的把華馬作品譯為馬來西亞文與英文。這樣馬來作家才有機會觀摩華馬文學，我們也才有機會跟友族作者交流，而且也才有機會「輸出」。孜孜不倦地埋首創作固然非常非常重要，但如果沒有人願做交流的翻譯工作，華馬文學也終究只有成為單一民族的成果。而在當前的情境裏，把華馬文學譯成國文與英文，却是迫切需要的。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文立意不在個別作家與作品的研究與實際批評，行文中雖涉及「華馬文學」這詞語，亦無立言之意。但是，對於獨立後二十餘年來華馬文學令人欣慰的作者與作品，筆者也不願視而不見。我們的處境是那麼困難，我們的社會對文學是那麼的疏離，但我們仍然有牧犛奴這樣道道地地的本地作者出現（雖然他現在是新加坡人了）；而我們寫詩的朋友裏頭，像梅淑貞、沙禽，他們的聲音，不是港台詩人的聲音可以掩蓋的；小說作者如宋子衡，他的誠意，也是十分令人感動的；而像潘雨桐、張貴興、商晚筠，他們在台灣獲得肯定，自有助於我們回過頭來重視我們作者的努力。二十多年來，我們的作者裏頭，有才華才氣的人應該為數不少，他們以熱誠的心寫下生命的記錄，但由於我們做研究寫批評的作者沒有盡責，使他們被埋沒了。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有人能不偏不倚的來重新整理我們的文學成果。而也不只是這二十年來的作品，獨立前四五十年內的遺產，裏邊的寶石自也不少，更需要我們去發掘。我們固有的史料或大系選集，距離我們的理想還遠，因此需要大家為實現理想而努力。華馬文學的表現乃民族與國家的成就，個人相形之下顯得何其渺小，因此私己之見也實在沒有甚麼好爭論的了；本文拉雜寫來，已近五千言，意猶未盡之處，也只有暫時擱住了。



\*鶴

## 此路往哪裡去？

\*甄應鳴

雖然區區早已不是「文藝青年」，但現今馬華社會的種種困擾、紛爭，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等方面的處於劣境，却令我不由自主很「文藝青年」調調似的浩嘆一句：我很苦悶呀！一個年齡已達不惑的中年人，還在大嘆苦悶，確實是應該讓人笑到抱着肚子的。如果有哪一個沒有心肝的人要笑的話，就痛快的去笑死他吧；若說眼淚是流過之後就消失的，那麼笑聲，也一樣會隨風而逝。只有那些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問題，仍然如泰山般的橫攔在每個有良知的華裔同胞心上。我們是歧路徬徨的一群，有誰能告訴我們，路在哪裡嗎？

實在的說，我們並不是不知道路在哪裡，真正的問題還是：我們能有一群「領導群倫」的領袖，把五百萬華裔同胞帶出這一場又一場不見天日的困境嗎？

前面已強烈的暗示過，我曾經一度是個「文藝青年」，所以今天所交的朋友，仍以「過去式」或「現在進行式」的文藝青年居多；而他們，也像我一樣，有着滿腔難以宣洩的苦悶，所以彼此一碰頭，也是大吐他們的文藝苦水。我在各方面雖然乏善可陳，但是生平有一個好處，便是極有耐心聽人訴苦，是個最佳的聽眾。我的文藝青年朋友的苦悶，我聽了，亦一樣心有慼慼焉。我在這裡，忠實的列出如下，希望能引起「共鳴」：

- ◆嘔心瀝血的辛辛苦苦創作，刊登後，完全沒有反應，也不知道有沒有人看。不要說稱讚，連罵都沒有人罵。所以忍不住會懷疑，自己是不是自說自話的瘋子。
- ◆自己出書沒錢，也沒有出版社可以代為出書。
- ◆即使書出了，沒有人買。
- ◆發表園地少。如果不相信的話，可試試看寫一本三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看有誰會刊登。難怪馬華新文學發軔已六十多年，仍然還未有一本「巨構」！

夠了夠了，這些苦況，已經叫人長吁短嘆了。現在有誰可以告訴我：我們會走往哪一條路去嗎？

## 開會熱與出席狂

\*連毅方

從一九八三年到八四年六月，馬華文壇好像顯得一片氣象欣榮，我們的寫作人都變成大忙人似的。不過請不要誤會，寫作人的確是很忙碌，却不是忙着去寫作，而是忙着去開「研討會」。既然開會開得那麼興奮，又哪裡有時間坐下來寫作呢，所以，一大片一大片的園地就任其荒蕪了。難怪我們的報紙文學副刊，會有那麼多的外國剪稿。剪稿多，讀者有時也不



能全怪在老編身上，其實「罪魁禍首」，還是那一大群不寫作的「寫作人」。

我只是個關心馬華文學的讀者，屬於只讀不寫之類，當然沒有人曉得我的大名是啥，換句話說，即是毫無「知名度」，當然也不會讓主辦當局邀請去參加這些連場好戲的「研討會」。因此，若問這些戲是好在哪裡，果真是一無所知。但是我從報章的報導，却看出很多令一個關心馬華文學的讀者又傷心又可笑的地方。令吾等感到傷心的是，這些人在研討會上慷慨陳詞（其實我是「故存忠厚」，這些「陳」詞，早已經是說過幾億億兆兆次的陳腔濫調啦！），提議這個提議那個，後來會散了，口沫橫飛的陳詞者也喉乾舌渴的各人回各人的家去了，新聞也大篇幅大篇幅的見報了，然後，甚麼也沒有了。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如果你還不知道「說過就算」是甚麼意思，這就是最好的詮釋了。

好歹我也喫過三十多年的米喝過三十多年的水，這種「說過就算」的玩意，已不能引起我任何的驚奇。但是，我還有幾句話要說，這些話，其實是我多年來的觀察所得，也許你們也早已看得一清二楚三明白了。那便是：那些開會陳詞者，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人，而更加叫人忍俊不禁的（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可笑的事），這些犯上開會熱的傢伙，都是平日素不創作的。但是一有會開，他們便會以「資深寫作人」、「才子」、「才女」的姿態出現，大談馬華文學如何如何。還有，你們注意到沒有，那些出席的「寫作人」聽眾也都是熟口熟面（從照片看到）。噢，這些人，豈不也犯上「出席狂」？八三年和八四年文壇能有這樣的熱鬧，實在是多得此輩熱烈「相助」不少！

## 文學批評

\*陳全興

文學批評，顧名思義，就是為批評文學作品及指導文學作家做出發點的評論文章。

而文學批評者本身必須具有深厚的文學修養，正確的文學觀點，公正不阿的態度，成熟精透的思考力、分析力與觀察力，要客觀而非主觀的憑個人直覺與好惡而妄下定論，這樣才能樹立真正的，能起一定作用的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應該是只就文論文，好就稱讚，差就批之，而不能為個人恩怨、派系有別或眼紅妒忌，而胡言亂語，喊殺之聲四起，除了混淆讀者的視覺，也把文學批評迫入死巷。

批評者也斷不可把自己的文章拿來比較，以吹捧自己的創作空前絕後，別人的不堪一讀。評論文章是要指正缺點，引導作者建立正確的文學觀點，掌握良好的技巧與創作題材，從而不斷耕耘，不斷進步。

文學批評必須是具有建設性與鼓勵性的精神，而非一味的猛潑冷水、冷嘲熱諷、攻擊漫罵的大事破壞。

所以，要培養正確的文學批評，批評者必須有銳利的眼光、鋒利的文筆及當機立斷的勇氣。

☆本版歡迎短小精悍、就事論事的文藝短評。

鍾可斯 5月27日的信：

你好！第一次嚐試給蕉風投稿，不知道劣作水準如何，所以姑且大胆妄之，希望能有機會和各位馬華文壇前輩共切磋，並得到他們的批評指正。創作了三年多，皆在自我摸索中尋求文章的精進，至今才有勇氣讓自己的劣作在蕉風發表，以求進一步表現。

據悉，蕉風是馬華僅有的純文藝雜誌，在馬華文壇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對推行文風不遺餘力，這是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讓馬華文化永遠相持下去，感謝那些為馬華文學付出極大貢獻的作家前輩，並給予崇高的敬意。倒希望馬華文壇的寫作者，不管年輕或老一輩的，能夠好好利用這本文學的結晶，讓彼此相互連繫，輝照，使其更發揚光大。我要說的是，但願自己能貢獻一份薄力。

黃潤岳 6月11日的信：

折疊郵寄三期蕉風，先後都收到。且夾附短柬，讀來如同晤對，至為喜幸。我的文章，實難逐期趕上。例如裕祿堂人物，一年之前想寫；一年來不時提筆要寫。如今第一篇出籠，自己感到心餘力拙。活在心中的人物，太過生動。到了筆下，就完全走樣了。讀372期蕉風姚拓兄悼黃思勝兄文，才知道思勝兄竟可每日寫八千字，數十年如一日。我想起他在大馬的日子。匆匆他又大去。益感塵世之空虛短促。

我們各有所忙，各得其樂。總比閒到發慌好。我如今在戰鬥中。要與時間競爭，要與壽命競爭。能做想做的事都得做；而這「事」又偏偏這麼多；我倒沒有心灰氣餒。而且還不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乃是必須一一完成。所謂勝過死亡！

你要與許多作者通訊，還要為我們服務。在我看來，你實在是宗教家的精神來主編蕉風。從事文藝工作的本身，便是一種理想。為了某種理想而生活的人，在生活中便有喜樂。



\*雨

抱孫的確是有趣。他會對着你笑，他會發出聲音來向你表示親熱。我想：最令人開心的還是他是你兒子的兒子。我們華人的宗親觀念，原是天性的完全流露！

祝福你們

李雅文 6月19日的信：

『悼黃思勝兄』一文讀後，默哀一分鐘。黃先生既然主編過蕉風，使它鼎盛一時。您們似乎理應替他出一本小冊，隨刊附送，以紀念這位勤奮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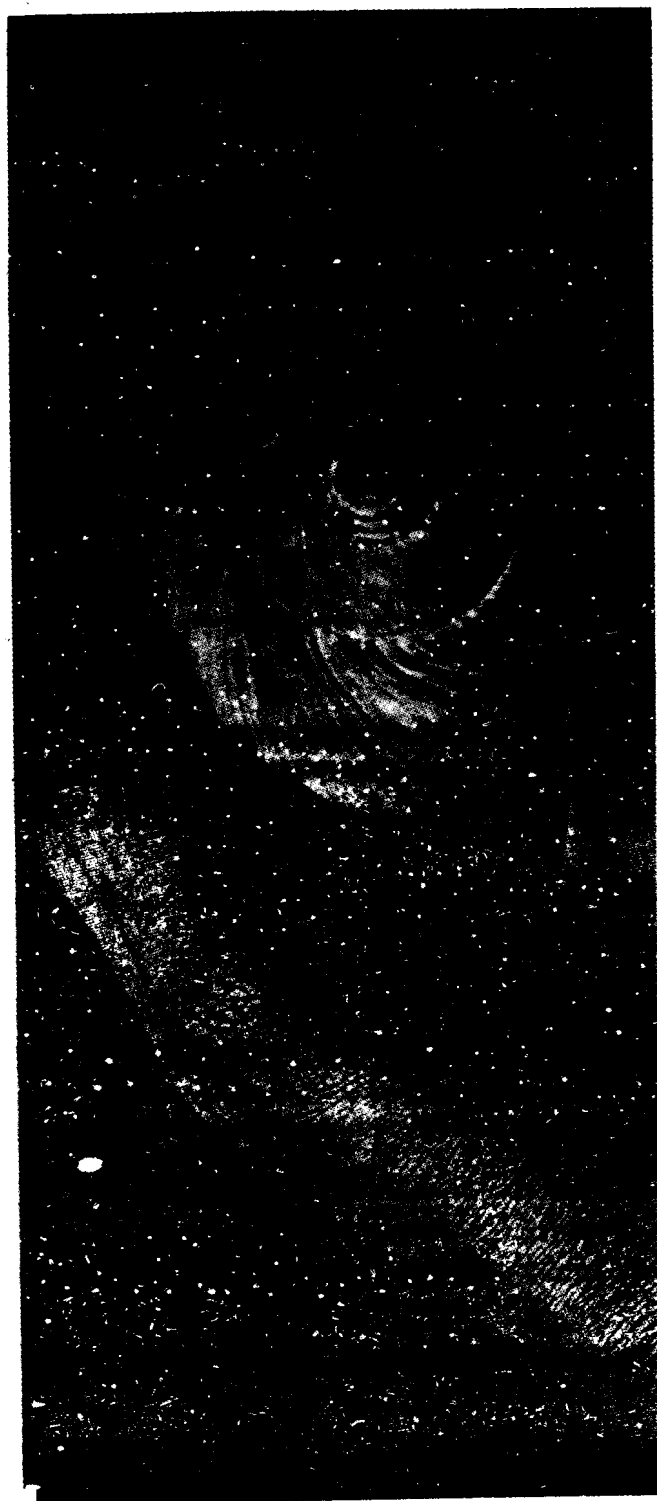
（編按：謝謝你的提議，我們將會考慮。）

洪泉 6月20日的信：

有關「天目黑釉」一詞，源自於日文「Tamuko Glaze」，其實它就是中國古代釉之一，也稱烏金釉，我當時所應用的配方，並不出於中國或日本，因為我在這裡找不到上述配方的原料，只好找手頭有的原料化學公式，然後計算為「可能的」配方，再不斷實驗這些配方。這種釉的特徵是黑色，但不純黑，大多帶褐和紺色。主要在於燒窯的溫度、環境。釉厚看起來是黑色，在陶器邊緣薄釉處可見褐色，這種黑色釉具有透明性，如繪鉄飾，可呈褐瑩色暗花在釉中。如果在溫度和燒料，還有泥土和技術應用得好，在其黑色之中含着瑩光。有點像想中的鴉翼在夕陽下掠過發出光芒。

# 黑蛇

\* 張貴興



「爹人好，鎮上鎮下，誰都知道。半年以前的事，後巷那三家人：邱家、閻家、司馬家，三家的大男人上山採野菜，全失足滑落崖下，跌死，家裡只剩女的和小的，從此三餐湊不出一餐，眼看著只有乞食的份，爹——這是全鎮都知道的——托人借了一筆錢，救濟這三家人，說好半年後連本帶利，一文不少的償還。」

一口氣沒講完，原本背誦妥的似乎忘了。

變醫師的身子雖沒動過，臉上的皮像新貼了一層，剎那白了一半，蠕滾著青唇：

「借錢的人，是段大爺？」

「是。」

很輕的一聲，認了命似的。以為變醫師會再開口，等了他一下。眉毛也認命似的，彎了下去，担著一臉愁。那邊不再問話，這邊接上剛才的話：

「限期是昨天，段大爺派人來收，沒人拿得出來，爹就一個肩膀全挑下，說：『我出主意借錢，我來承擔！』勸也白勸，別人就恨不得他全頂下，他就是這個牛勁！昨天才關進去，我今天早上去看，他只能躺著講話。變大爺，不提您也清楚，段大爺關進牢裡的，就是有那條路。再拖個幾天，我爹——」

沒再說下去，也沒低頭揉眼汲鼻，兩隻大黑眼盯牢變醫師，似乎那句沒說完的不吉祥的話，全映在一雙驚懼的眸子中。

「求求您，變大爺，我知道您跟段大爺交情好，求求您跟段大爺打個商量，再闊限些時日。」

「欠了多少？」

「過了昨天，不是錢的問題。」

「多少？」

「連本帶利，七百兩。」

「妳前面那句話，怎麼說？」

「打昨天關進去，我趁夜四處求人借錢，鎮人見事鬧得大，識與不識，都支助我，湊足那個數目，托人帶到段大爺家，不想，傳來這樣的話：過了限期，連本帶利加一倍。我拼了命湊足那筆數目，那還有地方再湊七百兩？」

「段大爺這麼說？」

「傳下來的話就是這樣，不知道是不是段大爺親口講的。」

「妳看，我幫得上忙？」

「變大爺幫不上忙，誰還有這個能耐？」

似乎每眨一下，就把黑眸子刷得亮亮的，睫毛也浸得濕濕的，溢出眶外的淚水，落到眼角上。

「就請您到段大爺面前求求情，爹和我以後任您——」

「起來。」

「大爺答應，我纔起來。」

「不答應妳，叫妳起來？」

「謝謝變大爺」說了兩次。一次是磕到一半時，一次是額頭碰著地上時。

## 21.

這一次變醫師是站著跟段大爺說話的，這麼大個身影立在大廳上雖然搶眼，卻沒比跪在他身旁的那個小身影惹人注目。

大廳四周圍的人，耳裡聽的是變醫師的話，眼裡看的是他旁邊的人。一雙大黑眼顯得多深邃，就像蘊藏了撈不完的東西似的，每個人只是看不盡似的探索著，倒像一雙大黑眼擴展成一團大黑暗，一下子全罩住他們。

上面讓人揉肩搓腿的一塊大肥肉，下顎與胸前的肉全疊在一塊，却吃力低下頭，兩隻小眼掙扎著浮起來，沒分過心地盯牢一站一跪的人。

變醫師把話交代完，沒等李馨把頭磕下，也沒等她要表示什麼，段大爺就有了反應。

「偉大，偉大，變醫師！偉大，偉大！」

逗笑得渾身又肉聳聳抖著，恨不得抖落幾塊肥肉似的。

「偉大！偉大！」

那樣子仰頭笑起來，整個身子像會往後落幾個斛斗。周圍的人也配合著他，捉一個對象咬耳根子，窃笑。

李馨老早把頭低了下去，兩隻手絞得一陣痛。

變醫師只盯著段大爺，沒一點生氣的模樣，反倒很耐心地等他笑完，說：

「再提醒您一次：七百兩已備好，加上李姑娘的，足足一千四百兩，他爹可以出來了吧？」

李馨抓著這個機會，頭也不敢抬：「段大爺好生之德！小女和爹感激不盡！」

等下顎笑得仰起來，脖子的一疊肉全撐著，不像是有頸的一個人。笑得這麼厲害，旁邊兩個搓肩揉腿的女人，也掩著嘴，笑得左搖右擺的，只顯得腰有多柔，多細。

變醫師只是抓著段大爺瞧，眼照常的眨，兩撇八字鬚照常一股邪氣地往上翹。

周圍的人，那幾十張嘴像給一根線串連著，這邊一笑，那邊一列地咧嘴排開，半真心半虛假的。

原本低著頭的李馨，更像永遠抬不起頭了。

帶頭的人好不容易停下來，嘴裡像嚼著了什麼東西，說的時候狠狠咬著：

「偉大！偉大！偉大的變醫師！」

笑兩下停三下的，開始只是斷斷續續，漸漸地又鼓足了一口氣，一下子狠不得笑死自己。

眾人照例給那條線牽連著，一站一跪的人還是一站一跪。

笑笑夠了，臉也紅得不正常了，纔開始一本正

經地，要足了寶似的說：

「變醫師，你七百兩再大，也不能壞了我的規矩？」

變醫師雙眼睜得更大：

「規矩？」

段大爺兩根眉毛撐得高高地，小眼也似乎被一塊兒拉了上去。

「殺雞儆猴，沒聽說過？不曉得？」

「聽說過什麼？曉得什麼？」

「別人要是也學他李老頭，厚著臉皮賴賬，我當大善人？我是孟嘗君？」

變醫師雙眼沒先前撐得那麼緊了，慢吞吞道：

「說清楚點，我得給多少？」

似乎又要笑得半死不活，打喉頭裡哼了兩下。雙眼移開，往跪著的李馨瞧去。不知道上頭的人瞧著自己，她只是沒挪動一下地默跪著。

「李老頭的女兒？」

跪著的人聽來，段大爺的一句話是一記閃電，全觸著她了，趕緊隨著聲音抬起頭，沒看清楚那上頭是黑是亮，喊得很弱地尖聲應著：

「我是！」

「老頭邇過，女兒有這麼出落！」

這句話又把她的頭給壓了下去。

段大爺又打喉頭裡哼著，又要大笑一場似的，兩隻小眼眯得全沉到頰肉裡去，嘴巴那樣子忍住笑似的憋著，只把一張臉撐得更臃腫。

「變醫師。」雙眼睜的還是李馨，嘴裡漫不經心地。「李老頭的女兒如果願意在我這兒當一年丫鬟，不說馬上可以放人，七百兩也一筆抵消！」

這話慢慢溜出來，沒人顯出一絲驚訝的模樣，兩個女人還是搥肩揉腿的，就像根本沒聽見段大爺說過什麼。

有點兒異樣的，是那一站一跪的人。站著的人把頭望向跪著的人，聽著她急忙應道：

「段大爹好生之德！只要您放了爹！甯說一年，再長的日子，小女也心甘情願！」

段大爺又打喉頭哼著。「好！好！起來，起來，哈哈！哈哈！」

## 22.

李大叔從牢裡剛踏出來，別了女兒，第一個拜見的就是變醫師。

那張國字臉映在長方形的門框裡，配得真有點天衣無縫，就是那樣木訥呆板的一張表情。

「請進，李大叔。」

門裡雖然響起了大毛的聲音，那莊稼漢一時還沒敢踏進去，四處沒頭沒腦的張望著。

「請進，李大叔。」

喊過第二次，纔有點猶豫的抬起左腳，彎著身

子，生怕在地上蹄幾個大洞似的，輕輕的拖著步伐走進去。

「請坐，李大叔坐。」

沒聽清楚是誰喊的，也沒看清楚請自己坐在什麼地方，只是站著。

等著的那位瘦個子，瘦得長袍不像穿在他身上，像掛在他靠著的那張木椅上。多少次看著他打街上走過，彷彿他是隨一陣風飄來的，吹得他滿街彎拐，由不得一雙腳。

「李大叔？」

他沒看到他的青唇動過，敢情是站在旁邊的那個少年人？

「我爹請您坐。」

「我站著就好。」他推拒得爽快。「我一坐下來，兩隻腳就不知道擺到哪裡去。」

這是實話，他除了睡覺，從來沒閒著兩條腿。

「這是我爹，您見過？」少年人說。

「變神醫，我李枚，給您磕頭！」他早看準了地上，身子彎下去。

「起來，你女兒已經替你磕過。」

說話這麼細細弱弱的是變神醫？他還是磕了下去。

「小女磕頭是求您，我是謝您。」

「一樣。起來。」

「李大叔，您起來，我爹討厭您這麼婆婆媽媽的。」一旁的少年人窃笑著他的樣子。

他把身子挺直，心裡想著這樣子給他磕頭是不夠的。「要說小女爲我到段宅做丫鬟是不對的，我在牢裡一直擔心，段爺會不會把司馬、邱、閻三家人也一起抓來，幸好變神醫您——」

「我看你是一個豪爽漢子，說起話來怎麼牽三掛四的？」

「這是李枚欠您的——」

「少囉嗦。你剛才提到的三家人——」

「您認得？」

「不是。問你，他們怎樣？」

「不好，死了男人，剩下女的，做什麼都碍手碍腳，雖然給她們籌過一點銀兩，那只是救濟一陣，不管用，本來家境就不好，孩子又多——」

「大毛，」變醫師吩咐道：「把那個提出來——」

他還猜疑著，少年人已結拾出了一個包裹，沉甸甸的模樣，放到他身前。

「李大叔，這裡一點銀兩，煩你交給那三家人，」變醫師的聲調還是那麼沒高沒低的；「有一個條件——」

他是愣住了，愣得沒頭沒腦的。外頭說變醫師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沒人猜得到他會做些什麼事

。 「沒人管你說這是打哪兒來的，就是別說是打我這兒拿去的！」這一回變醫師提高了嗓子：「你要說是我給你的，你知道我跟段大爺的交情！」

「變大爺！」

他是愈來愈糊塗了。我這是來謝他的嘛？

「拿著它，走！」清清楚楚是這麼吩咐他。

「變大爺，您——」

「嚕里嚕嘛，婆婆媽媽！」

「這——」

「瞧你是漢子，拿著就走，別難捨難分的！」

「變——」

「別討人厭！走！」

他伸出佈滿青筋的手拎起包裹，裡頭的銀子不少。

「走，走，快走！」變醫師兇得起勁。「再說一遍，這東西不是我給你的！」

「李枚一定會交給他們——」他弓身退下。

「走！走！這漢子不豪爽！」

變醫師斟了一杯酒，一半打唇邊漏走，一半骨碌骨碌地直落肚裡。似乎惱恨著那瀉漏的一半，舌頭伸出唇邊舔著，抓著酒壺斟第二杯。

## 22

還是十三歲那年紀，她就聽人提過段宅。他們拿皇宮跟它比，照他們的說法，只有皇宮才不會比下去。每次她都睜大著眼睛，像聽什麼神仙故事，一字一字吞嚼著，消化著，她從來不知道自己沒有機會進去瞧一眼。

還是那十幾歲的年紀，她連做夢的時候，耳旁也經常繚繞著那些又驚又羨的話。

太陽打東邊剛露臉，你一腳踏進段宅，等太陽打西邊落下去了，你還沒繞完一圈哪。

裡頭每一個地方都比市場熱鬧。不止一班的戲伶子，打清晨唱到月亮高昇，鑼鈸鑼鼓還悠揚地飄蕩著。算命的，賣古玩的，賣零食的，賣雜雜碎碎的各式各樣的人，從早守在段宅前，鵠候守門人開門點個點，一窩蜂地搶進去，裡頭比市場還要好打天下。

捐刀劍的武裝漢子，一批一批地東巡西逛，好比一團殺氣騰騰的兵隊，沒有半個賊盜敢打段宅的主意。穿金戴銀的女人，後頭拖拉著一群也那麼珠光寶氣的女婢，好比一群閒得發楞的蝴蝶，到處替段宅招惹是非，這些瑣碎，在她們看來，眼淚是應該搓揉進去，命根子也賠得上的。

聽哪，穿梭假山的小溪，淙淙的流水聲，四面八方湧進耳根來，比山野裡的水聲還叫人受用。

聽哪，花園裡一下一下的鳥聲，像跟人捉迷藏似的，聽了舒暢的想蹦跳。

聽哪，段宅裡的喧鬧和歡笑……  
聽哪，裡頭的車馬聲比外頭還響……

霞兒，給我回來。

爹。

妳站在那兒東張西望什麼？

我在聽，段宅裡頭好熱鬧。

胡說，有啥好聽的？沒規沒矩，小小年紀，聽野男人說笑？將來怎麼嫁出去？

您甯擔心，我長大就到段宅當丫鬟。

愈說愈不像話！當丫鬟有出息？

您不懂，隔鄰的容姐和麗姐，進段宅不滿一個月，渾身都是金呀銀的，那是好多人妒羨的！

瞧妳，打那兒聽來的話？

裝蒜，爹，您！聽，爹，您聽哪，段宅今天一定又擺宴席了……

她記得的，記得很清楚，那些十幾歲聽來的話，她也模糊地渴望過跟段宅牽連上什麼，也羨慕過段宅的丫鬟。她也記得，她是那麼樣的一個人，比一比旁的女孩子，就見著了不同。她暗中渴望過，心裡羨慕過，但她壓根兒沒想過要跟別人走，壓根兒沒想過當段宅的丫鬟……

那是盤桓十幾歲時腦海裡的夢境，現在她走了進去，穿著段宅丫鬟穿的衣服。

她情願把舌頭咬斷，証實這只是一個夢。

不，這是真的。想著爹送她進來時的可憐樣兒，想著段大爺粗莽的笑聲，想著，她身邊穿來插去許多她一生不曾見過的人……

頭三天，他們要她什麼事都別幹，只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乾乾淨淨，吩咐著：

「頭三天，馨兒，咱沒給妳什麼差事，但妳也別窮閒著，咱只要妳頭三天站在一旁，看看別的丫鬟怎麼侍候段大爺，妳得記牢：段大爺眉皺一下，手抬一下，就是一個意思。妳要是學不會，咱們也不好過！三天後，換妳給段大爺使喚。」

說她站得離段大爺遠遠的，並不太對，只遠得恰巧沒碍著段大爺。

她看著她們給他捶肩揉腿，說笑，撒嬌，嗲著他討這個要那個，她不知道她們有幾成真幾成假，她想：要是她自己呢？

說段大爺沒注意她，那是假的。

打第一天「見習」，剛站好了位子，就有人彎身上去細聲跟段大爺交代，她看見段大爺兩隻小眼溜轉過這邊來，她的視線就降落到地上。

那三天裡，她不敢說真是，但她確實覺察到，段大爺那一雙小眼經常打她身上繞，也許老早把她的身子在他眼裡轉了幾百次，量了幾千回。她不敢

說他這麼注意她，他的一雙小黑眼全陷進肥肉裡，兩粒眸子全遮蔽在高聳的肥肉陰影中，沒人曉得黑影裡的眸子瞄到哪兒去。

她只得不去管那雙眸子，瞧著那幾個女人怎麼在他身上挨來挨去。這回是瞧清楚的，那看見的東西一點也沒含糊。她們替段大爺捶肩揉腿的，段大爺也選著她們身上的什麼地方，捏捏摸摸的回敬。

「給妳爹捶過腿？」負責帶她的人，在她耳邊輕聲道。

她點點頭。

「多簡單的活兒，妳也做過！只是妳爹沒段大爺體恤，妳不看，段大爺憐著丫頭們揉累了，也回報著她們，給她們鬆鬆骨頭。」說得多正經，骨子裡恨不得掉轉頭去笑。

她沒吭聲，只是皺緊了眉頭。

「不能，馨兒，不能皺眉頭！這是妳爹有難，段大爺給妳施援手，妳得當恩惠一般受賜。」

打她第一天進段宅，不論這些人叫她幹什麼，都是那麼理直氣壯。她真的認了麼？

換她捶肩揉腿那當兒，她想的就是怎麼擋駕那隻手。雖說第一次上陣，旁的女人對她那張冷冰冰的臉孔沒點好顏色，她們心裡跟她打算的不一樣。她也知道，她這副嘴臉在她們看來，裝模作樣得叫人嘔心。

她從開始就睜著眼注意，那隻手打她腿上伸過來時，她一點也沒驚訝。真的認了嗎？

她只忍了一會，癱肥的五指往上爬時，她急得用手把它推開，身子往後退兩步。

「馨兒？」

誰在叫？她低著頭，誰也沒看，只知道有人挪動著腳步，以及和腳步一樣急促的低語。談，慢慢談吧，想怎麼叫我就聽。

「馨兒，站回去，大爺不怪妳。」

有人細聲說，沒看那張臉，怕也那麼慈悲。她沒敢動一下。

「馨兒！」

使慣了的嚴厲，又柔又硬的，哄小娃娃嘛？

她總不能就這樣子站著，每個人大約都盯著她。好，我走回去，如果他……

## 24

兩個漢子把她推倒房裡，一個扒開她的衣著，露出白皙的背肩，另一個拿了什麼在她那兒抽了三下。

不用等第二下，她就痛得在地上蜷著身子。

「臭丫頭，大爺抬舉妳！妳以為妳是什麼？大爺請妳來燒飯？端茶？掃地？妳皮膚白呀！大爺捨不得妳！妳就他娘的有福不會享……」

「大爺三番四次饒了妳，妳就三番四次使性子

「他娘的，放妳在外頭還不是跟野男人泡在一塊……」

「明兒個再來一次，妳要是再推三阻四的，有得妳好受！」

雖說那三五下傷得她連腰也抬不直，第二天段大爺那玩意又出現時，她還是像踩著了死老鼠似的，一下子掉轉頭，往旁竄去。

照例把她帶回房裡，往她背上多抽了三五下，臨走時說：

「臭丫頭，乖乖餓三天吧！」

聽見門關上時，外頭傳來許多碰撞聲，她知道他們將門一重一重的鎖上了。一重一重的……

她一重一重的被外面的世界隔離，十幾歲那當兒嚮往的地方，並不只是有繁華，有喧鬧，外頭的人，真不知道這一點？不，他們都知道的，他們的眼神……

她似乎是睡著了，也不知道睡在地上，還是睡在床上，但她記得，她從沒有起身走動過。房子裡沒有一窗一洞，但她知道天是黑了，半睡半醒的時候，天似乎黑了又亮了，她從沒想過要爬起來，她以為自己永遠爬不起來了……

如覺得自己睡死了，再也不能活著爬起來……

爹。

霞兒，妳回來了，人家對妳好嘛？

您瞧瞧我的氣色，人家有虧待我嗎？

妳是比以前好看多了。

段宅樣樣都好，就是……

有人欺負妳？

哎呀，不是，這個嘛——哎呀，沒啥大不了。

說，說，不說，不給妳回去！

別窮緊張嘛！告訴您，段宅鬧鬼……

鬼？

聽說過李大叔他女兒？叫什麼李馨的，命薄嘛，到段宅沒幾天就死啦，死了也就罷了，這淫婦，骨子裡的蕩性沒死透，魂兒比什麼鬼都猛，陰府管不住她，每晚就看見她那魂兒在段宅裡東飄西蕩的，死不甘心，還想著回陽間勾引男人……

霞兒，別亂說話。

我沒搬弄是非，爹——哎喲，您看，您看！

大呼小叫什麼？

您後頭，不是李馨那淫婦的魂……

好幾次她醒過來了，也不知道是餓醒了，渴醒了，苦得醒過來了，還是……她是做了好幾回夢，夢見自己披著長長的髮，沒了身軀似的四處飄蕩，看見她的人，不是喊就是使盡吃奶力氣迴避，她

是被他們嚇著了，也許嚇得醒過來了。

如果他們真照著說的來做，大門打開時，是等四天了吧。他們給她灌水，給她吃東西，重新打扮她，恨不得她一下子就像鳥兒一樣活蹦亂跳，又唱又飛。

她又看見那幾個人，附在她耳旁吩咐一些她聽了不止一回的話。她只像木頭一般聽著，要說有反應，那就是她的反應。

似乎又讓她休息了兩天，重新把她帶到段大爺面前。他們是笑的嘛？還是恨恨盯住她？她沒點心情，沒盤桓過誰地掃過一張張臉。

那一身肥肉的人說的第一句話，她倒是聽得清清楚楚。

「馨兒，妳瘦了，來，過來。」

他以為她就這樣屈服了嗎？她順著他的話走過去，站著。

「坐，坐。」

她要能拔腿就走，一走了之就好了。等她坐定時，扇子搖起來了，笙歌響起來了，嘻笑聲也逐漸多了，眼前有不止一個女人隨樂起舞。

她要能認了，就好了……

不記得什麼時候，肥手又試探著伸過來，她用雙手攫住它，舉到嘴前，一口咬了下去。

## 25.

照例把她推拉回房裡，她以為又是一陣痛打，但他們只把她鎖在裡頭，她想，飢餓就是最毒最恨的懲罰了。

這回她躺在床上，睜著眼想睡，她情願一覺睡死，或著一睡就是一年，她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段宅，不會連累爹，不會連累司馬家他們。

不記得躺了多久，睡著，醒過來，肚餓，口渴，頭腦辨不出一點東西……

鬼！鬼！

李姑娘的鬼！

您見到了？

就在花園裡喲，比活著還好看！

她夢見自己走路像風裡的柳絮，飄一下滑兩下，全然不像踩在地上。嚇著的人喊她鬼，她自己其實被他們嚇醒了。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她不是活得好好的？

她記得她還活著，不清楚是第幾天，有人開門走進來，她餓得幾乎連翻個身也沒力氣，但她看得很清楚，她從沒看過段大爺走起路來是一副什麼樣子，但那個人就是段大爺。

他想報復她咬他的那一口？

她是一點力氣也沒，伸手抓住那隻粗笨的肥手，但它還是魯鹵的扯下她胸前的衣服。

她幾乎連喊也沒力氣了，拼死的掙扎著阻止他想做的那件事。

她想：我死了，一定變鬼找你……………

## 26.

「李大叔，李大叔……………」

大清早的，砍柴的阿祥跑得兩條腿沒了影兒似的，一口氣飛奔似的來到李大叔田裡，口裡喊得跟手揮得一樣急。

「李大叔！李大叔！……………」

李大叔打田裡直起背來，慢條斯理應道：

「怎麼？急什麼？要成家囉？」

「李姑娘，李姑娘——」他喘得一口氣說不上來。

「慢慢來，慢慢來，」李大叔又彎下腰去。「看上我女兒？」

「李姑娘——山上——」他張著一張嘴，合不攏似的。「——死啦——」

「什麼？」李大叔抬頭看他。

「死啦！李姑娘，死在山上！」他剛說完，早有不少人愛管不愛管的跟了上來。

「大清早，你胡說什麼？」李大叔直起身子，以為他開玩笑。

「您不信，跟我到山上走走，李姑娘她——」

阿祥說著，領著李大叔和一群人，半跑半走的直衝上山腰。

帶回來的消息，李馨的屍體側臥在山上一堆雜草中，身上沒披半點東西。李大叔傷心得像個瘋子似的，要沒人也像瘋子般拉住他，他怕也追上黃泉道去了。

「這麼一個好女孩……………」聽見的人都嘆息著。

鎮上照例飄著一些閒言閒語，說李姑娘死得不乾不淨。段宅傳出話來：李馨死的前一天就在段宅失了踪，段大爺著急了一個晚上，打算一早派人搜尋，沒想發生了這種事。

官兵看過屍體，段大爺就貼出了懸賞。段宅裡頭的人說：李姑娘年輕不曉事，準有人誘拐了她，卻沒給她好下場。

「李大叔，您甯傷心，段大爺保證，一定替您抓到元兇！」

衙門裡的捕快也站出來說，似乎那樣子做是他們義務幫忙，不是份內的事。

變醫師派大毛捎信說：

「李大叔，我爹求您，收殮前讓他看看。」

## 27.

沒人以為變醫師會把死人救活，屍體抬進了變

宅，別人也不像往常一樣，盼望他會做什麼。

真的沒做什麼，屍體抬了出來，還是屍體。這是變醫師第一次把屍體抬進宅裡檢視，沒人發覺這具屍體比以往那幾具屍體多了什麼救得活的跡象。

那天夜裡，變醫師一個人走進段宅，打段大爺面前坐落，句話沒吭以前，著實盯了段大爺一陣。

段大爺照例讓人捶肩揉腿的，眉頭輕輕皺著時，一對小眼睛讓肥肉埋得更深了，像一頭沒啥生氣的老牛那般悲哀：

「馨兒這麼一個好姑娘，不想……………」

變醫師雙眼一忽兒小一忽兒大地，似乎把段大爺那句話斟酌了不止一百次。

段大爺沒注意變醫師的臉，自顧自道：

「她要是能長久待在我身邊，有多好……………你說，是我沒福份，是她命薄？」

變醫師沒聽見他半句話似的，沒頭沒尾道：

「段大爺，你那個病……………」

打了一個慣常的眼色。

段大爺兩隻肥手總算抬得起來，沒見他怎麼擺了擺，周圍侍候的人就悄悄退散下去。

「有起色？」

「還不曉得，」變醫師從懷裡揣出一隻比姆指稍大的瓷瓶，「看看您的近況，方便配點新葯，您……………」

讓肥肉堵得陷下去的耳朵聽見愈說愈小的最後幾句話，伸出一隻手接過小瓷瓶。

「嘿嘿，嘿嘿，頂新鮮，頂新鮮啊，只有你才會出這種鬼主意。」

變醫師直起身子，弓身退下，低聲道：「明兒一早，我叫人來拿。」

## 28.

翌日大早，大毛從段宅裡揣回了小瓷瓶。想著爹這些日子裡的奇異的言行，踏進家門前，忍不住打開瞧了瞧。

白色像漿液一樣的東西，想起段大爺的那個病，窃笑著。

把小瓷瓶交給爹時，爹打角落取出另一隻小瓷瓶，朝大毛擺了擺手，那意思是要大毛甯打擾。

「爹？」離開爹前，大毛喊道。

「嗯？」

「兩隻瓶子，裝的是同樣的東西？」

「小子，沒叫你打開來看！」

「那另一隻瓶子裏的東西，是打李姑娘身上取來的？」

「小孩子，別懂得太多，下去，下去。」

吐吐舌頭，溜進隔壁房裡。

就打這天開始，變醫師更是癩癩怪怪得沒節制了。不管有人沒人，都那麼旁若無人地自言自語的



歪習慣，聽得大毛小毛也煩。

這不打緊，更尷尬的，叫大毛小毛窘得手腳也沒地方擺。

兩個小傢伙有一根沒一根挑著葯草，剛剛還磨著石臼的他倆的爹，不知打什麼時候開始，拿衣袖掩著臉，點著頭，抽著肩，有一下沒一下哭著。

「爹？」大毛沒敢叫太大聲。

見他爹沒反應，小毛就大聲道：「爹，您不說，大人有傷心事總是躲著哭的，只有小孩才哭給人看，爹，您——」

「您沒大沒小嘛！」

一唱一對的，他倆也覺得好笑了，只是他倆的爹像沒聽見似的。

這些沒頭沒腦的事，只是叫人瞧著尷尬，不像何小三子碰著的，尿尿屁汗都嚇得迸擠出來。

### 29.

那一天，晚飯剛用過，變醫師一頭鑽進了臥室，吩咐何小三子辦完事就給他搥茶磨墨。

何小三子讓雜務拖了將近一個時辰，才擎著茶壺杯子，慢慢摸進畫室裡。

平常就很少踏進去，房裡又只亮著一隻昏黯的蠟燭，沒揣摩出該往哪個方向鑽，耳朵就轉來像人死前發出的喘息聲。

打那個方向望過去，就瞥見變醫師清癯的背影。也許聽見了開門聲，背對著的人也把頭轉過來。

### 30.

咬緊牙根向大毛小毛轉述時，那傻小子倒像上山滾了一趟。

「菩薩保佑，我沒做過壞事！就算撒謊說大話，也用不著那樣唬我！我看，那個光景，準是有鬼伏在你們爹身上！」

「他這麼轉過身子來瞪著我，我手上的茶壺杯子全一股腦兒摔到了地上！」

「那對紅燦燦的，像兩座小火爐的眼睛，全抹成了白色，直往上翻轉。額頭臉頰找不出一個地方沒淌滿汗水的，映著一盞要死不活的燭火，整張臉都發著光。」

「那討人厭的青唇，就那麼討人厭的張著，噢，我要沒看錯，嘴角還淌著一些白沫呢，就像——像患了重病的狗，沒點人樣的喘著氣。」

「嚇人的，不止這，掛在你們爹身旁的幾幅畫，瞥了幾眼，雙腿就讓什麼綁麻了一般乾瞪著。」

「我的娘，真噁心！得謝謝那根燒得有氣沒力的蠟燭，只把黑壓壓的房子照亮了兩三成，要不，那嚇人的光景，怕不加深七八成！」

「有六七張畫吧，燭光昏濛濛的，只兩三張晃進眼裡，剩下的騰個影兒。」

「你問我，那是什麼畫？我告訴你，你要看見

了，你只會想：那是什麼畫？我沒全嚇昏，也沒看見什麼畫！你爹的畫我不是沒看過，就不知道那幾幅畫畫了什麼？」

「全透著一團鬼氣，那幾幅畫！每一張都飄浮著一張死人的臉！左邊那兩張，是兩個女人，一張正臉一張側臉，散髮瞪眼，張口吐舌，老天爺，死得那麼不甘心，也還是死透了！」

「那男的像被斬了首的，紮著頭髮，雙眼流的是血，倒像死前那麼驚天動地喊過一聲。」

「你們說怪不怪，我倒像打哪兒見過他們！這不是好預兆，菩薩保佑，扯不上關係的鬼才不會有麻煩！皇天在上，我小三子沒做過虧心事！」

「這光景，加上你們爹——他呀，你猜他幹什麼？右手捏著一隻筆，你猜，畫著什麼？還又不是一張死人臉！兩眼是翻白的，一臉都是血，鼻子和嘴還沒畫成呢！」

「他那麼喘呼呼的，倒像畫裡的三人也那麼低聲喘著，再瞪個兩三眼，我倒分辨不出是畫還是活死人呢！」

「摸呀蹭的，好不容易扶著門檻半扒出去，我的娘，嚇虛脫了老雀抵不來，伸一隻手到褲襠裡，可不是，全濕透了！」

「咱們講好，活溜出去，後面這件事千萬不能抖出來！」

### 31.

隔著十多天，變醫師披著那件灰鉄色長袍，例常踱到段宅替段大爺看病。

這邊瞧不出來變醫師透著什麼異樣，直到變醫師沒吭半句地把脈開了葯，往一旁坐定，打青唇發出蚊子一樣討厭的聲音：

「有點要緊事要跟您提，段大爺……」

段大爺還是一張笑臉：「說，說啊……」

變醫師照例是仔細的打量著段大爺，眯著一雙小眼，很費力地斟酌了一會似的，把頭挪開，道：

「這些日子，天災哪，人禍哪，誰知道？好像生病也有季節，從早上到晚上，一個換一個，排著長長的隊伍，全等著我開葯，這一批鎮人……哼，哼，段大爺——」

把頭轉向他，沒等他有回應，搶道：

「我的意思，您甯見笑，我斟酌著打明天起提高醫葯費，不那麼做，推不掉這麼多纏著我的人。這一身老骨頭——是老骨頭呀，不是銅皮鉄骨，也喘喘氣。段大爺，您這兒，不例外。」

人說段大爺笑著時，肥肉就打四面八方掩蒙住雙眼。這一下笑得太厲害，好一陣才煞住，才有機會瞪住變醫師道：「怪不得，一臉落魄！哈哈，沒問題，沒問題！」

打身邊的家丁伸手擺一擺，「照往常給變醫師

的，再加二十兩——」

變醫師小眼裡生著的一團火忽然燃得那麼狂：

「段大爺，不止那個數目。」

段大爺更笑得比什麼都慈祥，像老人摸著小孩的頭，試著哄騙說：

「你說個數目？」

變醫師伸出一根手指頭，似乎又覺得太多餘，往鼻尖揣了揣，剛滑下來，就說：

「一萬兩——」

那張肥臉還笑著，笑僵了那句近乎開玩笑的話。就像逗弄獅的笑面虎，笑個沒完的笑著，說出來的話却不是那麼回事：

「我耳朵有毛病，幾兩？」

還是像蚊子一般嗡嗡轟擊著人的耳朵：

「一萬兩。」

肥臉不笑了，眼睛却突然陷進肥肉一般小了起來。「再說一次，我看你有毛病？」

「一萬兩，段大爺。您要是嫌貴，請找旁的醫生給您看。」變醫師似乎是不好意思的垂眼望著羅底磚，「一萬兩，一文錢不能少。」

也不知那是驚訝還是生氣，總是肥肉太多，分辨不出是眉皺得深還是口張得大。眼角下的肥肉抖了抖，倒連著頰旁的肌肉也鬆泡泡的浮動幾下。「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不，看一次，一萬兩。」

「你一夜成了仙？」

真的是做錯了什麼事時撞見親爹那麼畏畏縮縮：

「請您少費口舌，一萬兩就是一萬兩，您……您是九牛一毛。」

那邊不吭半句。很短的一段時間，談不攏時看起來有多長。

變醫師頭低著，覺得面前散滿椅子上的一堆肥肉像母豬一樣睡死了。醒醒吧，也不揀個時候。

頭抬高一點，往上瞥一眼，嘿，什麼時候開始抽著旱菸，叭達叭達的，真像搶糟糠的餓豬。

不知哪個時候，段大爺又那麼慈祥的笑著，像有了一個多圓滿的解決：

「了不起，一萬兩，了不起，偉大，偉大！」

又像要把喉嚨笑破，下顎的肌肉又一股腦兒撐起來。他笑得沒天沒地的，却半點也沒有把變醫師惹火。粗嘎的笑聲彷彿是一種訊號，左右閃出一堆笑臉，往段大爺身旁站開，靠近的兩位伸出四隻手，摸著肩捏著腿，好像笑酸的不是嘴巴，是這兩個地方。

(中)

# 從握掌想起

\*淡瑩

那麼嶙峋瘦癯的手  
握起來竟有一股內勁  
震得我蘊藏了十六載的  
牽掛，幾乎全部傾吐出來

武昌街的書攤  
早已付諸外雙溪水  
但潺潺水聲聽多了  
頭會暈，眼會花  
手也揮不出春意  
原來仙風道骨  
是這麼一回事

不知夾陽春麵的筷子  
如今能夾幾塊肥肉  
單吃饅頭是不行的  
總要有一點點禪佐餐

從右掌逼向外的勁力  
在我五臟翻滾騰躍  
不由得放心去臆測  
面壁或面街  
都不如臨溪  
澄澈的流水  
多少可以洗濯  
崢嶸坎坷的過去

後記：一九八三年夏天在羅門荃子伉儷府上  
遇見闊別了十六載的周夢蝶，我雖對他繫念甚深，  
卻不便啓齒問他近況。從旁打聽，知道他早已  
不在武昌街擺攤，住在外雙溪，生活比以前好，  
只是偶而會頭暈眼花。



\* 落花辭枝

# 五月詩刊

創刊號

(厚48頁，內收「甲子詩人節專輯」與其他新、馬、港、台二十多位詩人作品，一九八四五月三十日由「五月詩社」出版，售價S \$ 1.00，M \$ 1.20，郵購處：May Poetry Society, 50 Sim Drive # 14/146, Singapore 1438。)

## 五月的行板 —— 創刊詞

五月，是緬懷屈原的時候，是收割詩的季節。

飲恨含冤的楚臣遠了，憂國憂民的情懷，却隨呼嘯的詩風排山倒海南來。詩靈越峰、過洋、穿雨、行雲，南來小小的島國。我們吮吸每一滴風中的精華，開創了另一個詩的天地。

我們領先走着，朝向蘭芷送芳的明日。不滅的是行吟的信念，如火如荼，照亮一路蕭艾叢生的地面。途中漸行漸少見會吟詩的童叟，也不多年輕詩手夾道鼓掌。明知未來詩路難行，我們，偏向詩路行。

我們領先走着。只要昂揚的行板不變，只要生命繼續繁衍，路遙，正好衡量行人的胆識。播下音符的人並不寂寞，只因為深懷理想的一群仍然行吟。他日，他日必然詩風四起，鄉音處處，縈繞在這南方小小的家園。

只要可以行吟的季節還在，龍舟必會越浪啓程，載滿五月詩花、五月的行板。

有水的地方就有舟，有岸的地方就有歌。聽吧！我們既已豪飲島國的池水，必唱家鄉音，必吟家鄉詩。

## 風山泛散文集

(厚129頁，內分「第一輯：夜露集」、「第二輯：冷泉集」、「第三輯：燈海集」，一九八四年六月由「人間出版社」出版，列為「人間叢書5」，售價M \$ 4.50，郵購處：Penerbit Homo Mensura, 8 Jalan 14/34,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作者簡介：黃學海，一九五七年生於柔佛。拉曼學院校外先修學系畢業。曾任『人間詩刊』、『學報』及『少年樂園』半月刊主編，現任職報職。本書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結集。其他著作有：『STPM中文範例』（合編）及譯作『你的星座』。

# Kota Darul Ehsan

\*凌如浪

俱生以來／你便是流浪／你的路向／樹  
 着一種／非霧／非網／非暮靄的孤寂呵  
 當那東浪濤遠去／你和你的孤獨，輕敲着  
 ／自一座城市／又一座城市。

——摘錄自左手人的詩：獨行的人（註）

連連打着呵欠，我的朋友用混了濃濃睡意的聲音說：「如果我們住在八打靈多好，這麼晚了，不用赶路，可以一下子就回到房間睡大覺。」我笑笑，沒答他，逕直往停車場取我的電單車。夜漸深，我的身子在清冷的空氣中抖了抖，踩了幾次才把引擎踩着。回去，每個人在夜裡都要回去睡覺，看完午夜場的年輕人，開動了電單車，大力扭轉油門，吼吼吼，吵鬧吵鬧，驚張跋扈，魚貫的走出停車場，呼嘯而去……。我走得慢，遠遠落在他們後頭。眼前的路筆直的伸延，靜；我想起白天時來來往往的車，飛揚的塵埃，夜歸的人，是不是仍未落定的塵埃呢？一個個熟睡的人，像一粒粒落定的塵埃，只等待明天，陽光下，又一粒粒的忙亂散揚在不同的道路上。……

這樣想着，原來我已來到十四區，我下意識的側過頭，向路的另一邊望去，尋找那一間靠大路，我曾經住了一段相當長時日的屋子。屋的大門是關了，沒有光，每一口窗子都像繪了黑色的大方格，屋內的人是進入夢鄉了。我眼裡這樣望，心却游過一種感覺，彷彿自己是一縷離開了軀體的靈魂，今夜歸來回訪自己的寄宿，却又回不進去。那一間屋子、屋子樓上的一間房，不是我最熟悉不過的地方嗎？在那裡，無數個白天我吃飯，無數個夜晚我做夢，讀書寫字，做任何一切事情的地方呵！可是，我已不能進去了，只好隔一段距離無言的望看，然後離開。是的，離開八打靈。在夜色增濃的時候，離開我曾經晚晚必定回來睡覺的城。不遠了，有另一座城，亮了燈光亮了路，等我。

不赶路，我的心情是恬然安靜的，就這樣習習夜風一路吹，盞盞夜燈一路照，讓我去感覺夜的溫柔與婉麗。我又看到了，Kota Darul Ehsan——橫跨靈隆高速公路的那座並不算巍峨、回教色彩濃郁的城門，依舊像個忠實的侍衛，恭敬的迎接與守望最遲或最早、出城或進城的車與人。當我越過永遠洞開的城門，我的車子便一吋超越一吋的邁向吉隆坡。堅穩的城牆，間開了雙城；我想，城頭上的天空，也是分裂的。誰又知道呢？雙城看似連綿不斷的天空，哪一方夜雨四伏蠢蠢欲墜，哪一方正是星月爭輝時，住在八打靈的日子，下午我上班，很多時候，我就弄不清楚，我走的是一條陽光大道抑是淒風的雨路。我帶着八打靈燙膚的陽光走，穿越Kota Darul Ehsan，前頭滂沱大雨嘩啦啦，把我身與心澆成濕重。成長的時日裡，多愁善感，心中的天空，陰晴難分，一忽兒陽光普照，一忽兒鬱雲密布，像足了身外的世界。遇了違願好事，又逢下雨，躲在天橋下避雨，獨自傷懷：雨，為什麼總落在我的前路呢？愛作弄人的雨，像愛作弄人的命運。……在雙城的都溢滿陽光的時候，無意間驚喜的發現，吉隆坡的許多高樓大廈背後，還有高低起伏的山呢！那些山……，那些山使我有時光倒流的錯覺。一樣是向前路走，一樣是有含笑的遠山，一樣是青山看我我看青山，所不同的是，腳車上的我，背後載了個書包，電單車上的我，背的是生活的担子。那些山，看似近，其實很遠很遠，像往事，一切明明白白在眼前，然而就是抓不着。那些山，常被濃白的雲霧遮飾，像在虛無飄渺間，偶而露臉，不經意的讓我瞥見，很有又見故友的唏噓感觸。山上的樹，在陽光中展現新綠，在風雨中掉落枯黃，葉生葉落在陽光與雨中；而我，而我日夜穿梭雙城，陽光與雨，雨與陽光，在我奔馳的道路上演變不息，我已默然接受，就此釋懷：原來我也是一棵樹，一棵走動的樹，沒有陽光與雨，我怎麼長大呢？

這是四月，四月的午夜色彩淡淡，路上沒有凌空架起的牌樓，沒有牌樓上掛飾着熠熠閃爍、顏色變幻不停的小小燈泡。等一些時候吧，等全國可蘭經誦讀比賽的到來，等國慶日的

降臨，等外國的一些大人物的蒞臨，等……，寫着大大標語的牌樓，不知不覺中，驀然豎起，繽紛煞是撩眼的小燈泡陪襯着，單調的夜路將會增添另一番迷人風采。記得公司裡員工展開怠工的幾個夜晚，凌晨時我回去八打靈，一路上人蹤車跡少見，孤獨中乍見遠處牌樓上的七彩小燈泡，明明滅滅，循環不息，忍不住放慢車速，驚訝中歎息，像發現一朵開在夜裡芳香的曇花，看了一眼又一眼，深怕轉瞬間這冷靜中露現的美麗會消失。美麗如曇花，於是我看見夜正央時有人在路中，擺了相機，以各種角度，企圖攝留住良辰美景，縱使自己也知邊，這也不過是以後手中握住的一幀記憶。……從一朵花，一粒沙石，有人看出一個世界，那麼，一盞路邊的街燈又告示了什麼呢？自國家經濟鬧不景氣後，路上縱使有牌樓豎起，燈光也不似往日那般昭然，甚至小燈泡也消失了。蕭條空寂寂的夜路，什麼時候再大放光明呢？

住在八打靈，却在吉隆坡工作，宛若一輛雙程的列車，我打一個城走自另一個城，來來回回，都忘了，有多少牌樓倏然立現在我眼內，有多少牌樓悄悄消失在我眼外；容易攪起我心井深處、沉落了的是：這些牌樓，有意無意不用聲音的向我提示：什麼日子要來了，什麼日子已傷逝在風中，教我悸慄。難忘，一直都難忘一個接近年底的黎明，正做着一個美夢，忽然間却被住宿附近的回教堂祈禱聲喚醒，淒悲蒼涼的禱告聲纏繞在凜凜的氣流中，我聽着聽着，就完全清醒過來。美夢難追憶，而悲歡舊事恰似湧動在黎明背後，冷塵的聲音劃破黎明，舊事尋隙奔噴而出，浪打浪的一波接一波，迫人而來。我是情緒中人，在美夢中那種欣愉的感覺，片刻間都幻化為讓我痛哭一場的惆悵。日子日子，我想起我虛渡了的日子，自己的軟弱；八打靈八打靈，回想當初証實自己要到八打靈工作時，我是如何像尋夢者般帶着輕盈跳躍的腳步要踏響這片土地！我携着織夢的年齡來到這兒，用夢網住自己，無限理想在心中，待得現實無情的剪把夢網一層層剪破，鑽出來的自己，直如一條照晒在陽光下的魚，格外洩氣，虛浮乏力。我只得掙扎掙扎，跳動跳動，在跳動中發覺自己還有一顆跳動的心，在跳動中發覺自己還有一身年輕的勁力，我終於又在另一個地方活下去。生活如海洋，我是一尾倦於游川二地的魚。八打靈予我，已是一片呆滯、不清澈的水，了無新綠。某個陽光照耀的清晨，我便靜靜的離開了它。……

一盞一盞的街燈把我帶離八打靈，一盞一盞的街燈把我帶向吉隆坡；一路有一路不同的景色，一段一段的歲月把我從一個思想階段引上另一個思想階段。我的路，我的路有多長，我的心路歷程就有多遠。是，我重拾起我的抱負，依然向前走，背後遺落了一座城，而城中的一段青春歲月也背向我，像遠去的浪濤。……

（完稿於八四年五月卅一日）

◇註：「走動的樹」一詞乃借用左手人的詩句。

## 流水印像

\*鍾可斯

你我相逢冷冷最初  
你我相逢乍眼的紛紛落花

我從城裡出城  
風沙吹倦了，飛鳥指引  
走進一幅理念的畫題  
小橋、流水、人家  
也許是你綽約的風采  
第一次偶然失足  
那沁涼的感覺  
還有柔美飄逸的水花

就這樣不說的眼神  
你清晰地讀出我的倒影  
投一粒小石子

在五月靜止的心湖  
呼喚你遺忘了的小名  
盼你能給我回答  
你的聲音潯潯幽幽的夢迴  
你的笑呵！思之窈窕  
你和我，夏日陽光的初戀

水之涓有我佇立  
等候彼端的你遙邇而來  
我就化一尾魚深情款款  
告訴說你是我短暫的相思  
漫步過季節繽紛的水紅  
寄托給你  
淺淺的一份表白

你我相逢冷冷最初  
你我相逢乍眼的紛紛落花



\* 山水

# 五伯外公

## 裕祿堂人物之一

\*黃潤岳

裕祿堂的人物不多，可是每一個人似乎都是獨特的。如果我能好好的刻繪出來，一定可以寫出一部小紅樓夢。在我的心目中，那怕是五六十年之後的今天，裕祿堂仍是大觀園一般。

華人的姓氏，多有一個堂名。例為我們姓黃的，便是江夏堂。有些家庭，也有堂名。我的父親是做官的，在許多場合中，都不方便出名。別人又不敢直呼其名。於是，在父親和母親的別號中，各取一字，成為黃憲廉堂。這可以代表我們的家，也可以代表我們住的地方。街坊鄰舍有甚麼活動，我們便以憲廉堂為名號。對外往來，也是如此。

我的外祖父住在長沙鄉下，離城約百里。他有兩位族兄住在長沙，稱為凌裕祿堂。裕祿堂離我家不遠，我常常去玩耍。尤其逢年過節，那裡非常熱鬧。生得親不如走得親，裕祿堂就成了我的外婆家。

每一個小孩都喜歡去外婆家。有一首兒歌「搖到外婆家」講得最好：外婆叫我好寶寶，糖一包，餅一包，又有吃，又有兜！

我去裕祿堂，多從五伯外公家那邊進去。他家大門靠近大街。進門就有房間，敲門容易聽見。裡面與四伯外公家相通。四伯外公家的大門，雖然就在旁邊，可是有一條很長的過道。然後又有一重門。進入二門，還有客廳花廳。那時沒有電門鈴之類，我不知道外面敲門，裡面如何聽得見。

五伯外公骨瘦如柴，可能鴉片煙抽得太多。臉形狹長，長年戴着一頂瓜皮帽，雙手捧着一根水煙袋，是一位典型的文弱書生。他懂得醫術，常常有人來求診。他並不掛牌行醫，只是為了救人濟世。

照我看來，他本身就是病夫，不停的咳嗽吐痰，大概患了肺病。他只有一個女兒，我們叫她招姨媽。叫招姨媽，便是想她招一個弟弟來。那時大家非常迷信，注重好的兆頭。在裕祿堂講話要特別小心。尤其是過年的時候，從臘月廿四日起，直到正月十五日元宵燈節。即使是平時，鬼這個字是不能講的。偏偏長沙話中有一句口頭禪，運氣不好時脫口而出的話是「碰到鬼」。既不能講到鬼，就有另一個代名詞：「碰到慶佬官」。在吃早飯之前，連老虎的虎字的同音字，也不准講，用貓字來代替。例如府正街便成了貓正街。我們三五歲大的兒童，那裡懂得這麼多的忌諱，講錯了怎麼？於是到處貼了「童言無忌」的紅紙條。

招姨媽出嫁的時候，別的嫁奩不提，那頂新娘的頭冠就用了幾升珍珠。如今的戒指鑲一兩粒珍珠就很寶貴！招姨爹家大概也是很有錢的。不過，到我懂事的時候，他家已經沒落。他的兒子我叫他長哥哥，在緞絨店做學徒。還有兩個女兒，多半住外婆家，年紀比我大一點。

五伯外公沒有兒子，四伯外公只有一個兒子，我叫他四舅。四舅有兩個兒子，大的大家都叫他大信子。可能是對有錢人家兒子的尊稱。我在家中是長子，大家都叫我大少爺，因為我的父親是做官的。小的和我同年，稱為毛四仔，我也是如此直呼。這並不是一個文雅的稱呼。也許希望叫得粗野一點，他的身體也許會健康一點。他小時候頸項上還戴了一付百家鎖，上面有長命富貴四個字。

四舅兼祧兩行。他是四伯外公的親生子，同時又過繼給五伯外公做兒子。他的小兒子——毛四仔便過繼到五伯外公這邊做孫子。

裕祿堂是財旺人丁不旺。因此四舅和他的兩個兒子都非常寶貴。毛四仔和我一起上過幾年小學。他的祖母說：洋學堂功課太多，活動太多，不要搞壞了身體。他自己也不愛讀書。

，便停學在家。

五伯外公對我們這些小孩子，非常和藹。見了我們，總是說點笑話。可能還給我們一點零食。因此，大家都喜歡他。

他總想自己能有個兒子。便收了家中的婢女做妾。不久，五伯外公便逝世了。留下五伯外婆和毛四伢子相依為命。那婢女嫁掉了。

五伯外婆希望早點收個孫媳婦。招姨媽的小女兒和我們年紀差不多。如果表兄妹能夠成親，親上加親，再好不過。有一天晚上，五伯外婆對毛四伢子提起這門親事。毛四伢子一言不發，順手就把桌上那個茶杯甩到地上，砸碎了。這就是表示拒絕。

毛四伢子從小過繼，一直和五伯外婆睡一牀。那間正房相當大。放了一張大木牀，靠窗一張書桌。旁邊一張香案，就是又高又長又窄的木架。下面一張方桌，吃飯時就搬出來。到了冬天，牀與書桌之間，放個火盆，大家圍爐向火。那麼一棟大房子，就只用了這麼一間。這房算是前房，後面一間叫做後房。側面一口小天井，旁邊又有一間小屋。這便是我們捉迷藏的好地方。又陰又暗，晚上就不敢走進去了。

像五伯外公這樣的人，在那個時代，是受人尊敬的，也令人羨慕。叨了祖上的餘蔭，不愁衣食。講讀書嗎，又沒有考上甚麼功名。不過仍是士大夫階級。不為良相，則為良醫。閒時看點醫書，興起時為人把脈處方，成為業餘的醫生。在當時那個社會中，如果他不抽鴉片，便會有點美中不足的感覺。那雖然是一種傷身的嗜好，却也是維持某種身份的表記。一榻橫陳，吞雲吐霧，是一種享受，也可說是日常生活的主流，幾乎成了不可缺乏的雅事。因為他們這一個階級，根本就無所事事。

我在五伯外公身上，看到了舊時代的典型。四肢不動，五穀不分。連鴉片煙泡，都由別人打好。買回的鴉片煙是黑色的膏，用銀籤挑出一點，放在一盞小燈上去燒。燒一陣之後，再在一塊銀元上揉成豆一般大的小球，金黃柔軟。這就是鴉片煙泡。塞在鴉片煙鎗頭上的小孔內。抽煙的人拿着它對準那燈火就呼嚕呼嚕的吸起來。煙快燒完時，深深的吸一口，那就是最過癮的了。滿室芬芳，如痴如醉。

吸鴉片實在是最高的享受，也極有情調。一榻橫成，一燈如豆。煙具多是銀製的，極盡豪華。一面抽煙，一面喝茶。滿口生津，餘味無窮。看到他們那種悠閒滿足的情態，就可體驗出他們的怡然自得。難怪當時的有錢人家，莫不專闢一室。可是吸毒成癮之後，終日纏綿煙榻。健康敗壞，心神腐蝕，也就遺害無窮了。我的一位族叔因吸鴉片而弄到傾家蕩產，身敗名裂，無法收拾，貧病而終。

五伯外公之喪，至為風光。他算是幸運的。

## 菓園

\*林添星

這是一個年輕的菓園  
榴槤、香蕉、山竹以及其他  
都流著相同的血液  
都在沉思自己的身世  
為優生學而爭辯不休  
為彼等美麗的歷史  
欣喜一個早上，下午  
期待永恆的飄香

在晨光欲來未來之前  
漆黑仍然是菓園唯一的顏色  
而漆黑，也是一種歷史，一種  
憂傷。蟲聲唧唧。危機重重  
總是懼怕風雨來襲  
總是依戀相疊的溫暖

我們已然步入午時的菓園  
有著許多芳香和污穢，野花和矮叢  
我們需要收拾，整理和施肥  
甚至勤修品種改良學  
讓芳香永遠存在，讓花草樹木  
逐漸茂盛起來



\*人間集

## 蕉

## 風

\*梅淑貞

寫這篇文章的用意，便是爲『蕉風月刊』作出一點說明以及澄清一些誤解。出版了已二十九個年頭的『蕉風』，究竟會對馬新的華文文壇有過甚麼貢獻，我們身爲「江湖」中人，不便作出任何置喙。爲了避自說自話之嫌，春秋論定之事，還是留給史學家去做好了。不過，因限於『蕉風』的人力物力，我們未曾出版過「目錄索引」，或是任何的選集，這未嘗不是件令我們耿耿於懷的事。因此，即使有心人願意爲『蕉風』撰寫文獻，也會有資料難覓或資料不全的困擾吧。爲了要爲現今以及以後的學者提供確實的資料，另外一點，是我立意一勞永逸的把『蕉風』的種種情形切切實實的呈現給關心我們的讀者和作者知道，以消除一切的傳言或誤解，所以才有撰寫此文的決心。不過，我只是列舉史實，不作任何的評估。本來，最有資格寫『蕉風』的人是姚拓先生，因爲他是當年的創刊人之一，但他實在太忙，我不忍心再去煩他，便只好自己來了。

『蕉風月刊』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在新加坡創刊，關於它的創刊宗旨，可參考它的創刊號那一期。『蕉風』的最主要宗旨，便是鼓勵與發揚馬新兩地的華文文學創作。這一點，我們二十九年來都在貫徹着。二十九年在出版刊物來說，已經是一段很長久很長久的時間，相信大多數今日的讀者以及作者，都不可能知道創刊時的編輯是誰了吧？那麼，我就在這裡把過去二十九年來歷任編輯一一列出如下：

## 1. 1955—1956

方天是創刊後首兩年的主編。他原名張海威，又名張維翰，大約生於一九二七年。令我感到傷心的是，這位當年的開發者，已於去年在加拿大逝世，這個遲來的消息，還是今年六月中旬才從姚拓先生口中聽到的。姚先生當時感慨的說：「方天去了，黃思聰也去了。」當年的「戰友」一一的走了，他的感觸如何，我們可以想像。

## 2. 1957—1959

這個時期的主編是姚拓。

## 3. 1959—1961

由黃思聰接編。關於黃思聰，請參看『蕉風月刊』第372期頁十六和十七姚先生的『悼黃思聰兄』一文。

## 4. 1962—1967

主編是黃崖。他是創刊初期擔任編務最長久的一位。

## 5. 1968—1971

自1968年起，由白垚（也就是劉戈）接任主編後，『蕉風』便全面的改變成爲馬來西亞化，以刊登本地創作為主，當時馬新兩國分家未久，也有很多新加坡作者在本刊發表他們的作品。

## 6. 1971—1972

由1971年開始，『蕉風』便採用集體編輯方式，不過，仍然有一人擔任執行編輯之務，而且在每期的刊首，列出編輯人的名字。此時的編輯團共有五人，他們是：姚拓、牧犂奴、周喚、白垚、梅淑貞。執行編輯是白垚。

## 7. 1973—1975

姚拓和白垚共同擔任執行編輯。

## 8. 1975—1977

編輯團是姚拓、白垚、川谷。川谷是執行編輯。

## 9. 1977—1978

悄凌、張瑞星、沙禽。執行編輯是悄凌。

## 10. 1978—1981

又再恢復五人編輯團。這五人是：姚拓、白垚、梅淑貞、紫一思、張瑞星。這兩年多的執行編輯是張瑞星，他同時也是『蕉風』的姐妹刊物『學報半月刊』的主編。

## 11. 1981—1982

張瑞星於1981年正月底赴台讀書後，編輯團只剩下四人，執行編輯爲紫一思。

## 12. 1982年9月—1983年5月



此個時期周清嘯加入編輯團，並接任執行編輯之職。

1983年6月迄今，編輯團又恢復如（//）的那四人，我本人是現任的執行編輯。

以上所列出的年份，尤其是創刊初期，因全無文字資料，只根據姚先生的口述，可能會與事實有些出入，若是發現有差錯，待查核後當糾正之。

自1981年2月紫一思擔任執行編輯起，『蕉風』便沒有一個全職的編輯。紫一思、周清嘯以及我自己，都是另有正業（那是賺飯喫的）在身，編『蕉風』只是盡量的利用下班後以及周末假期的一點時間而已。執行編輯的窘迫，可想而知。現在的百物騰貴，區區的數百元月薪，已不能請到一個全職的「一腳踢」編輯了。但在另一方面，『蕉風』在二十九年來已經虧欠「友聯文化」太多太多，已不能要求每月再撥出另外的一大筆錢出來付編輯費，所以只好讓「志不在薪水」者來編了。其實，熟知『蕉風』情況的人，都應該很清楚，『蕉風』能支持到今天已是萬幸之中又萬幸的事，我們還敢另有要求嗎？我們之間的默契便是：只要有得出版就好，甚麼委屈怎樣困難都可以忍受。『蕉風』每月虧損兩千多馬幣，二十多年來都如此，即使沒有一架計算機在手，也可以計算得出，那是等於一張福利彩票的頭獎。所以每次一聽到有人派『蕉風』的不是，我都會氣憤填膺：「好，你會說東說西，可是你能像他們，做得到這樣嗎？」有一個已有三十多年資歷的「文化人」，聽到『蕉風』一期只印一千多本，賣七八成，覺得不可思議的拼命的搖頭。他搖頭，不是覺得「其志可嘉」，而是說我們在浪費時間和金錢。看，這就是我們那些自稱為「文化人」的心態！不只在馬來西亞，甚至在全世界，文學都是一門孤寂蒼涼的事業。即使在讀書率最高的日本，就在近一兩年內，便有兩家歷史悠久的文學雜誌宣佈停刊。所謂兔死狐悲，我們在這裡，也一樣的感到心有慼慼焉。我們希望，『蕉風』能夠成立一個出版基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一直出版下去。

自創刊號到今日，由於『蕉風』每年每月都在虧損，因此也實在沒有餘錢請專人除了擔任編務之外，尚能搜集『蕉風』的出版資料，所以，即使是我們本身，也沒有一套完整的『蕉風』，這也是件令我們感到難堪也難安的恨事。據我所知，我們手頭上只剩下一套碩果僅存的創刊號合訂本。因此，我們懇切的呼吁，那些藏有舊『蕉風』的讀者以及作者，應好好的保存它們，也許在日後，可以協助我們出版一套完整的目錄索引或是選集。

雖然多年以來，我們一直都在「稿約」中闡明，『蕉風』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的文學刊物，而且多次的在「風訊」中，也一再的強調這點，可是到了今時今日，仍然有人強硬的指派『蕉風』是「現代派」！當然，我們也相信，事實是最好的證明，所以凡是有相當水準的作品，我們都樂於刊登，也許逐漸能消除一些人的誤解。其實，現代派又有甚麼不對不好，只要它是好作品，又何必視之為洪水猛獸？我這樣的說明，是有很重要的用意的，否則，以後又有「現代派」的人指派『蕉風』是屬於「寫實派」的了。至於『蕉風』多年來為何會被人套上「現代派」的帽子，可能是出自下面幾個原因：

◆現代主義在五十年代中期由台灣引進入馬來亞時，『蕉風』是最先開放園地刊登現代主義作品的刊物，而其他報刊雜誌，則因為有着其他我們不便在此詳說的原因，拒絕刊登「現代派」的作品。

◆既因為『蕉風』願意刊登現代主義作品，所以「現代派」的作者，大多數便都把他們的稿寄來給我們發表。

◆就因為這個歷史的淵源，到了今天，雖然有很多其他的園地也已採取開放的態度，我們所收到的來稿之中，仍以「現代派」佔大多數。

一份只「獨沽一味」的文學刊物，是它的不足，但是最冤枉的是，那不是我們的選擇。當然，正如前面所說的，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希望能盡可能的邀請到「寫實派」的寫作人，把他們的作品交給『蕉風』發表。作為編輯人，我們對於不分青紅皂白的亂罩派別帽子，感到極端的厭惡。一項不能否認的事實是，『蕉風』和它的姐妹刊物『學報』，二十多年來都是衆多馬華寫作人的搖籃。今日在馬華文壇上知名的寫作人，大多數是出身自這兩份刊物。所謂飲水思源，願所有的有心人，一起加入我們為馬華文學耕耘的隊伍吧！



葉漢燃着煙捲，在悶悶地吐着氣絲。咖啡店前，那零售飯食的小販，正在起火煮湯。一陣油膩的菜香，和清脆的飯香，正在朝陽普照的半空蔓延着。幾個手持着腳踏車，隨意擎起一包熱飯，付了錢即蹬着腳踏車遠去。小販忙得不可開交，要好一截時間，才把張權和葉漢的飯膳送上桌來。可是，隨着飯菜的所至，一群「嗡嗡」不休的蒼蠅，也飛旋在張權葉漢的頭頂上。二人尖着眉繃着臉，要瞪弄了好幾次眼，才抓筷嚼飯和進菜。二人正吃得興起，忽然，桌沿浮出一個眉目清秀，臉頰却滿沾汗污的小童子。他提着一只木箱和刷子，神情訕澀地，對着二人低聲的說：「先生們，請擦擦鞋子吧！——」他聲音裡充斥哀求，眼睛却靈動的轉望着二人的鞋子。可是，他的眼神却迅速地溢滿失望。他看清楚了，張權和葉漢，前者著的是通花的膠質鞋，後者是布面的鞋子。那根本不用上臘打刷的。那表示他沒有了做生意的希望！——小童很機靈的，提着沉重得，使他不得不歪着脖子的木箱和刷子，返身欲向外走。張權却溫和的止住他，說：「小朋友，你要回來！」葉漢也放下碗筷，帶着同情和憐憫的眼光，對小童附加說：「我們要和你談談，小朋友！——」

小童有點錯愕和狐疑的，似乎自己做錯了什麼，嘴上囁囁、神色惶惑的說：「先生們，我只是擦

鞋的！——」他自衛似的，把木箱和刷子，緊掩在背後。張權看清這小童，約莫七八歲年紀，正是適齡的學童。他一瞬间，想起人海波濤中，正不知有多少的不幸和孤苦，在這紅塵滔滔的人世搬演着。他也不願探聽小童的身世和究竟。只是擺擺手，作一個撫慰的表情，說：「你不必驚慌，小朋友！我只是問你，為什麼不要上學去？嗯！——」張權盡量把話，說得溫煦和懇切。葉漢在衣袋裡，掏出兩張紙鈔，遞給他，說：「小小年紀就出來擦鞋，真的是可憐！」他不管小童聽得或聽不懂他的話，也不顧小童拒絕他不，就把紙鈔塞在他的衣袋裡，復說：「鞋子不必你擦了，小朋友！」他說完，又吮着煙捲吐起煙絲來，小童漲着紅臉，很滿足的對他倆說：「謝謝先生們！」他職業式的推出笑容。那是很稚真的笑，使人一刻間，不能不溢起對他的憐愛和痛惜。他還在猶豫不安中，張權對他說：「小朋友，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他瞪望着那一副汗斑斑的小臉。他那雙眼睛，看起來蘊藏着早熟的光輝。他頗為解事的說：「我一直未曾進過學校，先生！——」他略為遲疑，才篤定的說：「日本時期，我們沒有開學校。現今也沒有。我們沒有讀過書！——」他總算把心意說清楚了，自己滿意的澀笑一下，對張權葉漢仰望着。

張權伸手，輕覆一下他的頭際，對他說：「好了，小朋友。你可以繼續做生意去了！」張權難堪地，把自己的激越平抑下來，對他領首，並說：「你去吧，小朋友！」他說着重複的話，使小童有點詫異的，對他睜弄不解的眼光。可是，他最終說了句：「謝謝先生們！——」就提着木箱和刷子，脖子歪側、步態有點浮晃地，消失在街外陽光迷漫的中心。街外如箭的巴士車和貨車，在各自馳騁着。一輛轎車，載着富貴人家的孩子，在街心掠過。孩子手持着玩具，對着街上四隣的破敗房舍，不住的轉動奇異的眼睛。車窗內，一個雍容裝扮的婦人，正把晶亮的車窗逐漸旋上。

張權和葉漢，二人望向街心瀰漫的塵霧。二人誰也不會說話。只是各自想着那個歪着脖子，腳下浮蹉，提着木箱和刷子的小童。他的背影，在塵埃覆罩下，漸然的向遠處淡化。這也許是象徵着，一種生命的無奈吧！每一個人都必需，沿着命運的道路而走。只有少數的人，能有勇毅和耐力，改變命運。大部份人，却載浮載沉的，被浪心捲去，或讓命運操縱，而終至沒頂和在人間世寂寂而終。

咖啡店內，茶客來了幾個印度人和馬來人。他們大概是來自隣國的水手，正在大嚼飯菜和飲吮啤酒。後來的幾個印尼人，也是呷飲啤酒和議論着水上行程。一個做買賣的印尼人，滿頭銀髮的，戴着一副太陽眼鏡，正打開手提箱，攤出一批手錶和玉

石，讓幾個同籍人選擇。印尼人議價時，不免騷擾到隣座的安寧。他們說話尖酸和動作霸道，這使張權和葉漢反感。張權會了鈔，正在燃起飯後的第一根香煙。葉漢已率先站起來，說：「張權兄，你現在就回家嗎？——」他說着，用眼望向窗外，那遠處熱鬧的渡輪碼頭。一行銅樂隊剛巧經過，喇叭和銅管，奏起平和悅耳的樂曲。三幾輛花車緩緩而行。看仔細了，却是一家社團組織的樂隊，他們在演奏慶祝勝利的樂曲。出奇的是，沿路上，竟沒有幾個人，特別欣賞和興奮。人們寧願看五彩繽紛、耳嘈目眩的中國獅隊和龍隊，對西化的銅樂表演，壓根兒就沒有興趣。

張權雖然腳下顛蹶，但他仍然走在葉漢的前頭。他說：「我送你一程，葉漢兄！」他眺望渡輪碼頭的方向，却見雲絮下，波濤起伏。對岸的島嶼，曖昧不清的，使人看不透究竟。渡輪開出開入間，盡是雜沓的人聲和熙攘來往的車輛。葉漢朝海對岸望去，對張權說：「我忘記對你說，張權兄。我仍有一個年邁的舅父，他在對岸的島嶼，開設了一家雜貨店。他如果仍在那裡，我妻兒的下落，就可以很快打聽得到！——」葉漢攜着行李，和張權一起越過馬路。這路旁有一警哨站，一個頭纏白巾的印度警員，正在指揮着來往的車輛。一輛牛車的牛隻，竟然沿着瀝青路，在當着街衢撒糞。幾個衣著時髦的男女，駕車經過，睹象不覺收搖着眉，連忙掩鼻而過。印度警員也皺着眉梢，對那個驅車口嚼檳榔的印度人，不很滿意的聲斥着。

二人順着人流方向，走落碼頭的隣近小街。許多人，包括各族男女，正手上肩頭上，攜着揹着頂着，各式大小的包裹和皮篋，向碼頭的方向走去。三輪車堆滿雜物，人力車上載着人。大家淌着熱汗，仰着脖子，神情焦灼的，恐防誤了行程。有一個婦人，破鑼似的嗓音，在催促着人力車夫，說：「你走快一點不行嗎？開船的時間，快要到了！——」那拉車的，滿臉溢汗的，苦澀着表情，說：「我已經走得很快了，太太！——」那婦人仍是哼哼嘿黑的嘀咕着。一路上的坐客，都不住的對拉車的，發着脾氣罵說。

葉漢站在一支電燈柱下，放眼瀏覽這人間世景。他吐了口氣，說：「真的是，張權兄。看到和聽到這些，我真的有，回到家裡的感覺！——」他似乎聚着形神，聽着喧攘的市聲，和看着形形色色的市景。在碼頭隣近，開設了一家水手酒吧。門外簷角的霓虹燈，通宵達旦的開亮着。如今，它像與太陽爭輝似的，在陽光俯瞰下，一閃一灼的跳躍不休。張權和葉漢，同時看到三兩個脂粉已褪的女子，正慵懶着腰肢，自酒吧內踏出，並迅速地登上人力車，由拉車的飛跑着，向煙塵滾滾的街心走去。

張權和葉漢，二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彼此除了感慨，就是無奈的說：「生活就是如此，除了出賣勞力，有時候也要出賣尊嚴！——」說話的是張權。葉漢只是撇撇嘴，低吟的說：「一場戰爭過後，一切都沒有改變！」他說着，走落一道寥落的小路。這裡路面上，所見盡是大小不一的窟窿。路旁長滿雜草，也停佇着一排，受戰火毀爛的炮車和吉普車，全都被遺置在這裡靠近的一圈垃圾場，野狗在覓食，蒼蠅在漫天飛舞。張權腳下一個踉蹌，幾乎摔倒在路面上。葉漢連忙把他攙扶着。二人都猛抽了一口氣，相繼向碼頭的方向走去。這時候，他們才發現，在每一輛廢置的吉普車內，都被人佔作臨時的居停所。幾個印度人，佝僂着身子，在車後的陰暗處，起火炊飯。一群孩童，蹲在垃圾場內檢破爛。幾個印度、馬來婦人，正在污水溝裡洗滌衣裳。一個印度少女，已年長十二三了，仍然半褪袒着上身，在路畔的樹蔭下篩米。有人經過，用詫異的眼光，向她睨望時，她也感覺羞恥的，把胸脯扭向背後。人們可見到她嶙峋的背脊骨上，密密麻麻的長着疔瘡。

陽光照不到的黑暗所在，盡見的是，一批貧弱無依的老人和殘缺者。在樹影和牆影後，伸出脖子，凸露着疲乏和黯淡的眼光，向來往穿梭的人群，瞪弄失神和傷痛的眼睛。張權和葉漢，同時看到，一對雞皮鶴髮的老夫婦，正在互相協作，把幾只檢來的罐頭，用生鏽的短刀開撬着。那老婦用一種仇儷情深的眼光，望着她那滿臉橫紋的老伴。二人有一種困苦中，流露出來的情意。他倆在說着家鄉話，男的說着幾句體己話，逗得老婦顫巍巍笑出眼淚。

張權佇腳向這對老夫婦，傾意地耽望着不去。葉漢輕撫着張權的肩膊，對他說：「張權兄，我們上路吧！——」他率先移步，走在張權前面，却回頭向他說：「讓我問你一句，張權兄。你覺得阿蘭，她怎麼樣？」他問着，眼睛却釘牢着張權。後者有突兀和失措的感覺。他顯然來不及調正自己的思路。只是囁嚅的，翕動嘴唇說不出話來。「她是一個好女子，是不是？」葉漢提着皮篋，往前走着。一邊用腳踢着路邊的含羞草。在這裡望開去，可見到一片荒置了的足球場。四周被地雷炸得泥土四翻。一棵榕樹下，兩個賣藥的印度人在玩蛇，但其旁的觀者却寥寥無幾。

一路上，張權都不曾再說話。他的腳踝雖然傷殘，但步勢却十分平穩。走着間，他已把葉漢拋在後頭。他走落草坵，和後來的葉漢，一同觀賞印度人玩蛇。因為見到蛇，他想起三年多前的一幕。一個中國人，讓一條巨蟒，活生生地絞斃而被果腹！那個中國人痛苦的呻吟，到如今仍然縈繞於耳。他

想，經歷了這樣的慘禍，不論死者或生者，其實都是一般淒苦和傷楚的！——張權看罷蛇戲，也不會回答葉漢的問題。只是擺擺腦勺，把一切愁悶和憂悵，都趁着嘆一口氣時，盡情的自胸臆裡舒吐盡。

葉漢仍然邊走着，說：「爲什麼不回答我的問題？張權兄！——」他已望見渡輪，在碼頭畔停泊好。小小的煙囪噴着煙氣。幾只海鷗在一高一低的，飛旋在晴空上。張權哦吟了半響，才肯定的說：「她真的是一個好女子，葉漢兄！——」他好像覺得自己有些不經，臉頰四周染滿紅暈。葉漢踢着草絮，神情自若的說：「如果在太平盛世，這種女子，是一個絕好的婚娶對象！——」他的話甫了，張權像心腔被戳一般，期期艾艾的，也不知如何應對。他的窘態，顯然讓葉漢覺察了。他說：「張權兄，你好像，不太願意談到阿蘭嘛！」葉漢燃了一根煙，也遞了一支給張權，後者搖首，說：「我頭腦有點發躁，不想拍煙。」他迴避葉漢的眼光似的，望向碧波蕩漾的湛藍海水。海港外有一艘貨輪，被炸破了船腹，半截沉在海裡，半截凸出海面。四周的小輪，視若無睹的穿梭來往。

「你想，張權兄。你會不會如她說的，到南城去找她？」葉漢率直的問。他彈煙灰的姿態，很見節奏化的美感。「爲什麼，要去找她？——」張權答得很急遽。頭腦內則重複着阿蘭的話。她意味深長的，對他倆說，希望他們有機會來南城看她！——那番話夾着那神殷許的神情，使張權心腦內，盡是活躍着阿蘭的影子！可是，電光火石間，他却想起，千里歸程，所要會晤的美嬌。她的影子雖然淡化了，但她的感情，却濃如醇醪，歷久彌香。他想到美嬌，就感到自己在犯罪。他不能褻瀆這一段天長地久的感情。他回來是要找美嬌，重溫故舊。而不是貪新厭久的，掉頭去找阿蘭！——想到這裡，他內心激蕩得，使他咬噬着唇皮。他對葉漢搖搖頭，眼神出露出懇求的意味，請他最好不要提阿蘭。那是一種，他感情上無法負荷的重担！

葉漢頗爲諒解的，立在一叢樹影下。對張權欲言又止的，最後，只好改轉話題，說：「爲什麼，你不問問我的去向呢？張權兄。我們很快就要賦離了！」他許是手倦了，把提着的皮篋放下，望着幾輪越過的貨車。一輪車上載滿膠片和胡椒，在沿路上，散發着難聞的氣味。張權也站立樹影下，二人先後坐在一只殘損的石椅上。張權說：「我真希望，你能回家，很快就見到你的舅父、妻子和兒子！你真是幸福的人！——」張權由衷的說。樹梢上篩下陽光的碎影。他舒了口氣，掏出手絹拭脖子內的汗。

「但願故人無恙！——」葉漢坐在石椅上，兩頰的濃髯，因天熱而沾着汗珠。「大家都有一個希

望，但願很快就見到家人。」張權幽幽地說。路面上來往的，都是穿著湛藍衣飾的工人。中國人的肩膀上，揹着一支扁担和一圈麻繩。印度人則推着獨腳車，上面陳疊着各式的包裹和箱件。一個中國人在張權葉漢跟前佇下腳步。他叨着煙斗，噴着廉價煙絲的煙氣，向二人搭訕似的，說了一句無謂的話：「天氣真熱哦！——」他身畔站立，另一個肩着扁担和麻繩的男子，也說：「已經半個多月，沒會下雨了。今年氣候反常！」兩個男子，說完就對張權和葉漢就望着，其中一個說：「兩位先生，是要搭渡輪過海的！」他注意到張權和葉漢，各備一只皮篋，一副行旅的裝扮，使他好意的垂詢起來。張權苦澀一笑，正要說話，葉漢却率先說：「我是對面島嶼的居民，是遠道歸來的，這位朋友——」他側着腦勺，瞅望張權一眼，說：「他是東郊的人，他也是遠道回來的歸客！——」葉漢在這裡潏然不絕，充份表現了他的豁達和豪邁。兩個肩伏似的男子，古銅色的臉龐可樂了，他倆咧着牙，好像對着多年朋友似的熟絡。其中一個說：「那麼，你們是戰發前，離開這地方囉？」他們一再耽望張權葉漢，那溢滿風塵和風霜的臉龐。

這男子的問話，一時使到二人，都有一種悲切和落寂的情懷。二人因戰火，而與家鄉家人闊別三載有餘。如今重臨故土，正不知前途何去何從。對於這男子的好意垂問，竟使二人百感交雜，一時間，也想不出什麼話應對。——男子看他二人沉湮間低首，以爲自己措辭失當。他舔舔唇搓搓手，帶着歉意的說：「真對不起，也許，我說了不應當說的話！——」另一男子則靠在樹幹下，和先前的男子一樣，也是叨着煙斗噴煙。他說：「如果你們闊別這裡多年，許多人和事，都已經大大改變了——」他的話猶未說完，葉漢已急遽的問說：「請問，對岸的島嶼，近三年間，有了什麼改變？請問！——」葉漢的眼色，流過一重懼意。他頻頻望向海面飄渺處。在透藍的氤氳下，那家鄉的島嶼，像掉在迷霧裡，只能間歇的看到輪廓，多半的時候，却只能見到一重灰影。輪船在海面上穿梭。看起來，宛似背景是一幅不真實的幻景。連葉漢對他，多年熟悉的故鄉，看得再仔細，也辨認不出究竟。

葉漢在路畔躊躇時，却聽到那男子，稍爲吐着煙氣，把煙斗捏擎在手裡，說：「島嶼的居民，近年來已疏散過半。他們部份移居本土，另部份遷到印尼屬地的島嶼去。你知道囉，在日本統轄時期，他們雖然兵侵了印尼，但是，他們也無法兵駐所有的領域。在那些疏落的小島上，竟然也是戰火瀾天外的人間樂境！——」男子說着，移動了腳步，像要往前赶路似的，最後說：「如果你們有親屬在那裡，也不知道是否能找到！經過一場兵燹，那裡研

壞甚鉅。據說，電力和水源供應都缺少，只有少數老邁的人，仍勾留在那裡。大部份人早已各散東西！——」兩個肩伏說罷，終於看到一輛貨車，徐徐的靠向路旁內。那司機的，自車內按着喇叭。車廂內露出幾個人影。車上載滿椰乾和錫米，兩個肩伏，同聲說：「終於來了！——」二人挑着扁担，向車廂內蹬去。貨車殘破得，行走時巍然顫動。噴出的廢氣，使四處空間佈滿着異味。那個男子，在貨車開行時，及時的伸出頭顱，扯高喉腔，對張權葉漢說：「渡輪每三小時一趟。大概中午即可啓碇。到東郊去的巴士車，每天早上只有一趟。看來，你要在本市歇一宵了，先生！——」這個好心的男子，手持着扁担和繩圈，在貨車漸去時，一路上對他們囑告着。——張權和葉漢，二人感激莫名的，在路畔的樹影下，不住的眨動眼睛。二人胸臆裡，頓時感到，人間的好人和人間的溫暖，其實都是無處不在的！

二人沿着四外，都是半殘破和黯淡的，建築物的路面上走去。陽光如瀉的，把破碎的瀝青路，晒得鬆鬆軟軟。張權和葉漢，各懷心事的，一步一蹭向碼頭外走去。張權仰望了太陽一眼，說：「快要晌午了，葉漢兄。距離開船的時辰，大約只有一小時了！——」他說着，看到葉漢有點詫異的瞪望他，遂說：「在集中營裡，我們學會了，瞻望太陽而辨識時間！」他說罷，即見到幾個頭纏白巾的印度人，正在倉庫的大門外，席地擺了幾只碗碟在進餐。酷熱的天氣下，使印度人們，無不剝下外衣只著短褲，在蹲立着用膳。張權好奇的，對他們就望幾眼。葉漢則心事如潮的，臉容繃得奇緊，對周圍景象，毫無興趣的曳着腳步而行。張權只望了葉漢一眼，即能洞知他的心事和隱憂。他感到內心枯燥無味的，在草叢裡唾了一口濃痰，才猛然省悟，自今早上落車起，自己和葉漢都不曾洗漱過。他只感到，在熱帶的旱氣，越來越重時，他的舌根幾乎生澀得麻木。他喉腔發癢的，對葉漢說：「葉漢兄，我受不了燥熱！——」他戟指一下天上的太陽。那萬里無雲的晴空，讓陽光折射得藍甸如墨。葉漢會意，二人提快腳步，向碼頭的屋簷處走去。張權的腳步，走起來顛蹶難堪，但他竟和葉漢一起，很快就走落碼頭的迴廊外。並且看着葉漢購置了船票。碼頭外，陽光泛濫處，可見到大小不一的人力車三輪車，在載往載來着人衆。小販們亂七八糟的，把通衢小道都塞滿了。幾個婦人，提着冰淇淋在兜售。一群賣小食的中國人馬來人，在嚷嚷呼喊中，把整個碼頭搞成一片鬧市。碼頭外沿，留下戰時堆疊的沙包和戰壕。一團鉄蒺藜仍圍繞着四周。幾只黑狗在戰壕內外覓食。兩個皮膚黝黑的印度人，則在里首着意的，把各式廢置的軍械，拆卸下來，放在

兩只碩大的藤器裡。

張權感到腳酸，先葉漢坐靠在碼頭的木椅上。從這裡外望，可見渡輪在輕輕的起着火。海面上浮晃着各式的小船，持槳的，都是馬來人多。張權俯身望去。所見的船只上，馬來人爲了尋生活，正在高舉着一籠重量不輕的螃蟹，向船上人岸上人兜售。另外的馬來人，則提着一串鮮蠔，向人衆叫賣。一個馬來小女孩，持着一把香蕉，用懇求的眼光，望向張權和葉漢。後者遞給她一張紙幣，把香蕉和張權，共同剝着吃。碼頭出現的腳伕，態度十分粗野的，在搶奪生意。兩個穿制服的巡警，正在揮着手勢，令腳伕遵守秩序。碼頭外，皆見各族的乞丐，在向進出的搭客施捨。一個穿著黃色袈裟的泰國僧侶，在托鉢向人化緣。

渡輪內已坐聚着各式人等。檢票員正指示着人衆，把各自的行李堆疊在船面上。一個當助手的印度人，正用一張碩大的布篷，把行李堆緊緊地覆蓋住。渡輪的小煙囪冒着輕煙，船末後偶爾「卜卜」地響着氣泡。人衆先先後後的越過跳板，向搖晃不定的船倉走去。——張權站立起來，以歪蹶的步態，在碼頭的迴廊外走望着。在戰禍之後，抬頭向周沿的建築。只見屋樑上，掛着一只短缺了長針的時鐘。屋簷的瓦面，有半數被炸彈震碎。屋子內灌滿陽光。人們在屋隅撐起布篷，四處放置了一些簡陋的桌椅在辦公。一個滿臉鬚髯的印度人，正向渡輪上的掌舵員打手勢，表示仍有十餘分鐘即可啓碇。碼頭這時候，開來一輛載滿魚蝦的貨車。在陽光的蒸發下，一重腥羶味在空間四溢。貨車開向街衢外，沿着不平的瀝青路，盡是腥氣飛揚的污水和魚臭。——張權把葉漢送到渡輪畔，碧海深深處，可見到流溢不定的海藻和魚群。海洋特有的鹹酸味，使張權皺眉，同時也貪婪地重吸一口氣。畢竟多年不曾見過海洋了！他愁嘆了一聲無依和無奈。

「再見了，葉漢兄！——」張權站在圍欄畔，望向立在石階上的葉漢說。「如果你到東郊來看我，只要向唯一的小學堂打聽我就行。我相信，很快我會轉回教學崗位！」張權說着，腳下也移落石階。在渡輪畔，可見到船艙內擾攘的人衆。每個搭客都焦灼地四望，互相在探詢着開船的時候。葉漢聽畢張權的說話，他握着後者的手，說：「張權兄，我說了不是一次，還是要說，很高興能認識你。也感謝你來送我！」葉漢雖然濃鬚滿腮，但他的表情，是掩覆不了的。他握着張權的手，兩人手心都淌汗。一種男性的友誼，在二人的胸臆裡沸騰而起。張權深摯地說：「葉漢兄！希望你看到家人的平安。也希望能再見到你。我很榮幸和你交上朋友！——」張權一瞬間，想起許多刻骨銘心的友誼。三年有餘，他和各式的人共處，那種關懷互助和義氣，

真不知道此後，是否仍有福蔭遇到！想到這裡，他眺望遠海外，一只失群的海鷗，在焦惶地上下飛竄。海面上湧起一陣急濤。海風把渡輪煙囪上的煙氣，吹得零碎四散。

葉漢向石階走落一步。他比張權所站的位置，略為低矮半截。他仰着臉龐，望向張權，說：「如果你會來找我，張權兄。只要向島嶼上的人，打聽我的名字即可！」張權領首，並肯切的說：「當然！」海風把葉漢兩頰的髮髯吹得躍動。他說：「臨別在即，張權兄。有幾句話，我不知道當不當說！——」他把眼睛，深深地望向張權的眼瞳。後者意會到他要說的。只是聳聳肩，表示無所謂的，對他說：「我知道你要說什麼，葉漢兄。世間的事，有時候是無可如何的！」他瞥眼間，望到那失群的海鷗，隱沒在水天一色裡。海潮如湧的撲向碼頭的基柱上，浪花如碎銀的灼亮。兩個男人都各自嚥了口氣，彼此正找尋適當的話頭。

葉漢稍為遲疑，才用確鑿的口氣說：「我是個有婚姻經驗的人，張權兄！——」張權在他說話稍歇時，岔嘴說：「我知道。」葉漢擺擺腦勺，續說：「昨天黃昏賦別的時候，我看得出，阿蘭對你的很有印象！——」他猶未待張權的回答，就直率地說：「一個女人對一個異性有印象，這是瞞不過第三者的眼睛的！」葉漢肯定地微笑說。張權在喉腔裡湧起一重吟嘆。他不置可否的，對葉漢問說：「你打算勸告我什麼呢？葉漢兄！」他牢實地望向後者。葉漢誠摯的表情，使他油然感到，眼前的是一個風度綽約的錚錚君子！他還不待他回答，即說：「我歷劫歸來，為的是見到恍如隔世的阿爸和阿妹。當然，你也知道，本來我就有一個紅粉知己的！——」張權帶點淋漓暢快的，一口氣陳述自的背景。這使到葉漢有點難以轉圜的，聲氣囁嚅的，滿頰上漲紅。半晌，他才輕覆一下張權的肩膊，用無比的誠意說：「這是一件很尷尬很難堪的事，張權兄。我懂！——」他被渡輪的汽笛聲吸引了，回頭望向引火待行的渡輪。人們匆匆地各據座位，人聲一時喧雜起來。碼頭的腳伏，猶在最後的一刻，及時的把幾個籐筐搬到船面上。渡輪左右搖晃，有啓行的動靜了。

「再見，張權！」葉漢揮手說。張權的眼色，一時充斥着離別的苦楚，他沉吟似的說：「再見！」他頃刻間，聯想到太多的離別了！每一次都是柔腸寸斷的，使人魂消魄蕩。他再仔細看葉漢時，後者趁着下船的一刻，對他語重心長的說：「不管怎麼樣，張權兄！她是我倆的共同朋友。如果環境允許你的話，我希望你有時間到南城去看她。並且傳達我對她的問候！——」啓碇的聲音在耳畔響起，二人最後說了一句「再見！」，就在煙水茫茫中，

讓渡輪逐漸游向水窮的遠方。——張權和葉漢，彼此一直目送對方，在視界中退盡，而才各自安心邁付前程。

張權徘徊在碼頭的近隣，直到渡輪在湛藍的海色下，杳然無踪為止。他呆定的憑欄，望向遙不可知的滄海。就好像他傷殘歸來，也不知道今後，自己所投何方！人的信心有時候是很脆弱的，他不知道，這樣的一身回里，將會給家人和愛人，帶來多少的失望和傷痛！

碼頭內又開進一只空見見的渡輪。人們又急匆匆地，提着各自的行篋，奔向各自的前程！——張權帶着自憐的眼光和神色，很自卑的就望一眼，自己殘跛難堪的腳踝。他幾乎痛恨自己的，咬着燥熱的紅唇，而吐了長長的一口氣。他在喉腔裡，沉吟似的苛責了一句，說：「張權呵，你！——」在太陽普照下，他讓自己眼眶內，旋轉着一泓淚水。他沿着小路，踏着陽光蹂躪下的草地，向一簇小販密集的市場走去。在這裡，汗臭和烹炊的氣息，薰得人無不苦皺着臉，在忍受着酷熱的煎熬，而進行一頓索然無味的午餐。幾個人力車夫、貨車司機，正蹲坐在小凳上嚼飯。幾個碼頭腳伏，則在吃着馬來人的便餐。地上濕漉漉的濺滿殘羹和污水。一只水龍喉只淌着如絲的水線，在其畔則有十幾個婦人和小孩，在各提著鉄罐在輪候。四周鬧哄哄的人聲和步聲。也有印度人在開動收音機，播放旖旎的印度情歌。張權向印度攤檔，買了香煙及火柴，就向印度人問了路向。他多年的記憶模糊，也不太能認路。他想要找個歇腳的所在，在渡過了這漫長的晝夜，然後明天早晨，逕直回到東城家裡。印度人証實一點。因為戰時破壞慘重，東郊外的道路，很久都不曾復修。原本戰前每日行車三趟，今天才剩下早晨一班。如果他要回家，只能在本市歇一宵，明日才可以登程了。

張權越過小販市場，在人海茫茫的都市內，漫無目的地遊弋着。市內被炮火摧毀的房屋，大部份都讓人權作臨時的居停處。人們只在斷垣上掛了一張布篷或一挑竹葉，就佝僂着身姿，在那裡面渡過幾個春秋。沿牆上，仍可見到日本仁丹的廣告，或各式剝落的文字，上寫「某某牌生髮水或嬰兒奶粉」。過了一嶄石橋，橋底下又是臨時棲遲的流浪客。一群瘦骨嶙峋的中國人印度人，男女老幼都有。他們半蜷縮在腥臭和黯淡的橋墩下，在半睜着疲累的眼睛，打着悠長的呵欠，在荒渡毫無意義，和毫無生氣的歲月！——張權在臨近橋畔，大棵蔽天的大榕樹下，疏落地擺置了幾片攤販。一個馬來婦人在賣午飯，中國人出售水果。印度人給張權遞了一盅熱氣漫騰的咖啡，並問他要不要香煙。張權只是搖首並低頭呷咖啡。榕樹下的蔭影，把半個馬路都



蔽住了。人們在這裡經過，很少不住腳，歇下來進杯熱飲或小食的。印度人的茶攤，分別散置了幾只椅桌。人們在剃下頭上的草笠或氈帽，一邊手撥涼風，一邊在閒談絮絮。他們和張權坐得靠近，彼此的說話，都聽得清清楚楚。張權聽到一個青年人，對一個中年人說：「找份職業，也真的是不容易！去勞工署排了半天的隊，仍然是沒有着落！——」另一個牢騷着說：「我都失業快一個月了，到如今仍未有新工作！——」兩個人說完，沉默下來嘆氣，並呷完了最後的咖啡，站起身來，推着半殘舊的腳踏車，冒着熾熱的陽光，向橋對面，櫛鄰次比的平民區遁去。

榕樹下涼風習習，吹得每個本是被陽光灼得頭腦發脹的人，打從心裡湧起一重愜意。三幾個人力車伕，乾脆竄臥在車兜上，翹起腿，把草帽罩着臉龐，在做他們的夏日春夢。幾個百無聊賴的馬來人，則互相撲擊着蒼蠅嬉戲。一群宛似失業的閒漢，在榕樹下奕棋。小販們也清閒得，只在無奈的向街上行人瞪眼睛。一批垂頭喪氣，如絮叨着求職困難的漢子，又在張權的近側坐立下來。他們喝着茶水噴着煙霧，在彼此交換着覓職的情報。他們說，一個洋人管理的倉庫，本要招聘一名巡察員，却不料來了幾百人衆。人們在爭奪着向倉庫的拱門湧去，却引致了嚴重的衝突。有部份人受了傷，部份被巡警抓了去。部份退出競爭的人，也好不容易，才突圍離開人潮如湧的現場。一個漢子，向地下唾了一口濃痰，說：「我連衣服和鞋子，都給掙破了。好不容易，才擠出身子來！——」另一個埋怨說他們手幹和腳腫，都被戳破了皮膚在淨淌血！——各人怨懟和愁嘆聲中，張權也煩躁地叨煙在嘴，在噴着悠悠的煙氣，而苦苦的沉思着！一切都沒有改變！戰發前的社會病態，延到戰後今天，仍然如沉疴未癒的使人傷心和痛心！一切殖民地所有的現象：貧困、落後和黯淡，仍然流溢在空氣裡，使人只要稍爲仰起鼻息，即可嗅聞得到！——張權沿着橋面，一直向橋對面的市衢走去。失業無糧的人群，除了各式的店屋的過道上可見外，在各處樹旁的樹蔭下和路燈畔，一副副無精打采、營養匱乏的臉龐，迎着衝望而來的人，不住的震動那雙充斥着血，含蘊着絕大的、對生活充滿失望和憤懣的眼睛！

越過橋面，張權鼻囊嗅到奇臭無比的酸腥味，自河灘的污穢處升上來。他向橋下瞥望一眼。可見到沿河停佇了幾十艘半殘半破的木舟。舟上遮着篷幕或鐵皮的，有人在伸出一只腳，在作着炎炎烈日的午憩。河灘遠近，皆可見到，戰時棄置的車輛和船艇。它們渾身都長滿銹，也鋪陳着如蜂巢般的彈痕。一群小童在污水裡游泳，幾個婦女則蹲在舟面上洗滌衣物。張權提着跛躓的步伐，稍爲走落橋

墩下的石階。除了騷鼻難聞的臭味外，使張權驚詫的是，橋底下如蟻附羶似的，密聚了各族的人等。男女老弱都在這陽光隱蔽處，過他們臭氣薰天，沒有光明沒有快樂的日子！幾個斷了肢腿的人，支着破舊的拐杖，對張權這陌生的來客，很感詫異和驚奇的瞅望着。一個可憐的老者，用中國家鄉話，對張權哆嗦的問說：「先生，你是要找什麼熟人嗎？——」旁邊幾個白髮蒼蒼的老婦，她們一副被社會遺棄後的滄桑和落寞，使張權心裡一酸，半晌才說出話來：「不，我只是過路的。隨便看看！——」他說完，早不忍再睹這幅人世的慘象。連忙扳過臉，喘着氣，費了極大的勁力，才自地獄似的陰暗橋底，再新浮冒在陽光肆虐的橋面上。這裡行人如鯽，車輛如電疾馳中，實在沒有誰，會聯想到，在橋面和橋底之隔，竟有陽世和陰間的世別！橋面上穿著時髦的人，在轎車內或人力車上，他們身上透出的香水味，竟然倔強的擊退河橋上衝來的腥臭。在一群摩登人士疾過時，張權頓然感到頭腦的混沌。他感到鼻腔內，溢滿人間最馨香的氣味和甜膩！他沒有勇氣再向橋底下望去，只好趕緊提着微跛的腳步，向街衢的中心走去。他在烈日下越過馬路，一輛車前豎着米字旗的大型轎車，夾着聾耳的喇叭，在他的身前，嘎然而止。轎車煞車的尖銳聲，使提着皮篋，神魂稍帶混亂的張權，由心腔內砰然的擊動聲響來。他怔忡間正在淌汗，車內此時即傳來司機的嘀咕聲。他看清楚了，司機是一個印度人。車後墊座上，斜竄地坐着一個，滿臉冷凜和優越的英國紳士。他大熱天時仍套著西裝。一雙眼在金絲眼鏡後轉動。他對張權輕搖一下唇角，似笑不笑的揶揄地覷望他一眼。轎車去後，滿街上都是久久不去的塵埃。一瞬刻間，張權想到，那些他熟知的英國軍人。他們在日本人的軍營裡，流盡了血，吃盡了苦頭，犧牲了性命。可是，在勝利的凱旋歌奏下，另一批滿臉驕恣和高傲的英國人，殖民地主義下的官僕，却在遠離血腥和苦難的劫後昇平裡，享受繁榮和安逸的菓實！他們，同樣是大英不列顛的子民，却有不同命運和福祉！

張權冒着熱汗，和四處幾乎蔽眼的風塵，走落一排破屋的過道上。他腳下雖然困頓，但步姿很是平穩。他咻着熱氣，人走在過道上，他旋即想起，許多戰難中呻吟的英國人。他想起三個，被酷虐而死的卡爾、羅倫士、東尼。他想到在苦難中，變得更良善和更熱愛人群的柯利華神父，和情報署文官威廉士。他們是代表另一種英國人。他們和這些，在殖民地官僚的庇護下，只曉得逸樂和舒適的英國人不同！前者象徵着蓋克魯·薩克遜的崇高品格和精神，後者只是一批蠹虫，寄蔭於既存制度下的懦夫和莽漢！

艷陽把通街上，七零八落的軍車和炮車，照得如獸屍般，蒸發着騷鼻的鉄臭氣。一叢紅恣的雞冠花，沿着草蔓不均的陡坡開去。在高坡上，灌木叢中，可見到一塹破爛的碉堡，讓炮火炸得，只露出猙獰邁邁的鋼骨水泥。一挺英式的巨炮，被溶化成一團爛鉄。三幾輛日軍摩哆單車，只剩軀幹堆積在樹叢間。幾個揹着籬筐，檢破爛的中國人，各驅使着幾個小童，在廢物堆裡找尋物品。沿山坡都是雜草和野花。張權在陡坡下，沿着一排廢屋漫步而行。他稍爲歇住腳，放下手上的皮篋，向高陡的山坡望去。陽光熾烈的晃眼下，山坡後兀出一幢教堂的簷影。十字架矗立在半空，雲氣襯照下，顯得益其肅穆和悠然。西城最具象徵的市政大廈，在那裡如臥龍似的，偃伏在草木深深的嶺坡上。有軌電車疾過，臨空的電桿線上，「滋滋噝噝」地閃着火花。那種耀眼的感覺，使張權轉入一道橫巷。在那雜沓無章的居佇處，路旁有一破舊的水龍喉，正在漫無節制的噴水。幾個小孩子，除了臨街洗浴和戲水外，在破落的危樓下，每個人都把門葉窗扉緊扣。把熾熱的陽光，摒拒在焦石磷峇的破路上。張權抬頭望去，遠處是齊嶄有序的商业巨廈。臨空有一幅廣告牌，上繪美麗的汽車和俊美的男女。在繁華的背後，就在市衢的另一面，所見到的，又是暮氣昏沉、漫無秩序的破落房舍。這裡的人，不論男女老弱，都沿街偎在門閭上，或雙眼透過陰森的窗洞，向每一個路經的人，一半好奇一半詫異的瞅望着。幾個頑謔的小童，正在把電燈柱上或牆壁底下的廣告招貼，肆意地撕剝下來。一個小童把「光房招租」的紅紙扯下來，引來了一個老婦的叱罵。幾個胖頓的女人，乾脆把縫紉機搬出過道上，在替自己或隣里裁縫衣服。在危樓的四周，人們用木條撐着欲塌的牆垣。破瓦上鋪上布篷或竹葉。一群流動小販，在沿戶叫賣小食或用品。

走過市政大廈的一瞬間，張權發現，原先水柱四射、金碧輝煌的噴水池，已乾枯得只顯龜裂的廢磚和沙礫。池底看去，莫不是污泥和垃圾。一只野狗陳屍在那裡，空際盤旋着蒼蠅和蚊蚋。代表市政大廈的徽號，經過劫火的洗禮後，看去已剝落和褪色不少。石階上被炸彈爆裂得，經過春風化雨後，竟然競生着勃勃的野草。在市政大廈簷角上的米字旗，在烈日下，也是無精打采地搖晃着。幾輛晶亮的轎車出入其間，每個西裝畢挺的英國紳士。在離開轎車後，即急不欲待的，提速腳步，向門禁森嚴的太廈走去。只要銅門開闔之間，路過的人，即隱然可感覺到，騷癢似的冷氣浪潮，自暗不見光的門扉後，湧向熱氣漫騰、陽光灼膚的路面外。

張權站在市政大廈，附設的廣場，最高的一嶺山坡上。他臨空而下，望向這東方要塞，有堅攻不

破，舉世知名的優良戰略據點，不由得心緒如潮。他想起，戰發前英國殖民地主義者的誇口。他們揚言，有此佔盡地利的海港和設施，日本人除非準備犧牲所有師團，要攻克這東方的直布羅陀，恐怕將是大和軍人的春秋大夢！——可是，日本軍人只備了十萬餘衆的南渡大軍，只耗了兩個多月餘的時間，就攻陷了本地區。並且，幾乎在無抵抗的現狀下，日軍就在登陸後的數天內，接受了英軍本區統領的獻降！

這真的是一場夢呵！——張權頹然的，沿着碎石路，步姿一歪一蹶的，向市衢的滔滔塵漫走去。他一步一徘徊的，帶着感嘆和愁悵的心情，多次眺望這十丈紅塵的都市。這座從戰難中解救出來，從噩夢中驟醒過來的城市，對他竟是陌生多過於熟悉！他目睹戰火後的餘生和社會，仍然是百孔瘡生。貧困和愚昧和落後和絕望，在城市的每一角隅，都可以瞬刻間嗅得到見得到！他自回歸的一刻起，就感到這座城市，隨着戰劫後的癱瘓，一切都是百廢莫舉。失業和失望，在每一個人的臉龐上烙印着。每一個人，在生活的無奈和重担下，都搖着眉、咬着牙齦，和貧窮和不幸奮爭着。每個人走在路上，只要你細心就望他一眼，所見到的，無不是經生活煎熬後苟延殘喘！張權一路上，所見者都是無歡的面孔。每一個人都苦皺着臉，在陽光恆古以來，猶未稍歇的光芒下，各提着迅速的步姿，懷着惶茫的心情，很快鑽入都市迷漫不清的塵網裡。

張權終於在市心，最熱鬧的街衢上，佇下腳來。他又順着步勢，在路畔的舊貨攤上，檢了又檢，終於向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購置了一只舊式腕錶。老者兼售各式舊物。張權隨意瀏覽，看到各樣半殘缺的瓷碗或炊鑊。也有舊衣著舊皮鞋。也有少量的軍需物資。張權對一支日本軍刀，很感興趣的瞥眼幾眼。老者向他兜攬。他不說話，只搖動一下嘴唇，豎起五根手指。張權不解的，對他就望着，表示自己的疑惑。老者終於沉聲地說：「只要你五元錢！——」張權苦澀地一笑，他檢起了一支自來水筆，在紙面上描劃了一下。老者豎起了兩根手指。張權只付給他一元，老者稍作遲疑之後，把紙幣揣在懷裡。張權很感滿意的，把筆支揷在上衣袋裡，返身步入人聲喧鬧的咖啡店。

才坐在這稍嫌侷促，却人頭鑽動的咖啡店。張權才呷了第一口咖啡，一個印度人，肩膊掛着一只麻袋，手裡捧着一尊八手神象。神案前點燃幾枝圈香。他很客氣和藹的對張權，用馬來話說：「先生，讓我們的印度靈神，替你卜個前程吉凶，如何？」印度人留着唇髭，雙目炯炯有神，他用流利的馬來話續說：「印度尊神，專門點化有緣人，先生！——」他頗爲虔敬地，向手捧的八手神，喃喃的吟



了幾句經文。張權很有禮儀的，在神案上置了幾只銀幣，對印度人說：「我真感謝你的好意，師尊。不過，我還不想知道未來太多。我要順乎命道而行！——」他一時想不到推搪的藉口，只好順口拼湊了這樣的道理。印度人眼睛微露毫芒，嘴裡「嘖」嘆連聲的說：「先生。印度尊神，真的預卜福凶的，先生！——」張權只是博浪鼓似的搖頭。印度人帶點失望的，說：「中國人的道理，也許我不懂。——」他說着，轉身捧着神象，在人影綽綽中，逐漸淡化了身影。張權無可如何的，望了腕上的手錶，而游覽一下咖啡室。在太陽略為斜西的幅度下，一種悶熱的感覺，自四處空間溢起。門外的遮陽幕，把太陽隔在外面。裡面咖啡店的後半間，在一嶄屏風的遮掩下，一片搓麻將的「噹噹」聲轟然而來。進出的人，都是臉青唇白的男子漢。他們喉核在搖動間，猛然吸了一口氣，然後「咳吐」一聲，把一口濃痰投向痰盅內。一地上都是煙蒂和痰液。蒼蠅和蟑螂四處皆見。在麻將聲頻仍中，張權透過咖啡店的煙氣氤氳。他看見幾個身段窈窕，穿著緊身衫褲的女子，正在一陣浪笑中，由幾個滿臉油漬、行止輕挑的男人，相推相擁地，走出麻將場，越過咖啡店紛沓的人群，逕向陽光四照的路上走去。幾個人猛的暴露在陽光下，各人失血似的臉龐，宛似僵屍般的煞白。他們像走避太陽似的，女的打起彩傘，男的招手，喚來了三輛三輪車。幾個男女倉忙的，鑽身坐落車座內，由三個皮膚晒得黑亮的車伕，在發勁地向遠方踩去。空氣瀰漫着都市的煙氣和塵霧。對面幾個瘦弱的老婦，正沿街向每一個垃圾桶內翻檢。一輪清滌街道的車輪，響着嘈耳的機掣，沿着街衢噴射清水。陽光斜側而照，水花流淌在瀝青路上，乍看宛似滿瀉着溶溶的水銀。

咖啡店內，張權座位靠近店面的右側。那裡鑲嵌着一面大鏡。人們走動在店內，隨眼抬眼，都可觀覽到自己的形象。除了裡間傳來的麻將聲，咖啡店內有人滔滔地，議論着人世的百境。大部份都說到謀生的困難。在這個大城市內，工業活動幾乎是等於零。很少人有機會進入工廠做事。也沒有什麼工藝訓練。技無所長的人，所見皆是。加上教育凋蔽，文盲也多。一般人除了在商店任事，就是出賣勞力的，在街上做攤販，或在碼頭車站任攬伕或車伕。機靈靈惑的，就依賴偏門為活。有人在賭場內巡遊，也有人明目張胆的，到處為人推荐雞妓和野雞。在咖啡店內，就有一個戴着墨鏡的男子，滿臉青白、手勢却極其靈敏的，向他展示着一疊照片。瞥眼看去，巧笑倩兮的女子，個個都是時髦裝扮的，對着鏡頭露齒而笑。一兩幀稍為暴露的，女子們透出半截酥胸，在搔首弄姿的，對着觀覽的人媚笑。——張權如觸電的，心靈裡引起一陣悸動！真的

反應熱烈。他感到一種飢渴的需要，從喉腔內翻湧而起。他耳根灼熱的，把照片推回給男子。苦澀的笑一笑，對他說：「多謝你的好意！——」男子表情木然的，無所謂地聳聳肩，對他說：「能不能賞我一根香煙，先生！」他幾乎求乞似的，把手掌攤向略為錯愕的張權。

「好吧！——」張權為他燃了一支煙。咖啡店內人來人去。不知誰踢翻了痰盅，把污漬滿佈的地面，更形搞得狼藉不堪。店伙記正對一個茶客斥罵着。衆人正要看個究竟，那茶客早已提身走出店外。店內鬧哄哄的人聲，把張權的話，掩沒了泰半。他向男子問說：「你們這裡，找事做很難嗎？——」他用探詢，並不以為然的眼光，凝望着吮着煙捲的男子。他正把照片舒齊地揣在衣袋裡。他被煙氣薰得皺尖着眉，在墨鏡後的眼珠，隱然可見在碌動，說：「你是外地人嗎？先生。」他俯身望了地下，那只半舊的皮篋，靠在張權的腿腔畔。「不，是本地人。我離開這裡，有三年多了！——」張權說到遠別而歸，總是很自然的感到心痛。他不知道，一個人在經歷戰禍之後，然後拖曳着殘破的心身，千里賦歸，是一種幸運抑或是不幸？他感到觀念上的困擾，臉上的表情，也難看得近乎僵硬的，對男子說：「坐下來談談吧，朋友！」他作了一個敬請的手勢。男子稍作遲疑之後，終於坐落在張權的面前。

「我不是本地人。是一個海員，戰後留在這裡的！」男子吐着輕淡的煙霧，托托眼鏡。終於把眼鏡剝下，用一雙絡滿紅絲的眼睛，望向神情淡定的張權。「呵，是留下來的！——」張權如墜舊夢似的，腦海裡浮現着，那兩個戰時留在本地，而慘遭橫死的工人，和後來在鐵路場喪身的年青人陳順和。他們留在這裡，終而葬身異域了！——張權眼光發呆地，良久不語，讓手夾着的煙捲在鼻鼻地噴煙。「在日軍佔領時期，根本就無法，找到足夠溫飽的工作！我又不能回家——」他猶未說完，張權已為他遞送一杯咖啡，對他問說：「你家在那裡？請問——」男子啜了一口咖啡，摔摔腦壳，說：「我快都忘記了，我是越南的華僑！」他的中國話，無怪乎讓張權感到有點特別。

兩個男人談了許多。咖啡店內，斜陽已自遮陽幕外，透過縫隙，向店內的人衆，投着細碎搖晃的光影。幾個托着鳥籠的閑漢，正在逗弄籠內的鳥兒作樂。一個小乞丐踏入門檻討錢，被一個粗野的茶客驅逐並吆喝着。隣屋送來一片鑼鼓聲，聽清楚了，却原來是播放着地方戲的唱片。人們已感到黃昏的燥熱，已自街外流入店內。伙計正把風扇扭猛，閑漢們用草扇或捲摺的報紙在扇汗。張權對男子說，他久別歸來，却要等候明早的班車，才可回返東

郊鎮外的家門。他問男子，這三年多，東郊鎮外，有什麼大變化？他提到，在列車西下故里的時候，有人說起，這裡發生過可怖的水災。不知道當時的破壞是不是嚴重？

男子搖著頭說：「那傳聞並不盡實。水災是由日本人造成的。他們炸破了水壩！只是，傷亡並不嚴重。許多人都及時逃生了。房舍的破壞，也後來被災民修葺好。我到過東郊鎮一次，大體上沒有更大的破壞！——」他呷飲了最後一口咖啡，說：「你回來了，先生。可是，我却要明天離開這裡了！」他說著，滿懷情意的，抬頭望向店門外。這時候遮陽幕已被捲起半截。在夕照瀾漫的半空，整個西城，都沐浴在金光璀璨的無盡彩霞裡。張權重新為他燃了一根煙，用眼睛和他垂詢。他顯然不明白他說什麼。

「明天，」男子把墨鏡揣在手裡，把玩著說：「我們經過領事館確安排，要登船回返越南了！那是我的家。有許多人等在等我回去！——」他頓了口氣，彈了煙灰，說：「可是，西城我住了三年多，竟然發生了難捨的離情。我當日留下來，還以為要在這裡終老一生呢！」他說的同時，不住的咳嗽著。紅絲絡滿著眼睛，臉色唇色煞白。看來他的健康情況，顯然不好。張權帶著憮慰的眼光，對他凝望半晌，才說：「你要珍攝身軀，仁兄！——」男子嘴角經過激烈的咳嗽，殘存著一絲涎沫，吊在唇沿上，似墜不墜的掛在半空。他似乎對自己惱恨的說：「這三年多的日子，我一直都在顛沛流離。從沒有好好的溫飽過一餐。身體也捱壞了，加上有嚴重的嗜煙癖！——」他作了一個手勢，張權隨屋外透進來的光影，看到他的雙掌，都幾乎抽盡了血似的，只見到縱橫交錯的紫筋和瘦骨。張權很明白，他眼前的人，是一個染有芙蓉癖的男子！——他無奈和愁重的噓了口氣，不言不響地對他瞅望著。

咖啡店後座的麻將場，如湧的傳來一片嬉笑聲。幾個男子，在講述一件瑣碎的事故，加上旁人繪聲繪影的應和。場內的門扉，偶然被進出的人拽開，一重女子的浪笑聲，透過沉鬱的空氣，向咖啡店裡傳來。幾個無聊的茶客，正揚昂脖子，把雙眼越過屏障，向內裡看個究竟。一個女子約莫三十歲不到，濃裝得使她看似一具粗糙的娃娃。她一陣風似的，走近男子的身邊，在他的肩膀上捏了一把，嬌聲地說：「你來嘛！——」說著，有意地抿嘴，對張權眯著長睫毛的眼睛，說：「真對不起哦，先生！——」她隨說，隨把男子手拖著，一搖一擺著腰肢，向門扉後的麻將場走去。男子在眾人的面前，不免尷尬難堪的，對她說：「這有多難看呵！——」他指了指女子抓住他的手腕。女的另一只手，捏住了一疊紙鈔，在他的鼻樑盈寸處，晃了晃，說：

「本姑娘不會不虧待你嘛！——」她下死力，把男子強拉入黑麻麻的裡間。男子煞白的臉，在轉身沒入屋後時，回頭望向張權一眼。霎時間，他既羞且愧的，臉罩紅暈的對張權苦澀一笑，說：「謝謝你的咖啡，先生！——」他猶未說完，女的已半擄的，把他拖入無盡的虛黯中。

咖啡店內，好多人都目睹著這齣活劇。一個茶客向另一個茶客打聽，後者故作神秘的眯眼睛，對他吹噓說：「我是目睹的。這個男子，專侍候男人和女人！——」他襯著話，作了一個不雅的手勢。張權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意思。另一個茶客，把煙蒂彈向夕光如棘的店外，說：「他吃這一門飯，已有好些日子了！滿身都是流毒，恐怕已經病入膏肓了！」另一個咖啡店伙計，則在某一個茶客的耳畔，竊祟地報告某種秘密。那茶客忍着笑，說：「這種男人，豈不是堪稱做人妖！——」在眾人絮絮叨叨的時候，張權總算聽明白了。這是一個販賣靈魂和尊嚴的男子。他兜售給女人，也同時給同性人提供某種穢褻的服務！

張權輕噓了口氣，隨意翻看隣桌上，一張沾滿污漬的報紙。咖啡店內喧聲四襲。他看到，版面的頭條新聞。一個家庭主婦，因婆媳糾紛及經濟困厄，毅然抱持三個年稚的兒女，從高聳十層的樓宇躍下。新聞照片，刊載了四具碎屍的模樣。那婆婆和丈夫的，則站在屍堆前，慘然的墜淚。——張權看了新聞內容，一陣噁心的攪動，在他的喉腔內起伏著。他黯然神傷地，望向街心上，匆匆背着夕陽光芒的人群，相競向各自的歸途逸去。巴士車擠滿了各族的人，轎車狂擦著喇叭。人力車三輪車和腳踏車，如潮湧似的，在都市的四隅泛瀾著。咖啡店內的麻將聲、人群聲、和雜沓的收音機廣播，使張權頓有頭暈的感覺。他煩躁的抬起頭，在牆面上，可看到各式的招貼和電影街招。一個西洋美女，在手持著汽水，向人詠眼，並臨空打印著一排文字「飲某牌汽水，令你生活得更其悅樂！」張權正皺著眉，先身付賬時，却見麻將場的門扉，「吱嘎」地拽開。門內虛黯處，露出一副清麗的臉孔。一個年約廿餘却脂粉掩抑不了過早衰老的女子，穿著印花綠布衣裳，頭梳了一個蓬鬆髮式，神情疲倦而意興闌珊的，在門扉處，稍為頓挫一下腳步，然後毫無猶疑的，抬步向咖啡店外走去。她的身影，在張權的眼瞳閃灼一下。張權毫無準備，却不期的，讓她那半告憔悴的風姿吸引了。她也是，用同樣天涯飄泊的憐憫眼光，向張權凝望了片刻。二人頗合眼緣的，相互傳遞了一下異樣的眼光。却在這個時候，門扉再次拽開，那裡冒出一個禿頭、上佈滿着癩痢的男人，模樣極其醜怪的、剔露臭牙，說：「銀嬌姐，妳回來嘛！生什麼氣？——」他邊說邊招著手。

手上搖着一把葵扇。咖啡店內的人，在黃昏老去的鬱熱下，人人都臉頰滲汗。但大家都瞪突着眼睛，望向清秀婀娜的女子，又望望那禿頭、表情猥瑣的男人。人人都幾分明白的，正用悠閒的神情觀覽熱鬧。女子却在這時候，旋風似的一個轉身，在空氣裡漾起了一重廉價的香水味，人影瞬刻間，即消失在暮色初垂的黯淡街頭上。一輛三輪車，在她揮手間，即把她載往華燈初綻的熱鬧街頭。男人氣急敗壞的，揚手疾馳出外，站在咖啡店門前，望着人影幢幢的街衢，用憤恚和切齒的口吻，咒罵了一句：「婊子！——」他邊走回咖啡店的麻將場內，邊嘀咕的罵說：「野雞、野娼！——」隨着他的身姿，消失在煙氣瀰漫的裡間。麻將場內湧起了一片嘩笑，有誰在作謔的說着趣話。有誰在故意頓足，把「咚咚」的腳步聲踢得震天價響。張權在離開這烏煙瘴氣的場所時，聽到咖啡店內，人們沸騰地議聚着那個「銀嬌」。有人作謔的，把他的風流史喧騰於口。有一個半百年紀，戴着深度眼鏡的男人，正向別人探詢「銀嬌」的背景和市情。咖啡店內，又相遞傳送着彼此的艷聞。

張權在路燈下躊躇。他踢着自己忽長忽短的影子。黃昏過後，空氣裡溢滿了乾燥感。他感到胸膈裡，有一種悶滯難舒的痛楚。他站在路畔，回頭再望那咖啡店一眼，旋又提起蹣跚的腳步，手持着皮篋，向茫茫暮夜的市衢走去。他越過馬路，沿着一條臭氣四溢的溝渠而行。在此隣近，有一讓炮火焚毀後的草坪。周沿仍見防空用的沙包和戰壕。戰爭留下的殘蹟，一挺高射巨炮，被炸得炮筒虯曲。野草蔓生中，可見到大小不一的彈坑，在沿着草坪鋪向黑夜的遠方。幾個賣葯的漢子，正扯起旗幟「專醫雜症」，在鼓着鑼響，向途觀的各族人等舞弄刀棒。

沿着草坪上的雜物攤檔而行，張權在煤氣燈的照耀下，向一舊書攤，看了又看，終於檢到一本破頁的『中國的命運』，放在手上翻了幾頁。他嫌攤販索價過昂，不感興趣地，把原書放回攤檔上。他抬頭遠望，各式的小販，都蜷集在草坪上兜賣。一個中國相士，向張權作兜攬的微笑，張權只是搖首，腳下顛躓的，踩过雜草中的碎石，沿着日用品的攤檔，而摩肩接踵的，在人流裡轉出身來，向一幢燈火閃灼的建築走去。張權抬頭細看，却原來是上映新戲的電影院。那演的是西方懸疑電影「救生船」。他看了看腕錶，又望向又高又黑的天際。星花密佈的天空，看不到月亮和雲絮。這意味着，這是一個渺渺無盡的黑夜。真不知道，從此刻起，要到什麼時候，才東方吐曙，白日來臨！——他嘆了一口氣，打算觀看一場無聊的電影，然後找家廉價的旅舍，渡過這回歸後，第一個漫長的黑夜。

電影院外人頭鑽動。在輝煌的燈火下，電影廣告益發光彩地四處照耀。一幅擎天的油畫高聳半空。在畫面下，黃牛黨的身影到處竄動。戲院已高聳滿座牌。張權略作猶疑，最終還是向黃牛購了一票。他提着皮篋，腳步歪蹶不定的，向黑暗的戲院走去。從黑暗走進另一個黑暗。他感到銀幕上樂音頻仍，景來來去去的轉動。他終於感到眼倦的，坐在軟椅上，悠然地掉進半虛妄的亂夢中！

### （二十七）

夜風吹送下，張權踏着緩慢和不便的步姿，自大街覓入一條，讓燈火完全隔絕了的後巷裡。他一時弄不清方向，步態順着人流，向後巷的人群蜷集處走去。那是一片人肉市場！——張權正欲回身往後走，却忽然，在他的身畔，漾起了一重廉價的香水味，那是他很有印象的一種香水。在今晚黃昏的時候，他曾經嗅過。現在，在這擾攘人潮的黑巷裡，他再次嗅到這種氣味。他感到自己有點昏眩。不知道，是不是看電影，把視力過份勞累了。他看眼前的事物，竟良久也看不清究竟。在星光的毫芒下，那個廿餘年紀、頭梳蓬鬆髮式的女子，正站在人流中。她身畔站立了幾個男子。他們都滿臉青筋、汗油四溢的，各自叼着香煙，在幽黯中，刨着參差的臭牙，對女子肆無忌憚的瞪望着。聽仔細了，才發現他們是印尼人。也有三幾個中國人和泰國人，在黑暗和狹窄的巷路上，好整以暇的觀看熱鬧。幾個印尼男子，指手劃腳的，在囁咕着混濁不清的家鄉話。一個稍為懂點英語的，則不住向女子討問價錢。其他男子，則把目光，放在女子的腰圍上下流轉。旁觀的中國人，則「嘖」聲不絕的嘆說：「真漂亮嘛，姑娘！——」奇怪的是，他竟然說的是半鹹淡的日本話。

張權終於在半明暗中，看清眼前，在沿巷的兩側門閭外，紛立着或蹲坐着，各式打扮和臉孔的女子。年紀大的，多坐在藤椅上，向穿梭往還的男人翻眼珠。她們大多吮着煙，姿勢裝成很悠閒的，在作着有意無意的等待。靠門站立的，手上除了握着一把團扇，就是低頭望向地下，手裡不住的扭捏唐裝衣角。她們咬着唇皮，讓一種強裝出來的羞澀和閒定，在每一個過客的眼瞳內躍動。——張權看清究竟，正要返身，往人潮的反向疾走時，耳畔却聽到，那個女子，在倉惶中，帶着哀求的口吻，對他說：「先生，講你幫個忙！——」她的語調顫抖，宛似一只受驚的小獸，正在尋求庇護和救援。張權再努力看清她，却原來是那個穿著印花綠布衣裳，滿臉明麗清秀的女子。她叫「銀嬌」，這倒是他能記得的。她步出咖啡店前，和張權二人有短暫的眼光接觸。她聞到過她那種香水味，使他記憶猶新地

，記起她在禿頭男人的追喚下，急遽地招車向紅塵翻湧的遠街逸去。他記得那男人，頓着足噴着沫星子的咒罵她「婊子、野雞！——」張權看到，在她蒼白得過早衰老的臉龐上，兩只眼睛瀰漫着淚花。她用眼光，橫睨了身後幾個張牙舞爪的印尼人，他們像在喝倒采似的，對她翻眼睛和掀唇皮的，露出臭牙在嘲諷着。旁邊中國人中，竟然有人毫無憐憫的，用一種江浙人的口音說：「做野雞還顧慮羞恥，怎麼樣做的！——」其他的泰國人，也在圍簇着兩個年青的女子，他們把嘴巴附在她們的耳朵畔，說些她們半懂不懂的話。一個泰國人作了幾個手勢，女的最終恍然大悟，在拋擲了手上的煙蒂時，用團扇輕拍泰國人的頭壳。一邊恣謔的嬌笑，一邊輕挽着他們的手，向燈火如豆的屋門走去。沿巷路面，各式尋芳客，自己拖着自已的小姐，掀開花葉斑斕的門帘，向一級級如走落地獄的甬道走去。偶然，這裡的人家，不知是誰，把收音機扭亮，只聽到一支流行的歌曲，在伴着黯啞的弦樂，正低唱一個天涯歌女的坎坷和血淚。巷子裡，黑夜益濃，肉慾的泛濫和交易越盛。幾輛三輪車響着叮噠，把一對對的男女，載向街外燈花耀亮處。一個老者，肩挑一籬筐花生米，在狹巷內外兜售。他另一只手，提着一盞石氣燈。他步越長巷時，竟然把沿巷的臉孔都照亮了。女的連忙用團扇或手絹，把半截臉龐遮住，有的甚至轉身落入門帘內。男人們頗為憎惡的，對老者投以厭煩和懊惱的眼色。老者走過張權和女子的身邊，二人正沿着巷外的爛路走去。張權提着皮篋，腳下顯得極不靈便。女子又感激又同情的對他說：「真謝謝你，先生。他們一直都纏住我不去！——」他又說：「我幫你提行李吧，先生！你腳下很不好走！——」這裡逐漸走近街心。四顧之下，路燈微芒。一排水菓攤擺在路旁兜賣。在過去是一座鐘樓，響聲連迭的敲了十下。驀地，一群棲歇在屋簷下的燕子，被鐘聲騷擾得四處奔飛。張權略回首，望了那條長巷一眼。在汗臭和脂香的摻雜下，男人相繼的擁抱着女子，向一個廉價而短暫的溫柔鄉墜去。在巷口的一隅，兩個神情猥瑣的男子，蓬頭垢面的，在撐起一片小攤檔。上面狼藉的擺放了各式小瓶。男子向每一個行人，眈動眼睛。用神秘的語調，對人們說：「試試嗎？泰國奇葯。一滴即靈！——」幾個瘦如病伏的男子，議價後買了兩瓶，腳步有點浮晃的，向一家張掛着小紅燈的後門走去。張權最感噁心的是，一個男子用身軀遮着另一個男子，在巷口的溝渠邊，當着熙來攘往的人衆，潺潺地射尿。在張權和女子，二人越過馬路之後，那幅人間最原始的買賣，才逐漸在他們的眼前淡化。女子顯然很感自卑的，形態悻怯的，和張權保持着一段距離。張權嗅到她的香水味，在這空蕩

無碍的街頭，才顯得清幽和撲鼻。

「妳與我走走，或者，吃點什麼，談談。不好嗎？——」張權明顯地，要平抑她內心的惆悵和難堪，遂邊說邊想的，把他的心意表達出來。女子原本提着張權的皮篋，此刻已由他自己提着。女子微然喘着氣，鼻準上沾滿汗珠。張權又說：「讓我們歇歇腳，吃碗熱粥吧！我知道，妳叫銀嬌，是不是？」他說着，佇下腳凝望着一臉蒼白和迷惘的她。她說：「你在咖啡店，聽到他們怎樣辱罵我了，是不是？」她邊走邊說，終於在一片食攤處佇下腳來。這裡蒸氣漫騰。沿路俱是散落的小食攤。馬來人在隔壁燃燒肉串，一重煙氣夾着耀眼的火星，向四外的座客處撲來。張權和她坐在木椅上，桌上油膩的顯得十分骯髒。

「我對每一個落難不幸的人，都會有很大的同情和諒解，銀嬌。我自己也是一個受苦的人！」張權嘆說着，把皮篋擱下腳畔。四周響起了叫賣聲，人們各自在囁語和進食。石氣燈照得雖然明亮，但噴溢出來的臭氣也令人不暢。「我姓蘇，先生。——」銀嬌矜聲地說。她和張權隔着桌面，把她的姿容，極其清晰明亮的，擺放在張權面前。後者哦吟似的，噓了一口氣，說：「我叫張權——」他忽然之間，無端地憶起阿蘭的臉影。那種淡淡的愁情，和銀嬌的疲累和悵惘，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女子有兩種命運，但都是悲苦和歪蹇的。人生也實在太多苦難，使你掙脫不去，也逃避不去。不幸像影子般地，膠着在每一個不幸人的背脊後。戰爭的後遺症，就是使人從噩夢怔忡間醒來，旋即又掉入百孔千瘡的無奈人世中！

張權放下煙捲，慢吞吞地呷吮着熱粥。他想起集中營的伙食，也想起許多他無法淡忘的人。他特別注意到，眼前有點弱怯的銀嬌。其實她不是早衰，而是欠缺調養後的疲累和孱弱。她在氣燈的流照下，蓬鬆的髮式，把她橢圓型略帶俏態的面影，構織成一種薄薄的怨懟。一個女人只有兩種表情：春花明媚的，或者愁悵和憂遠的。她就是後一種。使人面對她，會感染到一種難言的煩躁和不安。

兩個人吮着煙捲，各自讓煙霧吞吐，宣洩着內心的煩倦。街外人流如鯽，車輛狂捺着喇叭，人群的叫喊聲，使這本來雜沓的街市，無處不充斥着煩囂的感覺。張權把熱粥喝完，說：「這是我回來西城的第一個晚上。明早，我就搭車回家。我是東郊鎮外的人。那地方，妳可曾去過？」張權極力把語調說得溫和，使人感到，宛似兩個熟絡的朋友在把晤。女的搖搖頭，說：「我不曾到過那地方，張先生！」他吃完了熱粥，正用手絹輕拭着嘴角。張權擺手溫笑說：「那地方，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全鄉鎮也不過三幾十萬人口！」他吮着煙，添附着

說：「就叫我張權吧，銀嬌！」二人都在煙霧中，瞳正地凝望着對方。街市外掠過隆隆聲響的巴士車和貨車。一個耆者，由一個梳孖辮的小女孩攙扶着，沿街市拉二胡高唱歌曲。橫巷那裡，正有人賞他們幾個錢，女孩引吭高歌。耆者是一白髮蒼蒼的老人。他頗為投入的半闔着眼，把樂音拉得如泣如訴。月華漸漸綻出雲頭，一片灰銀的光影，照在脂香和汗膩，交互摻雜在一起的陋巷。借着一點慘淡的光輝，張權和銀嬌，偎着小橋，聽着寂寞如恆的流水聲，二人終於憑欄放下了腳步，彼此輕嘆了一聲。二人都想說話，但大家又等待着對方先開口。

「恕我唐突，銀嬌。這些事，實不應該讓妳做！——」張權望着清流浚浚的河面。月光俯照下，河水裡的漣漪，像溶解了的銀液，一直向虛黯無邊的草岸擴散去。銀嬌和張權併站着，她輕扶着橋欄，眼睛望向蒼莽如鬱的夜空，說：「本來，我也不是做這事的。我從東城來，本要在這個大城市謀事。但是，我很失望。這裡根本沒有我立業的地方，我又不願意回到貧脊的家鄉。所以，也只好隨俗而流，在這裡做起最不要臉的事了！——」她像遇到了故知，一口氣把自己的抑屈和苦悶傾訴了。

「這裡失業的景況很嚴重，這個我是知道！」張權說着，隨手撥弄了迎面飛來的螢火虫。「其實，也怪我自己太脆弱。我如果回家鄉，即使割膠種地，也可以過三餐日子的！——」女的說到這裡，也不覺抽噎地啜泣起來。天上的雲塊把月兒掩住了，霎時間，天地都是一色的晦暗。「妳如果現今回去，也是很輕易的事，銀嬌！」張權扳正臉龐，望向涕淚漣漣的銀嬌。她慘然的露齒苦笑說：「太晚了，張權先生！——」她移步走向橋的另一端，背着張權，望向銀河耿耿的遼遠太空。「也許是我太多事了，銀嬌。妳這樣年輕，沒有什麼事難得倒妳的！」他說話急遽起來，語調裡摻雜着啾啾的氣喘。銀嬌還是背向着他。她平抑着的哭聲中，顯然帶有幾分自責的成份。她幽然地說：「我太不謹慎，做人胡塗！——」她回復頭來，對張權作一個愁慘的表情，說：「我向高利貸借了一大筆錢，那是支援家庭裡的使用的。他們像吮血似的，每天都催逼着我。我根本沒有機會逃離此地。他們像幽靈似的，每時無刻都在監視着我！——」銀嬌說到這裡，張權打心裡湧起一個寒噤。他這時候，靠得銀嬌很近，才看得清她滿臉的油汗，已開始溶化頰上和唇上的脂粉。香水味已被河面上，送來的鹹腥味掩沒了。她的表情，在愧悔中夾着幾許的恐怖。張權眼睛向四處黑暗中，溜望了一次。他肯定沒有人在隣近窺視，才微嘆氣對銀嬌說：「妳的麻煩，看來會越來越多，銀嬌！——」他語氣中仍然是充滿憐憫。

「張權先生，你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一個人！」銀嬌移步，向橋下的木階踏去。張權提着皮篋，在夜風中微感寒意。腳下也加速地，趕上去和她並行走落橋面。在草澤幽深中，野蛙和虫蛭，交相地鳴唱着黑夜之曲。張權半自語的說：「真的是一個靜夜呵！」在草澤的遠方，透過晦暗的月色，可見到草木萋萋中，露出了幾家房舍。那是木綴的非法住屋。屋內如獸眠似的，半幽明地燃着油燈。人影左晃右漾，看得見幾許貧苦人家在漏夜幹活。

銀嬌踢着小徑上的幼草，姿態也比先前自然和緩。她對張權說：「張權先生，你在我家過此一夜吧。明早，你就可以趕早車回家！——」她回頭指向虛黯中的房舍，說：「那是，我的家！——」她指向那低矮的木屋。在黑暗中看來，猶可清晰辨認到，門扉上貼着剝落的門神。張權霎時間，憑諸感覺，已感受到銀嬌眼光中，傳遞過來的熱情。他步勢兀然收住，腳下趑趄的，不覺猶豫和惶惑起來。他耳根通紅，喉嚨發乾。有些話像說不說的，對銀嬌愧赧地澀笑，一直沒有把話清楚的說出來。

銀嬌揣扶着張權，和他一道走落小徑的盡頭。張權看不清地上的路，他只是站在路畔的雜草上，看了看銀嬌，又說：「我上妳家去，會方便嗎？——」他觀望了黑暗中的屋子，又瞅望了站在路央上的銀嬌說。「這屋子只有我一個人，張權先生！」銀嬌趨前，把他的皮篋接在手裡，和他打個照面，語態誠懇的說：「如果你不以我為恥，為什麼不接受我誠摯的邀請呢？」她站在月光下，橢圓型的臉龐和喘息啾啾的媚態，使她看起來竟然充滿着女性的魅力。張權倒抽了一口氣，腳下歪蹬過一簇亂石，和她一道，走向簡陋中仍然看到秩序的低矮木屋。

夜涼如水的浸滿寥落的空間。屋子內，讓銀嬌燃着了一盞煤油燈。火光如舞躍的，把張權和銀嬌的身影，碩長地浮印在灰黯的木壁間。張權倒首看了看腕錶，已是正夜十二時了。窗外螢火閃灼，遠處犬吠狺狺。屋子裡，二人坐在木桌畔，趁着搖晃不定的火光，彼此又一次無言的相互瞅望着。大約瞬刻的功夫，銀嬌才赧然的，低着眼臉，對張權說：「希望你，不要以為我下賤，張權先生！」她說着的同時，把油燈的燈芯燃得更高，讓火光更然的照亮二人的臉龐。張權舒了口氣，用平緩的口吻說：「我沒有資格營議別人，銀嬌！」他說到這裡，忽然添加幾句話：「妳還是叫我張權吧，銀嬌！——」銀嬌擺擺手，遂站立起來，說：「那不行，至少你比我年長嘛。先後有序的！」她走近廚房門框，另燃了一盞油燈，說：「讓我為你舀水，好好的洗個澡。」她說完，人已沒入燈火微弱的廚間。這時候，却聽見水盤的瑯瑯碰擊聲。四周的落寂，像

鑽入人的心頭似的，使人感到肅穆也是另外的一種可怖。

張權呷了一口熱茶。那是銀嬌在剛進門時，爲他斟上的。他借着燈火，雖然視覺吃力，却覽盡就覽盡了屋內的陳設。他是坐在一間狹小的起坐間的，另一面是烏黑昏沉的廚間。在他背後，隔着掀起的垂帘，他看清那是一間睡房。內裡一床之外，尚有陳舊的梳妝台一具，和衣櫥五屜櫃各一。牆面上貼着年畫，大約是「八仙賀壽」之類的。在畫畔另掛了一幀全家照。燈火搖晃朦朧中，可見到一個橢圓臉孔的少女，夾在全家整十人之間。中坐的老父母，都是肅容對着鏡頭的。照片已退色並佈滿斑點。每個人都懷着親情的和煦，在一幀平常到極的合家照片中，恬然的流露出來。

「那是我的合家照。」銀嬌自廚間走落張權的背後。二人都背着幽淡的煤氣燈，彼此都看不真切對方的表情。但二人沉重的呼吸，在寂寥如恆的深夜裡，却是彼此都耳聞得到的。張權回轉身來，坐在桌畔燃了一根香煙。幾只蛾蚋拼命地向撲向煤氣燈，轉瞬的功夫，桌面上已狼藉的攤滿蛾蚋的焦屍。張權發呆地，凝望着蛾蚋群在臨終的掙扎。一種薰鼻的腥臭，使他很不愜意的皺眉。「妳本來有個很好的家庭，銀嬌！——」張權說着，拖曳着殘蹣的步姿，走向一燈如豆的廚廁間。他掩上危危欲墜的木板門，和銀嬌隔着彼此兩個不同的空間。張權在浴室內寬衣洗濯。銀嬌則在廚間的水槽畔，用瓷盤盛載細若游絲的自來水。二人都看不到對方。張權在身上澆了一杓涼水後，渾身打顫的泛起疙瘩。他向銀嬌問說：「你家裡的人，都過得很好嗎？銀嬌。你們可算得上是大家庭！」他唏哩嘩啦地往身上潑水。水勢沿着溝渠，向戶外的小河裡衝走。在溝渠的內外。奔竄着大小不一的老鼠。貓兒在遠方嘶叫，這裡的群鼠，爭相地奔向屋內。張權趁着微弱的火光，看到群鼠簇擁而來。他感到可怖而噁心的，連忙穿套衣服，提快腳步，向起坐間的燈火處走去。

銀嬌已撤下髮飾，把滿頭的髮絲垂下。她把洗臉水倒向水槽裡，然後擰了一塊毛巾，把頭額上的涼水蘸乾，才隨着張權，走回已被寒夜，浸得使人身處其中，有砭骨清涼的起坐間。她一邊撩弄着垂髮，一邊沉緩着聲氣說：「我的父母，已在戰發時故去，留下的兄弟姐妹，大抵上生活都不好。我的兩個哥哥，都在戰發前，流落在印荷屬地，一直沒有音訊。幾個姐妹也嫁去外洋，我只是和弟弟們過割膠和種田的生活，但日子很不好過。父母故世前後，積欠了別人一筆債款，我逼不得過，才向這裡的高利貸借了錢。使得我過這樣的生活，越陷越深了！——」銀嬌說着，已帶着嗚咽的聲氣，使她看

起來，臉上已過早的顯出蒼老。她那種倦怠的表情，和她那種沉痛的嘆息，讓心事如潮的張權，也抵不住憂悵的，落續着聲氣說：「我們，銀嬌，都是天涯淪落人呵！——」他站立起來，讓自己好翻喘一口氣，然後，背負着窗外臨空的灼灼星華，說：「妳看到嗎？銀嬌。我這隻右腿，就因為戰爭而成癱子！我和你們一樣的，都是戰爭的犧牲者！——」他說到這裡，眼眶內很不能自制的，掠過一丁點兒的淚光。

「我是很明白的，張權先生！——」銀嬌再次把燈芯燃高。屋子內光火也益猛，煤氣燈的燃油，也使人嗅着騷鼻。屋內外一時瀟瀟岑岑，彷彿大地都沉睡了。只要有誰發出一點兒的聲音，就可以把整個密不通風的靜夜戳碎似的。二人都帶着傷感的眼色，望向對方溢滿蒼白，但內裡却流淌着熱血的臉龐。「我們，都是落拓的孤魂！」銀嬌說着同時，起身把輕紗似的窗帘放下。屋內望出去，沉黯的荒野，更顯得幽深和寂寞了。張權望着銀嬌的背影，他哦吟似的舒口氣，靠在窗沿，隔着如霧似的薄紗，望向星斗如沙的蒼穹，緩緩地說：「銀嬌，請妳回答我一個問題，嘍？」他像被某種思緒困堵住了，整個人帶點不安的，問了銀嬌這樣的一個問題。後者仍然回坐在桌畔。她「嗯」應一聲，眼睛牢望着張權碩長但顯得有點孱弱的背影。

「如果，妳的故舊，就是說——」張權擰擰腦勺，回身望向銀嬌。用他的眼光，把未全說盡的話，用相互瞭解的眼光，瞬間問煩訴淨盡。「我知道，你要說的是什麼。張權先生。」銀嬌出奇靈慧的，震動那雙善恤人意的眼睛。屋外的犬吠，透過如墨的虛空，向屋內送來。桌上的煤油燈，迸出熾烈的火花，恍似兩個不幸的人，有恆古未有的瞭解似地，彼此都感受到對方的心跳和脈動。張權一只手撐在窗框沿，一邊嘆了口涼氣，說：「妳總算瞭解了，銀嬌。如果妳是她，看到魂夢迢迢，而三載歸來的天涯孤客，而他，也傷殘了一只腿，變成了一個醜陋的癱子。那麼，她，將怎樣的處斷，這一段無可奈何的恩情呢？——」張權說到這裡，人已漫步走入廚間。他站腳在濕漉的磚地上，人的軀影凹陷在虛黯中。銀嬌在起居間，透着微弱的燈火，僅可以辯認他略爲高聳的身影，和那種憑感覺，也可以感受得到的悲悵和落寞。

銀嬌低垂着眼臉，很無奈和難解的，只是咬嚙着唇瓣不語。她內心的潮湧和雜沓，絕不會在張權之下。她自己的現實寫照，也是一團紛亂到無法解釋的僵局。她如果有一天東返，那麼，像她滿身所有的恥辱和下流，又將如何讓已故的或仍在的，家屬們和友朋們的諒解呢？——她想到這裡，也像張權一般的擺擺腦勺，擺擺不代表任何意義的手勢，



人緩立而起，移步走進茶几畔，豎立而置的小酒櫃裡，擎出半瓶清酒，和兩只雕花的玻璃杯。她在燈火下，一時沒有表情的，各只玻璃裡，斟了一泓清澈的酒液。她舉起杯，對張權說：「張權先生，寒夜進飲一杯，對身體會有補益！——」她像被翻騰的心事淹沒了。人有點亢奮和失持的，把酒液仰脖吞了半口。她對張權說：「我們都有太多的問題了，張權先生！」她舉止有些粗野的，把整杯酒灌盡。復又自斟滿了一杯。夜風掀開窗帟，吹得兩個人都絲髮漾動。張權回坐在桌畔，手握著冷涼的玻璃杯。他有點眼倦的，看着半載沉在痛楚裡的銀嬌。他自語的說：「真的是，我們有太多的問題了！」他當著銀嬌的面前，揚脖把酒液灌向喉腔。一種辣椒的刺激，自心胃裡陡然升起。他對銀嬌，微然的吹了一口氣。酒腥使銀嬌滿臉緋紅，也使張權自心腔內，撲跳的躍動聲，自內心反映在臉龐上。他的顴骨冒起青筋，鼻準上鋪汗，眼睛裡透射出火燄。他掙扎著玻璃杯的手，已由微涼而轉入燥熱。他喉腔乾澀而難過的說：「我其實，很怕回家哦！——」他像酩酊似地，把酒杯放在額角上，透過流溢不定的酒液，望向周圍畸形的環境。屋子裡的陳設，都像被扭歪了，東歪西倒的家具，和銀嬌又是橢圓又是方圓的臉盤。張權連迭的灌了幾杯酒。滿胸臆的亢熱和煩燥，使他終於失持的，把頭匍在桌面上，歇斯底里地啜泣起來。他把酒杯打翻，潑得一桌面上，都是黃澄澄的酒液。夜來風送，幾許的涼意，吹得銀嬌稍為清醒的，她對張權說：「你一定要回家的，張先生。」她極輕柔的摸著後者的手背脊。「可是——」張權抬起滿是紅濕的眼睛，嘴裡打着酒隔，用疑惑不定的語調，對銀嬌說：「回家去見阿爸阿妹，和她，像我這樣殘廢的人！——」他被酒精麻醉了神經系統。用手指牢抓著木綴的桌面。他尖利的指甲，把木桌抓得露出凹痕。他衝著銀嬌的臉，忽然又傷心又懊惱的說：「他們盼望我歸來，整整三年多長的時光。可是，呵！——」他幾乎狂亂的揮動雙臂，淚眼漣漣地說：「他的兒子她的哥哥，和那個的愛人，都讓他們太失望了！期盼了三年多的人，却是一個落魄和頹唐的人。那太殘酷了呵！對他們太不公平了！——」張權黯啞似的聲音，和屋外起伏著的蛙鳴，交織成一闕無奈而沉痛的夜曲。屋內煤油燈已漸趨微弱。銀嬌發現，燈芯已告燃盡了。煤氣燈的火光，在躍動中爆出火花。銀嬌無可如何的，將桌上的酒瓶酒杯收上，對張權細柔著聲氣，說：「張權先生，你太累了，早點休息吧！」她發覺後者，用一雙充血似的眼睛牢望她。心裡撲通地躍動幾下，耳根發燥，臉容赧腆地，附加說：「現在已過午夜，離開天亮，不會太遠了！——」銀嬌說著，已返身向內房走去。她身

軀旋轉時，溢起一重張權早已熟悉了的香水味。她臉龐在油燈下，霎時間透出一叢紅暈。她刨出潔白健康的貝齒，對張權輕撩的勾起笑靨，人隨著煤油燈臨盡前的掙扎，「撲撲」連聲地濺起光花，隨著窗外的涼風吹撲，煤油燈已告熄滅。一點殘存的星花，像一顆紅炭頭似的，在黑暗中由爛亮而歸於沉寂。

張權半帶昏酣和醉意的，曳動浮蹉的腳步，起身要往內房裡走。屋子內外，微聞野鼠的四處奔竄。一只花貓，發狂的喊出嚎聲，撥動着利爪，向群鼠們攻擊。廚間裡的水龍喉，在不迭地滴著水響。「咚咚」的水聲，把夜點綴得更寥落和濃重。張權勉力掙動着鉛重的眼皮，人感到恍惚，但感覺仍然痛苦未消。他幻想到，家人和親人，在面對他那一副殘敗歸來的身軀時，那種天地所沒有的傷痛和絕望，該是多麼的難受和難忍。一個人回家來，竟然帶回了天地間最巨大的創痛，那種為人親者的內疚和自責，又將是多麼的沉重和刺激！

窗外無盡的黑空，折射著城市夜生活的繁華燈火和喧鬧。但在這裡，隔著夜幕的垂帷，夜的感覺，壓逼得人喘不過氣來。夜給人間帶來的誘惑，在這咫尺空間的木屋內，正使兩個男女，各嘔著氣。彼此用眼睛盯視著眼睛，用呼吸吮食著呼吸，用無言訴盡著無言。讓天下間的一切悅樂，像百川歸海似的，一併而無可收拾的傾瀉千里。

屋子內像冰封似的岑默。連蚊蚋也只匍在帳網外，用兀突好奇的眼睛，耽望著一對男女，讓火燃燒似的，在掙扎和浮游著。窗外兩只電光似的眼睛，在「咕咕」聲中，向屋後的柳樹枝上飛去。那是貓頭鷹的夜行。拖拍動著翅膀，把滿樹的柳絮，撩撥得上下飛揚。屋外寒涼似水，屋內溫煦如春。在張權和銀嬌，最後的一聲磨牙嘶喊後，整個黑夜，像崩潰了似的，只匍在大地的泥絮上，啾啾的嘆息和呻吟！

這一排木屋的左近，已有人早起的燃亮了燈火。夜盡前的動靜，已由人影幢幢的門窗內，隱隱然的，向荒草淒迷的山野外，洩漏出來。人們已推開門扉或窗葉，在起火炊食，或推著「吱嘎」作響的腳踏車，向沉沉將盡的黑空遠處，一步高一步低的緩步而去。木屋後方的某處，已有早起的婦人，在河邊打水或濯洗。一個老翁，在赤著膀子，掄起刀斧在劈柴。兩個青年男子，肩挑著兩担菜花，正向視線迷濛的遠方走去。他們匆忙的趕向市場謀生。在遠處的山穹下，傳來了第一聲鷄啼。晨霧鎖住了整個郊野。偶然嵌有強烈車頭燈的貨車，轟隆的掠過路面。燈光射過來，屋子裡的人看去，恍似看到兩盞或無數盞的鬼火，在如霧的霧氣裡，一眨一霎的向人們瞪弄。

晨風颼颼，鑽入酣睡中人的肌膚。張權在濃重的鼻息中，驀地側身，轉醒了過來。銀嬌則將微溫的軀體，鑽入厚重的被窩裡。她只是夢囈似地舔舔唇，隨之又埋在無邊的遠夢裡。張權伸手覆在銀嬌的肩胛內，一種燥熱的翻騰，從手心裡傳入他的心房內。他打了一個顫抖。連忙把手縮回來。對着熟睡中的銀嬌，自她的額角，沿着鼻樑的弧線，而延及微翹的下頰。一種女性特有的恬然和嫵美，即使沉沉地深墜在夢境裡，仍然使人逡巡和欣賞得到。張權嚥了口氣，對她着意的凝望幾眼，又瞟望一下她起伏有致的身軀，然後低吟似的，對她輕訴說：「銀嬌呵，妳本是一個摯愛的女子！——」銀嬌膩睡中，輕輕震動厚密的眼睫毛。她的表情仍然是青春鼎盛的，只是她微搖着嘴角，使她看起來，顯得早衰和倦怠。

張權掀開蟬翼似的帳網。把銀嬌和他，二人相隔着一重網紗。他站在紗帳外，望着虛黯中，猶抱着綿被，讓夢之海，載浮載沉着的銀嬌。張權嘆喟一聲，細說：「希望妳，享受到一切世福，銀嬌！——」他說着，自行穿著好衣飾。他對着鏡子的自己，粗率地用手爬抓着头髮。屋子內已漸次的明亮。晨光冉冉地升起。折射進來的清光，把屋內的人，漸然的照出輪廓。張權吐了長長的一口氣，感到宿醉後帶的麻痛，已在腦膜裡漸漸消退。他回頭，趁着屋外送來的幽光，再次就視銀嬌一眼。只見她轉側揚晃起手臂，一種薰蘭似的幽香，猶在她的身軀溢發着。她踢了一下綿被，嘴裡喃喃的，說着含混不清的夢話。

向房間內再環視一匝。張權輕慢動作的，自衣袋裡，掏出幾張紙幣。稍為端詳一下，才置放在梳妝台上的架子上。他看看沒有驚擾銀嬌的酣夢，才小心躡足的，走近門沿，提起自己的皮篋，向房內陵望一眼，嘴裡蠕動，說了一聲沉黯的：「再見，銀嬌。」然後人已蹣跚的，走向大門邊，他輕手扳開門栓，嘴裡仍含糊的說：「妳請保重呵，銀嬌！——」說着，他人已站立屋外，四野已被晨光照得幽亮。隣屋在餵豬，畜寮處不迭的傳來雜聲。鷄鳴報唱的，把太陽從山巔那頭，喚醒過來。狗吠頻仍的，夾着人們趕路的呼嚕聲。草野的那頭，橋面的另一方，已有巴士車貨車，滾動着巨輪，在晨霧漫漫中，夾着觸鼻的塵湧。小橋下的流水，已倒映朝陽的萬道金霞。

張權立在橋頭，提着皮篋，回身望向落寞淒涼的木屋。屋後的柳梢上，幾只馴鴿在不住跳躍。屋內人是不是，仍在遙夢裡迷途，是不是，和他一樣，感到人生的聚散匆匆，而興起千古般的哀愁？——張權只感到喉腔發澀的難受。他猛抬腳間，驚嚇了一只，匍在橋面上休憩的青蛙。牠「撲通」一聲

，縱身一跳躍入河中。一重激蕩而起的浪花，把半圓的太陽倒影，頃刻間擊得零碎而扭成怪狀。張權已歪晃着跛腳，一頭不回的，向紅塵翻揚的市心走去。

陽光第一次照在木屋外。窗內的輕紗，讓一只清癯微顫的手掀開。她，銀嬌，露出滿佈髮網的臉龐，浮顯在半明半暗的窗洞內。她臉色蒼白，唇瓣也置無血色。雙手抓住窗沿，因使力故，手背上凸出縱橫交錯的血筋。她語音浮顫，眼噙薄淚的說：「張權先生，你回家去吧，回去見等着你，克難歸來的家人和情人。回去，見見那些極需要見到你的人吧！——」她說罷，整个人癱瘓似地，匍在窗沿上。低壓着嗓音，用無聲的抽噎，把內心的迷惘和創痛，一發無收地傾吐淨盡。

山坡之後，晨光已鍍金似地，把整個西城，鍍上了一圈璀璨的金邊。沿草坡，都是嬌姿浪漫的繁花。太陽隨着鷄唱頻頻，整個大地，遠自市心，和近及郊野，都在沉睡中轉醒過來。不論山川和人物，不論生物或植物，都吸吮着晨早的空氣，抖擻着精神，開始迎接新的、充滿企盼和熱望的一天。

#### (二十八)

張權打了一個盹，在疲累不堪的情態下，他被一陣喧雜的市鬧聲催醒。翻開鉛般重的眼皮。他見到，巴士車窗外，透過斑駁不休的雨漬。一幅他熟悉中，微有陌生的市景，隨着巴士車，如吼似地，輾過一嶄泥濘破爛的公路，而幻景或夢境似的，流轉在他苦澀和疲倦的眼瞳內。一輛迭一輛的貨車牛車，沿街嘩啦而過。貨車把地坑內的污水，猛烈地衝激向，路旁陳舊住屋的門檻外。牛車則艱苦地，拖着沉重的車廂，向街盡處走去時，沿着爛路洩尿和排便。天上毛毛細雨。山麓的遠方，不時閃過晶亮的電光。整個市鎮，除了偶然走動幾只車輛外。遠看過去，彷彿這是一個昏睡未醒的市鎮。雖然，冷風颼颼下，太陽已被雨雲籠住。但這時候，沿街有一小小的鐘樓，上面指着的時間，正好是晌午的十二時正。

巴士車經過顛簸不堪的路面，終於在一家小型的加油站，停佇了下來。這裡油站兼理巴士車的總站。在其畔，可見到一座小寮，裡面幾個巴士車員工，正在忙碌的工作着。巴士車甫開門扉，一群各族的搭客，已各自提攜着自己的行囊，向涼風和細雨的車外走去。一個印度人，下車時腳勢不穩，讓一塊焦石拌倒了。他人整個撲倒在地上。手裡提着的竹簍，也隨之翻覆在污泥裡。他滿臉都是泥巴的，嘴裡在咒罵着。並由兩個馬來人攙扶着，拾起狼藉不堪的竹簍，向油站鄰近的店屋走避去。風雨從頭頂罩下，一種涼意，從人的天庭，直鑽入心肺。



幾個下車的中國人，都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他們嘴裡先後咕囁着。一個人的聲音比較清楚，他說：「這真的雨季來了。每一年，這裡都經受過一次，大小水災！——」他說完，把包裹擱在頭上，縮着脖子，提着半蹣跚的腳步，向遠方的濛濛細雨處走去。其餘幾個婦女，稍作猶豫之後，終於鼓足勇氣，提快腳步，向蜩集了一群尺的油站內奔走。路上坑坑洼洼的，使走過的人，無不腿脛上，沾滿泥漿。不知是誰，竟然在路面上捨棄了一只木屐。水湧隨着溝渠的淤塞，漫騰的水勢，已浸滿了深凹的地面。在人們涉水而過時，激起的水花，濺蕩而起暗溝裡的穢物。幾只貓屍，隨着水勢半浮沉。一堆堆令人噁心的糞塊，順着水流而逸向混濁逼逼的街心。

張權在微雨裡，抬頭舔唇，呷了一口故鄉的風雨。他漫步在積水裡，有意地踢起翻揚的水花。他讓細雨，盡情地潑濺着身軀。他感到體外是沁涼的，內心却如沸的熾熱。他望向遠方的街頭。所見迷漫的雨幕裡，東郊市外的輪廓，宛如千里入夢來的熟悉和溫暖，使他不期的，自喉腔裡，發出了一句快樂的呻吟：「呵！回來了，故鄉！——」他顛蹣着步勢，內心又淒創又熱切的，回頭望向風雨飄搖的街盡處。一排自近，沒入瀾漫不清，滲滲雨勢中的房屋。宛似一幅舞台佈景似地，讓風雨吹騰得顫然躍動。屋後的山麓處，當日曾見有英軍及日軍的駐紮鋼炮。如今，在一色如黛的綠林內，隱然可見，建立了不少參差不整的陋屋。沿山徑處，可見戰時遺留下來的戰壕和碉堡。也可見到，各式如玩具般，被人棄置在山腳下的坦克車和直升機。一只已辨認不出國籍的戰機，倒蒜似的，把頭插在泥洼裡，機尾豎起。好像一只野蜻蜓在吮水。在戰機周圍，一些廢置了的軍用營屋，除了部份讓戰火焚毀，就是讓一些流浪的人家作居停。那裡輕裊地起着炊煙。幾個英國軍官模樣的人，正沿着山麓，披着雨衣，向戰後殘破的山河或美景，在作着憑吊或逡巡。

冒着和風細雨，張權懷着亢奮和悲悵，相互交替着的感情，走落一家已告客滿，但却使他，無限體驗到故鄉情切的咖啡店。他手上提着沾滿雨絲的皮篋，額上額上，都流淌着冷雨。腳下浮蹣，但他走起路來，却滿是平穩的。他在人群雜沓中，很快就找到一張桌子。那裡靠近咖啡店的後座，光線稍為幽黯。但坐在那裡的人，則一目瞭然整咖啡店的形景。也可以望到，對街一排老舊的店鋪。在橫街的一隅，正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廟宇，在焚燒着柱香和冥紙，把一天一地都罩滿蓬然的氤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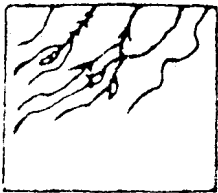
張權要了一盅咖啡和一塊糕餅。他呷着咖啡的同時，舉目游顧人聲喧鬧的咖啡店。屋外的光線，

只能照入門檻內咫尺的空間。在咖啡店內裡，稍為虛黯的所在，只燃了一只光管和一顆微弱的炮泡。店內人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有人在敘說戰時生活的慘象。有人自隣國歸來，報告着異域的聾人聽聞。一個稍為奢侈的男子，正扭動新奇的晶體小收音機，在聆聽着電台的「教授英語」講座。他唇皮不住的搖動，在扭捲着生硬的舌根，在學唸着廣播中傳授的語音法。幾個青少年，則侷促在一隅，相互傳閱着連環圖。一個印度婦女，揷着一竹簍的熱餅，向各座的茶客兜售。張權向她買了兩件，隨之再望向人影幢幢的咖啡店。光線雖然杳弱難辨，他最終還是肯定，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他熟識的人。一場戰難之後，在人們的臉龐上，烙下滄桑的印記。每一個人，都好像很疲倦的，在荏弱而又欠缺營養的臉孔上，過早衰老的，各自橫生着亂紋。幾個煙癮奇大的男子，在吞雲吐霧。咖啡店的板壁，部份已被薰得晶黑。壁上貼着各式飲品廣告。不知誰人，在那裡貼了一排剪報。上頭分別有兩張照片，和簡略的新聞說明。一張是三年多前，英軍率衆向日軍司令投降的照片。另一是晚近所照，日軍率衆向英軍投降。在剪報的周沿，張貼了幾幀原子彈投擲日本的照片，新聞文字特大的印刷着：「結束太平洋戰爭的兩次原爆！」

張權凝望了壁上的照片。那生靈荼炭後的廢墟，那種在火燄下，燒得畢剝作響的群體。他們的哀嚎和悲吼，宛似隔着重重的幽冥，和遙遙的歲月，仍可在現世人的耳鼓裡，頻然敲響。——張權本能的，戚着濃眉，很像是驅散着心頭裡的煩躁，頻頻地撇嘴，並博浪鼓似的搖晃頭顱。他這一連串，不知代表那種意義的動作，很引起隣座的一個中國人的注意。他向張權好奇的抬望一眼，又對他勒起笑意，想要說什麼話搭訕，但一時又沒有適當的措辭。他攤攤手，對張權只是乾笑一下，眼睛裡透出友善的光芒。

「請，抽根煙吧，仁兄！——」張權主動地，自衣袋裡掏出煙捲。為對方敬了一支，自己也銜了一口，才燃了雙方的火，說：「今年雨季，會不會又要水漲呢？」張權望了望男子，又放眼街外，煙水茫茫處，只見仍有幾輛牛車涉水而過。一輛貨車拋了錨，由幾個碩壯的男子推擁着。一群人推動着腳踏車，小心蹣跚的越過水面。街對面，各族人等瑟縮着身軀，躲匿在各式店鋪的簷角下，用各自失神和焦躁的眼光，望向淋淋不歇的霪雨。

( 14 ) ( 待續 )



## \* 風訊

\* 春柳

☆我們這一期有兩篇特別要介紹的重點文章，一是洪泉的訪談記錄，另外一篇則是張錦忠的論述『華裔馬來西亞文學』。不約而同的，此兩篇文字在同一期出現，而且都是針對馬華文學，或張錦忠所採用的「華馬文學」，作出熱烈的探討。如果此二篇文字能夠對各位有所啟發，激起迴響，則將是我們最樂意看到的反應。

☆馬華文學工作者的孤寂，恰可反映在洪泉的談話中：「當刊登出來之後，我才想誰會看它，為甚麼沒有片言隻語來批評它呢！」對於這種「像拋石入水沒聽到撲通和看到水波」沒有反應的反應，張錦忠就說得很清楚：「由於我們做研究寫批評的作者沒有盡責，使他們（有才氣肯努力的寫作者）被埋沒了」。我們曾經多次的重申，馬華文學要有進步，就必須有健全的作品研究與批評分析。這種工作，不只是激勵作家更嚴肅的去創作，而且是對民族文化和國家文化的一種貢獻。

☆華裔馬來西亞作家以華文創作，固然是在憲法保護之下的權利之一，可是我們也不能忽略，我國是一個由多元種族所組成的多元社會。如果華裔作家的文學成果只能留在華裔社會裡分享，而不能推廣及其他種族的社會，到底是一項很嚴重的缺憾。而在另一方面，因為我們已有了數量相當的馬來文作品中譯，而且華裔寫作者當中有很多是深諳國語，所以造成華族瞭解馬來文學多過馬來民族瞭解馬華文學的局面。現在最迫切的工作，便是通過翻譯，把馬華文學中的優秀作品，有系統的翻譯為國語出版。我們希望去年所成立的「翻譯局」，將會帶來具體的成果。

☆本刊將在八月號推出「大山腳作者專輯」，敬請各位垂注。

☆本刊稿費已發至372期，若有作者還沒收到稿酬，請速來信與編者聯絡。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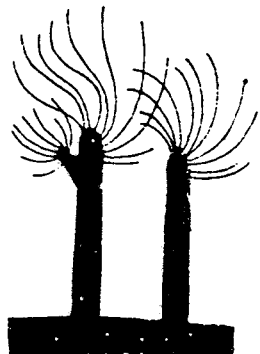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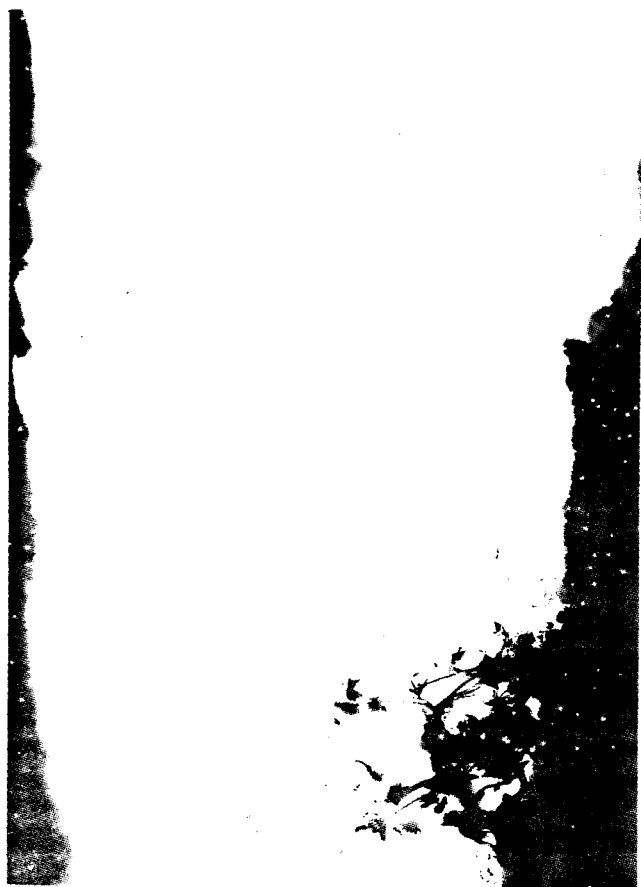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 於無聲處聽驚雷



## 陳瑞獻水墨世界探溯

• 丘柳漫



山太高連鳥也飛不過去

向未知挺進

追踪藝鳥

洛杉磯加州大學的鳥類學家兼生理學家戴爾門 (Jared Diamond) 最近於新幾內亞聽見一種怪異的鳥鳴，聲如鐘砂，立即懷疑那是數十年來動物學家夢寐以求的稀有禽鳥。屈

身前行，戴氏發現一只毛羽鮮麗大小如檜鳥的雄性藝鳥 (Bowerbird)，站在其所構築高約4尺以枯枝並蕨類環繞一株幼樹而成形如五月節花柱 (Maypole) 之前，旁有三疊細心堆砌的果子，色調繽紛，一只雌性異鳥正在凝神觀看。

戴爾門聲稱這是難得一見動人非凡的求愛奇景：雄鳥口銜藍閃閃的果類，買弄艷麗的金冠，不時口出怪聲。此一苦心經營刻意之作，是藝鳥的典型求偶行為，戴氏屏息觀察，約莫20分鐘之久，終因雌鳥飛去，演出失敗而宣告閉幕。歸國後戴爾門於華盛頓舉行記者招待會，公布其發現經過情況，並謂所拍攝的影片不幸因小船翻覆而喪失，言下無限惋惜。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布魯寧博士 (Dr. Donald Bruning) 認為戴爾門的報告“精彩之至”，該館藏有1920年代購獲的三件鳥羽，是以相信該品種確實存在，至於緣何而得，時至今日，則無從追究。耶魯大學的著名生物家哈慶生 (C. Evelyn Hutchinson) 針對藝鳥的示愛演出，發言如下：“就動物界諸多與獨特的求偶行為而言，可真是無與倫比。”看來新幾內亞的神秘鳥種，並非只活在動物學家的腦海裡，追踪藝鳥的科學夢想，據戴爾門說，得遠溯1895年羅斯查爾德勛爵 (Lord Walter Rothschild，英國業余鳥類學家，出身銀行家) 於倫敦鳥羽市場所購獲世上僅有的三種鳥飾。問題症結是藝鳥出沒於新幾內亞與澳洲北部的崇山峻嶺，探索工作至為艱辛。(取材自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6.11.1981)。

## 某種必要

James Joyce :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美國小說家梭爾·貝婁 (Saul Bellow) 領獎時發表演說，援引波蘭小說家約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的《納西色斯號的黑人》自序，謂“藝術試圖賦予這個可見宇宙最高正義，藝術試圖在這宇宙，在實體也在生命的事實中，找出那些基本的，恒久的，必要的事物。爲了達成這目標，作家所用的方法不同於思想家或科學家……（他們）藉系統的考察來了解這個世界。對藝術家來講，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只擁有他自己，他反觀自己，在內心的寂寞地帶裡發現了他“藉以營求的事物”。80年代的今天，貝婁聲稱，“創作要擊中一個現代讀者的紛擾心靈或許比以前困難，但是切斷噪音走入寧靜地帶並非不可能。在寧靜地帶，我們將發現，讀者實際上正守在那裡等待。”說到這裡，貝婁引用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的小說《往事追憶錄》爲明証。普氏以爲“沒有藝術，就無法逃避個人的或集體的恐怖，就無法辨認自己或他人。只有藝術能戳穿驕傲、熱情、智力，習慣所建立的一切——這個世界的表面現實。相對於表面現實，我們擁有另一個真正的現實。這另一個現實不斷的向我們作暗示，沒有藝術，我們將無法收到這些暗示。此種暗示，普氏稱之爲“真正的印象。””貝婁續稱，“文學的價值就建築在這些斷斷續續的“真正的印象”上。小說溝通了兩個世界：一個是物體、行動、表象的世界，另一個則是這些“真正的印象”所來自的世界；後者感動我們，使我們相信在罪惡面前，我們這樣固執，抓住不放的“善”，並非假象。”文學如此，繪畫何獨不然？貝婁所說，真是語重心長，發人深思，他引述康拉德的藝術觀，言下感慨萬千：“我們也許需要撒上幾許當代的鹽才能下咽。”衡之當前，貝婁體會深切，確是見血之論，無怪乎普魯斯特堅持“藝術是人生的一種必需品，是一種偉大的獨立的現實，是一種神奇的力量”，看來莊子的“道”，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王國”，究其極至無非最高藝術精神的體現。（引文見中外文學64期楊澤中譯）

據大英百科全書，藝鳥籍屬Ptilonor-hyehide族，形如鸛鳥，身長8至14寸，凡17類。雌鳥外表平平無奇，乏善可陳；雄鳥則毛羽光鮮，明艷動人，爲天堂鳥之近親。雄鳥天賦異稟，以不凡構建本事見稱於同儕，好以樹枝、蕨類、卵石、花朵、果子以及其他色澤艷麗的物質爲構築器材，經之營之，刻意裝飾，奇特奪目，有者竟高達8尺，大功告成後載歌載舞以取悅異性，誠屬鳥國奇觀。戴爾門所見者爲 yellow-fronted gardener bowerbird，鳥類學家視如至寶，珍禽異鳥，人間難得，古今中外皆然。

藝鳥的作爲，意在求偶，豈料竟變成吾人心目中的藝術創作，該項精心制作，堪稱爲藝術偉構，此與莊子本無意於藝術，而其人生境界實爲藝術精神之呈現，如出一轍。執此以論，追踪藝鳥乃是道的探索，鳥在道在，如是一來，則追踪猶如探索，是一種過程 (Process) 或歷程 (Journey)，新的視境 (Vision) 於焉閃現，是爲另一種真實 (Reality)，不一定非親聞目睹而後可；神而明之，道在藝在，即藝即道，因藝見道。追踪是夢願的具體化 (Concretize)，落實於現實人生此一層次，絕非假像 (Illusion) 或幻象 (Hallucination)。換言之，追踪不果，無法証明其爲虛 (emptiness) 爲假 (untruthfulness) 爲空 (Voidness) 爲無 (nothingness) 爲誤 (Falsehood)，爲子虛烏有 (Non-existence)。我們該做應做的是從已知推問未知，藝術創作是自由心靈 (free mind) 的體認與拓展，除了恒在求索，除了不斷實驗，別無他途。

詩云：

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one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Through the unknown, remembered gate  
When the last of earth left to discover.  
Is that which was the beginning.

T.S. Eliot : The Four Quartets.

詩云：

We must be still and still moving

Into another intensity.

For a further union, a deeper communion

Through the dark cold the empty desolation.

— The Four Quarters.

## 從自由心靈出發

萬源歸宗

徐復觀於其《中國藝術精神》一書，論析藝術精神，以庄學為出發點，因“庄子的再發現”而把握“中國藝術精神主體”，認為“精神自由解放”是“藝術的根源”，源自“人的具體的心、性”，果其不然，則期待“偉大的畫家和作品”，似乎是遙遠的夢。徐氏以為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精神有二種典型，一是孔子的“仁與音樂合一”，是“道德與藝術在窮極之地的統一”，一是庄子的“純藝術精神的性格”，“中國藝術精神的自覺，主要是表現在繪畫與文學兩方面。而繪畫又是庄學的“獨生子”。要掌握藝術精神，就不得不對“道”先有所認識，“庄子之所謂道，落實於人生之上，乃是崇高地藝術精神；而他由心齋的功夫所把握到的心，實察乃是藝術精神的主體。由老學、庄學所演變出來的魏晉玄學，它的真實內容與結果，乃是藝術性的生活和藝術上的成就。歷史中的大畫家、大畫論家，他們所達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庄學、玄學的境界。”（引文均見徐著自敘）

徐著凡十章，第二章為『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庄子的再發現』，共18節，計約五萬八千字，本文之形成過程，概念方面實得力於此，當然可與Free mind相互參照印證。徐文窮本探源，旁征博引，析論得當，尤有進者，援引現象學以發明其說，汪洋肆恣，體大旨微，自認是“最難讀的一章”。有鑒於此，作者甘冒鈔書之譏，直錄原文，以免誤釋誤傳。

庄子高度發展老子的精神而成道家正統，在人性論方面，“成己”即“成物”，儒道並無二致。道家人性論以虛靜為內容，庄子雖然反對有“成”，實則必然有所“成”，所成的

即是“虛靜地人生”，依然落實於現實人生此一層面，是為矛盾的辯證統一，雖不易把握，却不可掉以輕心，免得出軌。“老庄思想當下所成就的人生，實際是藝術地人生；而中國的純藝術精神，實際系由此一思想系統所導出。”

老庄的最高概念為“道”，最高目的為“體道”，所謂道，“實際是一種最高地藝術精神”。其實老庄“在他們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沒有藝術的意欲，更不會以某種藝術作為他們追求的對象”，換句話說，即道與藝術不相關聯，個中關鍵，在於“若不順着他們思辨地形上學的路數去看，而只從他們由修養的工夫所達的人生境界去看，則他們所用的工夫，乃是一個偉大藝術家的工夫；他們由工夫所達到的人生境界，本無心於藝術，却不期然而然地會歸於今日之所謂藝術精神之上”，簡言之“當庄子從觀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謂道，而我們也只從觀念上去加以把握時，這道便是思辨地形而上的性格。但當庄子把它當作人生的體驗而加以描述，我們應時於這種人生體驗而得到了悟時，這便是徹頭徹尾地藝術精神。”老庄是“面對人生以言道，不是面對藝術作品以言道”，表面上似與藝術無關，反之若是從“藝術精神最高的意境”此一觀點與立場持論，則道的本質之為藝術精神，顯而易明，不待細說。依照庄子的思路推演“人人皆有藝術精神，但藝術精神的自覺，既有各種層次之不同，也可以只成為人生中的享受，而不必一定落實為藝術品的創造，因為“表出”與“表現”，本是兩個階段的事……庄子之所謂道，有時也是就具體地藝術活動中升華上去的”，庖丁解牛就是最好的例子：“臣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因技見道，心物不對立，於是乎“提刀而立，為之回顧，為之躊躇滿志”，自得自滿（自由感與充實感）正是精神自由解放的明証，也“正是庄子把道落實於精神之上的逍遙游的一個實例。”這麼看來，庄子的逍遙游，代之以現代語言，不正是自由心（free mind）嗎？道的本質是藝術性的說法，從而獲得驗證，“庄子所追求的道，與一個藝術家所呈現的最高藝術精神，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藝術家由此而成就藝術地作品，而庄子則由此而成就藝術地人生。庄子所要求、所待望的聖人、至人、神人、真人，如實地說，只是人生自身的藝術化罷了。”由是觀

之，體道的人生即是藝術化的人生，自能“相忘以生”，“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能忘能游，“正是藝術精神全體呈露的人生”。徐氏續稱：“莊子所把握的心，正是藝術精神的主體。莊子本無意於今日之所謂藝術，但順莊子之心所流露而出者，自然是藝術精神，自然成就其藝術地人生，也由此而可以成就最高地藝術”，卡西勒（Cassirer）說“藝術是從有限世界的黑暗與不可解中的解放”，是“對自由的表明對自由的確認”，海德格（Heidegger）說“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可見美的觀照，必以精神的自由活動為主導，因知覺的孤立化集中化強度化而後有以達之。這種純知覺活動，重直觀（感性）而不重分析（智性），“不把知覺用作認識事物客觀性質的手段，也不利用它作行動的指導，而只是止於知覺自身，以知覺之自身為滿足，此時的知覺，乃自然成為美地觀照”。

莊子精神的核心，可概括為“心齋”與“坐忘”，何謂心齋？“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於聽，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何謂坐忘？“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心齋的目的在於“無己”“喪我”，此與儒家的“克己”“無我”，殊途同歸。心齋以無己喪我為內容，“心齋的意境，便是坐忘的意境”，其歷程恰是美的觀點之歷程，“而心齋，坐忘，正是美地觀照得以成立的精神主體，也是藝術得以成立的最後根據”，換言之，純粹經驗源於知覺的高度自我孤立，美感意識就是這樣產生。一切藝術，當作如是觀，何神秘之有？“從老子致虛極，寧靜篤”起發展到莊子的無己、喪我、心齋、坐忘，是以虛靜作把握人生本質的工夫，同時即以此為人生的本質。並且宇宙萬物，皆共此一本質，所以可稱之為“大本大宗”。故當一個人把握到自己的本質時，同時即把握到了宇宙萬物的本質。他此時即與宇宙萬物為一體”，如是一來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也就可感易識了。能虛能靜則能明，感性的透視力，貫串客觀事物作一總體的直觀認識，穿牆越室，觸及心靈深處，震撼力之強，如“氣蒸雲夢澤，波撼洞庭湖”。莊子以“明”字“把握事物之本質，實有其真實之意義”，其“明”也就與透

視、洞見、想像息息相關，有如血肉。莊子在心齋的地方所呈現出的“一”，實即藝術精神的主客兩忘的境界。莊子稱此一境界為“物化”，或“物忘”，夢蝶即是最有名的故事，也即是逍遙游所達臻的境界。這種精神境界，用文字表明，如心與物冥，物我兩忘，主客合一，統言之天人合一是也。看來精神自由解放的終極，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王國，實為一體之二面，東聖西賢，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古典美學向以均衡和諧為最高德性，這就無怪天人合一為千古以來士人夢寐以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了。人生即藝術，藝術與人生，是一而二而一的。Herbert Read極為贊揚中國人的天人合一觀，認為是醫治西方社會疏離（alienation）的良方，無他，自我不會分裂（陶淵明是最佳的例子）故也，如若任其分崩離析，則聖人亦不免淪為禽獸，此與R. G. Collingwood的“藝術是社會的葯劑，醫治最嚴重的精神疾病——意識的墮落”一語，可謂異曲同工。

道家的美感經驗，與原始人的心靈——童心甚為相似，是為原始意識。原始人之“全面感知的存在從未割切、區分、間隔而為個人孤立詭異的單元”，與自然渾為一體，知感合一，感性與智性的對立消失，心胸無所牽掛，新的視境自然易於產生，童畫的難能可貴，端在於此。童心是不自覺的（無心），一自覺（有心）則“童畫”就變為“成人畫”了。從文明人的眼光看去，原始人不知詩（藝術）為何物，也就因為“不知道，不刻意，無私欲，無私念，無心，反而著著是詩。”葉維廉以“無言獨化”涵蓋道家美學要旨，不謂無由。（引文見葉維廉論文集《飲之太和》）

詩云：

每一條路都指向最初！

周夢蝶：孤峰頂上

天空，是要破曉的

周夢蝶：于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

英國名藝術史家黎德（Herbert Read）說藝術史是“視覺方式的歷史”，藝術是一種“從視覺上表達世界的手段”，藝術家只是“一個有才能的並且渴望把自己的視覺知

識轉化為一種物質形式的人。”藝術家先覺受而後表現，以種種工具如筆、墨、紙、畫布並油彩、膠彩、水彩等作畫原料為媒介，在實際作畫過程中，覺受與表現不能截然分開，割裂為二，這是因為藝術家“表現了他的感知；他又感知了他的表現。”畫家的最高心願是在“構造一個可信的世界”，這個繪畫世界之所以獨特，胥視畫人對真實（reality）的深切體認後產生的新見而定，此即“心眼”（藝眼）與“凡眼”的區分。畫人着意的是表現自然而不是再現自然（就再現而言，藝術家不如科學家遠甚，如攝影機錄音機的再現功能，眾所周知，不必細表），也不是捨棄自然（自然何可捨棄？），畢卡索說：“我不是摹仿自然，而是面臨自然——並利用自然。”基於自然之真不等於藝術之真此一基本體認，“準確描繪不等於真實”的藝術觀遂成為“整個現代藝術的綱領”，中國畫家莫不以立意為高，以造境為準，足証“寫意”高於“寫生”。（黎德：現代繪畫簡史，劉君萍中譯。）

當代德國藝術史家龔布里赫（Ernst H. Gombrich）認為藝術不外是“意象的制作”，意在“創制代替物”，“藝術代替物”，“藝術形象的根源不在於‘自然’（nature）或‘實在’（reality），而在於藝術家對其他藝術作品的經驗”，從而主張“一幅畫之完成受惠於其他幅畫的遠比受惠於自然的來得多。”由於心眼的作用，畫家通常“看到他所畫的”而不是“畫他所看到的”，所以說藝術作品不是自然的再現而是經過一翻自我意識的熔鑄，這種創造性的運作，頗費周章，是為心靈的建構。如是一來，觀者之“想象的認知”便成為欣賞的不二法門，喚醒潛藏幽昧的美感意識，從而進行美的觀照。保羅·克利（Paul Klee）說：“藝術並不描繪可見的東西，而是把不可見的東西創造出來”，“我不希望呈現人的本來模樣，只想呈現他的可能模樣”，石濤云：“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在造境立意這方面，東西大畫家並無分歧。（郭繼生：《藝術·幻象·意義》，《中外文學》111期）

英國名藝術哲學家柯林塢（R. G. Collingwood）認為“感知概念的形成源自想像”，他把感知區分為三類：（一）確實的感知（二）虛假的感知（三）想象的感知，以為知覺是感官的，也是情緒的。柯氏把藝術分

為實用藝術與純藝術二大類，前者為匠藝，後者為美藝，而以素質為區分準則。藝術作品是內在的或心智的東西，存在於人腦深處，通常概稱為經驗；藝術作品不一定是真實的產物，想像的也行。瑞獻於《想象與藝術新見》一文說想像是創造之母，“藝術家沒有求証，而是通過媒介與技巧，把想像重組出來，創造藝術上的真”。想像因壓抑而窒息，這是文明社會的悲哀。至於情緒反應，柯氏認為與審美價值無關，不可混為一談；稱自然事物為美的也與美感經驗無關。這與艾略特所說的情緒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藝術手腕，恰好不謀而合。艾氏說“詩是許多經驗的集中和這種集中所產生的新事物”，“詩人的職責不是在發現新的情緒，而是在運用尋常的情緒；而且將它們組織成詩篇時，表現出並非含蓄在實際情緒裡的感覺。”詩人如此，畫人當亦如此。阿諾德（Matthew Arnold）認為文學天才的不凡之處為綜合與呈示，不是分析與發現，可為佐証。艾略特以為成熟的詩人與不成熟的詩人之所以不同，不是因為前者的詩作“有富於趣味或更豐富的內容”，而是成熟的詩人“藉更細致完善的媒介，將特殊的或種類繁多的感觸自由自在地形成一種新的組合。”柯林塢論及藝術家與常人的不同時也說：“詩人的不凡，不在於具有某種情緒或表現該情緒的能力，而是在表現人們之所能感知與表達方面，詩人是最早的”，換言之，詩人老是走在常人的前頭，是先知先覺。

所謂表現，不是說藝術家如要傳達某種情緒如害怕，就得臉色蒼白，說不出話來；若是憤怒，則臉紅耳赤，大聲吼叫。舉例而言，某演員以為又哭又叫，捶胸頓足，就是表現悲哀，作狀而已，是娛樂不是藝術。若是能激起觀眾潛在的悲哀意識，藉表情、語言、姿態等而產生共鳴共感，是演戲而不是作戲，那就是藝術，如有眼淚，才算白流。何以然，因為他意識到他所表現的是什麼，也使到他人相信他的表現。柯林塢強調表現的特征為清澈可解（lucidity and intelligibility），並謂藝術家從不裝腔作勢，免得成為暴露狂或鋒頭主義者（Exhibitionist），搔首弄姿，徒然令人反感，或蓬首垢臉，或不修邊幅，或衣着怪異，或出口狂言，故示不凡，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旨在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廣告，不是藝術。（R. G. Colli-



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Art )

近代工業文明，高度自動化與分工化的惡果乃是個性隱沒於群性之中。爲求效率，組織化無限膨脹龐大，寡頭於是變成獨裁的同義辭。商業文化日益猖獗，文化削平到處氾濫，物質生活水平雖大爲提高，生活却漸與生存等同不快，這種精神方面無路可通的生存情景，似乎逐日惡化。文化方面，人衆要求的是標準化一致化，什麼原創性獨特性，不啻高調與囂語。感性萎縮僵化，自我分崩離析，黎德說現代藝術，十居其九“瑣碎淺薄，蒼白無力”，畫家欠缺“深思的態度與冥想的能力”，前途未可樂觀。

科學的理性主義過分腫脹，導致宗教信仰的衰微，科學與人文無法並進，功利主義無孔不入，氾濫成災，物欲高漲只會引致人性的後退與泯滅，美感經驗從而粗糙化、通俗化與卑賤化，此即所謂文化危機。唯其如此，黎德特意強調藝術的重要：“沒有藝術，我們無法知曉真理的存在，因爲只有通過藝術，真理才可視可解與可愛。”事實告訴我們，科學並非萬能，宇宙與生命的起源若何，人生的意義何在，科學於此無能爲力，束手無策，無法取代藝術的“象征作用”。

黎德指出我們無胆宣稱我們基於民主理念的生活方式，不管如何鞏固，如何爲人寶愛，對藝術是不利的。藝術作品是個人的創造，品質高貴，藝術價值不可采用票決方式的民意而定其高下。爲了深切了解某種藝術，你得了解一切藝術。高級文明與非高級文明並存於世，各司其職，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健康的社會應兼容並包，經由綜攝作用，統而化之。不幸的是，就藝術而論，現代民主社會在區分天才與人才這方面，毫無可取之處。以平庸爲特出；假英雄因大眾傳播媒介而風頭十足，隨着人衆的阿諛奉承而偉大起來，錯覺已定，假象遂成。英雄寂寞，看來古今中外，莫不如是。不僅此也，真理不容干擾不得異議，較之偉大來自民意，尤其不可動搖，簡直是神諭化的條文，連金科玉律都自嘆弗如。推其原委，黎德認爲是民主生活方式最高理想的自滿自驕所使然。

其實，藝術不是順民，藝術家之所以偉大，即在其勇於抗拒不知，從而獲得新知新見。藝術家的重要，對社會的貢獻，就看他敢不敢

推翻既定秩序而定，這不是破壞，而是創新，並以自己的作品爲見證。如是觀之，藝術的最大敵人之爲 Collective Mind，迥無疑義，其與 Free Mind 不侔不鄰，性格迥異，相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Herbert Read: Art and Alienation)

意象的重組，覺知的具體化，最能見出畫人的本事，黎德說“無象則無意，文明勢必逐漸衰亡”，故而主張“通過藝術而教育”，其說雖與現代工業文明的機械化非人化格格不入，意在取代依順與摹仿，用心良苦，一點也不“反科學”；而其落力推崇中國人的天人合一說，認爲是醫治西方社會疏遠症的良方，真是見解深刻，眼光獨到。黎德認爲塞尚所說的“形象的安排與處理，忘掉眼前所見的一切”與“賦覺受以形體”，這種“確認與聲言”，是藝術家所不可或缺的，則不僅是啓示，簡直是告誡，尤爲發人深思。更重要的是：黎德相信馬克思所謂藝術是“偶發現象”是“上層建築”的說法頗成問題，相反的，美感活動是“個人心理與社會組織直接影響下的形成過程”。此一“基本錯誤”若不厘清，形成當前的“藝術後遺症”，真是誤盡天下蒼生，禍延子孫。有鑒於此，黎德著書申張已說，間接批馬批判，撥雲霧而見青天，大有孟子辟楊墨的氣概。

創造心靈與自由心靈，是互爲因果，相輔相成的。瑞獻說“創造的先決條件是心靈的自由開放，萬物通過藝人心窗內的晴天現出光與本然”，有了這種藝術自覺，才會不執一相，才能解粘去縛，從事創作。研究中國畫史的學者咸認爲明清畫風不振，病源在於摹古，從董其昌與明四家到清初六大家，“萎靡地拖延了五六百年”(謝稚柳語)，長此以往，期待大畫家的出現，說是奢望，恐不爲過。衆所周知，唐宋古畫，格高意遠，“宋以後的繪畫在題材，方法上都日趨單調，就是因爲取意或接受暗示之時，既缺少積極與主動，遂使前人傳統的丘壑抑即刻板似的畫面組織法易於襲入了”(伍蠡甫：中國繪畫的意境)，“清朝的臨古作品已差明人多了。因爲明人臨古尙是師法古人的技巧，而清人的臨古，則是整個的摹拓下來，務求真才算是登堂入室”，八大山人與苦瓜和尚的出現，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一個有氣質的畫家，應該設法找出自己的面目，絕不能盲從別人。”(庄尚嚴：明清繪畫)“中國文化好古的精神在繪畫方面造成濃厚而



又堅牢的模擬的作風，終使無數張的圖畫，望去幾如出一人之手，好像一種格式，一種符號。”（伍蠡甫：再論中國繪畫的意境）瑞獻反對摹仿，着意創新，對傳統甚為不滿，徐悲鴻嚴責傳統畫家的古典人物畫為“人人同面”，人物公式化，山水標準化，不是技窮，便是藝術心智的閉塞與遲滯，柯林塢稱之為“意識的腐化墮落”，這才是令人心寒的可悲現象。（同理可証，文人作家，不定下心來閉門埋首，長期閱讀，苦心寫作，却把大好時間浪費在種種與文學藝術本質無關的一系列活動上，且樂此而不疲，似乎氣候已成，無怪忠言良藥，其為批鱗，古今一也。）徐氏嘗言：“吾畫雖不佳，却無一摹仿古人”，摹仿乃重複他人轍迹，與創新絕緣，齊白石就反對門人學他，謂“似我者死”，見識胸襟，過人一等，足為後人楷模。

死守傳統，日久則固定反應難除，作繭自縛的結果，視域狹仄，靈思窘澀，難成大器，勢所必然。艾略特以為過了25歲還想寫詩的人，不能沒有“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是指一種透視時間的力量”，這種認知，把過去和現在貫串成一體，同時並存。現代文化學者克羅孔（Clyde Kluckhohn）認為人類社會是連續體（Continuum），傳統與現代難以判然斷分為二，換言之即傳統與現代，在概念上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辭語。艾氏又說，“假如傳統或是‘世代相傳’的意思，只是叫我們盲目地或毫不走樣地因循前代的風格，那麼‘傳統’就毫無可取。我們見過許多類此的涓涓細流吞沒在文壇的沙漠裡；而一般人總以為新奇勝於重複。傳統的意思實在較此遠為深長。‘傳統’的優點，不是凭繼承所能獲致，作家必須下一番苦功，才能使他的作品有承先啓後的作用。”瑞獻並不盲目擁護傳統或拒絕傳統，深信艾氏所說的“一件作品若是毫無新意，只是模仿，也就不成其為一件藝術品。”就我所知，他對傳統的了解，絕不在一般畫家之下，也就因為“歷史意識”的緣故，他默默從事藝術創作，寫詩寫字，畫畫刻印，確確實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像時下的文化人，專搞活動，無心創作，換言之即是不知“自己究竟在做什麼”，明眼人自然心裡有數，心照不宣。就藝術發展史的立場執論，把他跟過去和現代畫人的成就作一公允的評價，實驗性畫家的地位是應當予以肯定的。

一般畫家大都選走阻力較少的道路，急於成名，瑞獻則反其道而行之，不以迂迴艱險為畏途，勇於接受各種挑戰，此即弗洛斯特“未走的路”：

兩條路在林裡分歧，而我——  
我走少有人行的一路  
這就造成一切的差異

（Robert Frost：The Road Not Taken，施穎洲中譯）

### 一隻沒有籍貫的鳥

青磐在質疑的年代  
誓言還不能在獨立的樹上繁華  
萬年枯坐  
不能擊碎一道眼障  
穆然閉目  
迫視心中狂潮

收鈴奴：全蝕

“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郭熙：林泉高致），古希臘人謂：“畫是靜默的詩，詩是語言的畫”，基本上繪畫是以綫條和色彩為主所構成的空間視覺藝術，畫人藉以表現其個人藝術理念。瑞獻最初是以現代詩現代小說見稱，近年來則繪畫紙刻，印章書法，同時並進，頭角崢嶸，“專以新意相尚”（鄧椿：畫繼·雜說），風貌獨特，卓然成家，知者折服，不知者側目。

藝術創作的先決條件是free mind，當前藝壇，具有是種體認者，似乎並不多見。不是死守傳統舊法，食而不化，就是侈言筆墨，高唱回歸東方，揚言水墨第一，抬出王維來做擋箭牌，以為便是傳統精神的繼承與發揚。既昧於上文所述艾略特的“歷史意識”與克羅孔的“傳統乃是連續體”的說法，對社會文化學者的“大傳統”又不甚了了，口號雖多，試加檢驗，則難以自圓其說，如丑媳婦之見翁姑。高標水墨的真正原因，系關乎市場需求，重功利而不重藝術，畫心自然蒙塵。名家之作，索價奇昂，非名家小名家亦不落人後，總之悉以“知名度”為準，重名而不重藝，風氣一開，利之所在，捨鋼筆而就毛筆者，難以枚舉，遂謂此即文化氣息，識者只得啞然。不僅此也，居然有人將習作一並展出，那可真是“藝”胆包天，堪稱畫壇勇士。

門戶宗派，習所難免，只要態度開放，不卑不亢，不敝帚自珍，不目不同己者爲異端，欣賞他人的長處，如是則大可不必苛責。不幸的是所謂前輩好以祭酒自居，架勢一擺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獎勵扶掖，因人而異。反觀瑞獻，默默創作，以爲那是“與生命等長的努力”（《巨人》自序），身稟藝術良知，論畫悉以藝事爲繩，從不假以辭色，不若人之可扁可方，作風個性之至，行事如此，不遭人忌，那才是奇迹。他十幾年前所寫的現代詩，備受攻擊，目爲毒草，眼前印藝的離經叛道，也就無足爲怪了。若非學養潛深，定力過人，方能幸免白眼覆頂之災，這種情形，着實令人忿然。站在朋友的立場，只好以關懷鼓勵爲武器了。

瑞獻的畫，言之者寡，實在是頗爲怪特的藝術現象。世人好談天才，以爲可遇而不可求，有一天李杜就從面前走過，反而被認爲是逃犯或瘋子，看來先知先覺，似乎並不受器重賞識。藝術家之異於常人，古今中外皆然，遠者八大苦瓜，徐渭鄭燮，近者塞尚梵果，克利達利，莫不如是。不說別的，單就印象派一語本爲貶詞，梵果一生坎坷，塞尚死後二十年方爲人所稱道，馬諦斯被譏爲馬踢死，足証創新者必爲智者勇者，藝術家的殉道精神，一以貫之，跟士大夫之講求節操，行止如出一轍，可謂異曲而同工。杜步西當年不爲音樂學院所容，史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禮》首演，劇院鬧成一團糟，作曲家幾乎遭受毆打，可見真正創新的藝術家，都走在時代的前頭，他們的作品，經過時間的考驗淘汰，早已成爲新傳統。想到這裡，四月的巴黎個展，對詩人畫家而言，意義不可謂不重大；巴黎爲世界畫壇三大重鎮之一，屆時對其作品，必有一番公論，曙端微啓，令人振奮欣慰。反觀我們的畫壇，堅不許不讓他人跟自己平起平坐平議，排斥詆毀猶同家常便飯，心胸狹隘，眼光短淺，一言以蔽之，妒忌云耳。這種自以爲是的霸道作風，既不公平，也不開明，只好嘆爲觀止。（走筆至此，徐悲鴻之落力提携培養後進，前輩風范，有口皆碑，思之泫然。）大勢所趨，畫人爲求溫飽或自保，媚世求俗，在所難免，何忍深責，而“家”“匠”之分，思之過半可也。畫壇怪現象：“不以作品服人，專以名氣壓人”，瑞獻此言一出，如批逆鱗，反響如何，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之下從事藝術創作，欲求出污泥而

不染，憂憂乎其難哉！創造心靈（Creative Mind）之孤寂，艾略特有詩云：

“我只能說，“那處”我們到過；但我說不出它在何方”。

志於道，據於仁，游於藝，瑞獻對來自身外的物議，一向不爲所動，坦坦然，一笑置之，因爲他懂得“自己在做什麼”。沉默藝術家的最有力武器就是作品，深信弘一大師的教誨：

• “何以息謗，曰無辯。”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人如此，今人當亦如此。

— For us, there is only the frying. The rest is not our business.

— T. S. Eliot

## 羣山葵仰。衆流壁立

周夢蝶詩

中國畫發展到今天，欲求突破創新，真是談何容易。畫家固守傳統題材與技法，在歷史負擔與心理壓力雙重夾攻之下，畫起畫來，無不小心翼翼，誠惶誠恐，以免出軌，遭致物議。小說家王鼎鈞說：“作家的貢獻在創新，作品的生命也在創新。創新是要寫出不同的東西來，和別人寫的不同，和自己以前寫的也不同。創新不是標新立異，而是力爭上游。創新也許失敗，但是守舊一定不會成功；“舊”只是看守，重複別人的成功。創新不易，但並非完全不可能。”（見《取法人生》一文）年輕畫人急於成名，有關這點，陸儼少的告誡，最爲懇切：“學畫早年成名，不一定是好事。成了名，應酬多了，妨碍基本功的鍛煉，也沒有功夫去寫字讀書，有碍於提高，所以學畫切忌名利心太多。”陸氏又說：“畫要新，這個口號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自古大家，無有不創新者。創新愈多，後人對他的評價愈高。”（陸儼少：山水畫芻議）中國畫家的通病在於題材的不斷重複與雷同，根據蔣彝的觀察：“畢氏（畢加索）自十四歲開始繪畫，一直畫到九十二歲沒有輟筆，據說他前後一共畫了三萬幅，每幅不同，這是與中華畫家大異之處。中國大畫家如齊白石的蝦蟹可以有千幅之多而大半大同小異，歐美畫家不主張復寫，每幅畫題和結

構必須有獨到之點。”(《畢加索死了》，見民報月刊90期)

由於藝術觀的定於一，以肉眼所見為實，寫實主義遂成為藝術的最高美德。這是部分真理而不是全部真理，態度偏狹，觀察不夠深刻，其說有欠周詳，頗為皮相。此一誤解，關鍵在於誤自然之真實(naturalistic reality)為藝術之真實(artistic reality)，認識不足，觀念自易混淆。荷蘭畫家艾雪(M. C. Escher)的《另一個世界》、《相對》、《瀑布》、《凹凸》等作，充分有力地証實視覺真實的不可靠。畫人堅持外在真實為絕對真理，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於此，則無異於秋水篇河神之見河不見海。弗洛伊德的心理人格結構理論，容格的集體潛意識，為我們拓展了另一天地——內在世界的無邊無垠。

馬列唯物主義的後遺症是為中國畫家的“藝術情意結”，此一惡性腫瘤一日不去，創新突破不啻空頭支票。畫家沒有“走進自己”，只着眼於事物的自然描繪，想象力貧弱，無法產生新視境新形象，也就很難賦事物以新意義了。不明二十世紀藝術思潮，視抽象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為邪魔外道，雖賢如徐悲鴻亦不免如此，藝術的花園不應該只培育一種花，“獨美”之外，尚有“他美”“眾美”。可見除了“外師造化”，還得“中得心源”，不然的話，畫面欠缺生命力，氣韻怎能生動起來？如何走出閉塞心態之迷宮，通往自由心靈，這就要看畫人的“造化”了。

瑞獻的畫，“貴在創造，使人看了有新鮮的感覺”，“一幅畫打開來，第一眼就有藝術的魅力，能抓住人往下看，使人玩味無窮。看過之後，印入腦海，不能即忘，而且還想看第二遍。”(陸儼少：山水畫芻議)《狂風》《巨竹》《大象》《大峽谷》《猴變》《一而二》《大花海幻覺》等，震撼力之強，直達心靈深處。

瑞獻一幅畫一種題材，向不重複，筆法不一，“沒有固定的形式，要配合到描繪的對象，筆的運用，就很復雜而需要變化”，筆法是“從對象出發，從對象產生。對象，正是描繪的依據和根源，而來攝取對象的形與神，所產生的筆的態與勢，情與意，這就是筆法。”(謝稚柳語)

石濤云“夫畫者，從於心者也”，畫由心

生，“心不勞則有畫”，不勞豈非無所拘限束縛之意？又云“畫從心(心靈自由開放)而障自遠矣”，於是“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石濤反對師古，“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於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潘天壽以為“借古開今”即是“推陳出新”。(聽天閣畫談隨筆)摹仿的結果，“是我為某家役，非某家為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耳，於我何有哉！”

“畫人貴在創新，貴在自家風貌之形成，‘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須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我之須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於古何師而不化之有？’”(苦瓜和尚畫語錄)齊白石亦持同樣見解：“用我家筆墨，寫我家山水”，“要我行我道，下筆要我有我法。雖不得人歡譽，亦可得人誹罵，自不凡庸。”(胡佩衡胡蘅合著：《齊白石畫法與欣賞》)

“在藝術上，自印象派以來，畫什麼以及畫作成果已非絕對重要，怎麼去畫一幅畫這過程更能引發藝術的玄思，也因為這種概念的轉變，畫的成果反而更出奇制勝，有從未被夢想過的境界，賈可梅提，艾雪的精彩作品，就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是身歷其境，在實驗與探索熬煉中的體認。怎樣去畫夜空、裸女、狂風、大象、鳳凰等，是畫家最感興趣最困惱的問題，新技法於是醞釀而成。由於不拘一法，正如石濤所言“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眾法也”，“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達則變，明則化”，“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胎脫也”，“筆與墨會”，“意明筆透”。

## 1. 新技法的引進

實驗性的畫家之為創造性的畫家，端倪所在，系乎一己。感性知性悟性，何玄之有，胥視個人天份學養才情而定，藝術畢竟是很個人化的，獨創力(originality)之可貴，可謂四海皆準。排筆的使用，到了瑞獻手上，有了飛躍性的突破，真是空前，代表作為《大峽谷》，《大象》與《廢村》。《大峽谷》以氣勢取勝，《大象》以量感見稱，前者磅礴，後

者厚實，各有所擅；《廢村》則“心遠地自偏”，荒僻中別具天機，誠如林紓所言“畫意貴靜遠，畫境貴深曲。”（春覺齋論畫）

欲對繪畫工具如筆、墨、紙、水的性能有所認識與掌握，除了實驗，無法確知，也只有通過實驗，才能具體了解實在效果如何。在這方面，排筆所構成的面，毛筆就無法趕得上，是以《大峽谷》的石壁墜道，非排筆莫能為之，濃淡層次分明，彎曲有致，石壁紋理，渾然天成，總之，山壁墜道車路，無不符合透視原理。《廢村》的壁紋，濕墨加綫而成，畫法雖不同，可謂異曲同工；斜路二筆為之，由下往上橫掃而後以尖鋒收筆，頗見功力，間中飛白，純然意外收穫。《大峽谷》一反傳統山水畫的“散點透視”，綜覽全景（panoramic view）不求郭熙的高遠深遠平遠；而是截取山景中最突出的一部分，斷頭去尾，如同窗外一隻長頸鹿經過，所見只是部份長頸，此與冰山突出水面之理同。凝神諦視，予人“人在其中”之覺受，閉目靜思，台灣東西橫貫公路太魯閣的奇景，分明可識，而洞口藍天與壁頂藍天，愈發衬托出山之險峻與壁之厚重，頗法自成一家，不同凡響。此一大幅之作（176cm × 95cm）佇立遠觀，益覺其峭拔奇險，不可方物，量感質感，直逼雙目，而天空以藍綫加粉涂飾，尤為罕見。這幅巨構，是個人實驗探索之作，一絲不苟，心手相應，“營之、徹之、增之、潤之、再之、復之。”（郭思述其父郭熙作畫之敘寫）看來瑞獻已將水墨畫向前推進一大步，劉國松見了不知有何感想？

排筆面的擴大，要以《大象》為代表。瑞獻之於象，構思有日，醞釀頗久，面對此一龐然大物，綫條實在無能為力，只好另謀別策。經過多次實驗嘗試，才對水與墨的控制感到純熟，頗能表現象的驅體質地，傳統畫法以綫條勾勒，量感無從體現，這是瑞獻最成功的地方，最早見過原作的朋友咸有同感。題辭《大象不游於兔徑》，自是畫家的抱負，有容乃大是其弦外之音。在這方面，端的是大胆落筆，小心收拾。

人物方面，以排筆行之的有《裸女》與《蹈火者》。前者寧拙勿巧，寧醜勿媚，肌理質感，相當成功，兩腿之間墨色的交溶交疊，頗不易為，毛髮重墨，尤其出色；後者的斜切投入，角度斟酌再三而後得，胸腹肌理遠勝四肢，蹈火旨意，不離修行自我熬煉，與孟子的“

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相伴，志士仁人，莫不砥勵自節，義無反顧。

## 2. 倒墨

瑞獻畫山，不用傳統筆法，別出心裁，另創新法，是為倒墨。近作《山鷹》之山凡三重，山非真山，乃是畫入內心之山，以三個三角形組成有如z字，畫史上前所未見，顯然是西方構圖，融西入中，倒墨以成之，是洋為中用的大好例子。近山濃遠山淡，墨色有變化有層次，近乎技矣。左下角以白粉繪二山鷹，振翼欲飛，襯出山之高峻崇偉，以小顯大，此即詩家所稱不盡之意也。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詩云：

“屈爪緊扣巉岩  
於孤寂之地與日為鄰  
在蒼天圈有下屹立

鄰鄰大海於其翼下匍匐  
守後於眾山之頂  
驟然直落，若雷霆一閃”

至於“山太高，連鳥也飛不過去”的山

，左淡右濃，對比分明，山石紋理，倒墨之後迅即以水化之，水份的控制最見工夫，到家與否，觀者自明。鳥則非實鳥，改以上了發條的玩具鳥，頗具卡通意味，連假鳥都得一步步往上爬，艱辛如是，況真鳥乎？（去年十一月瑞獻於吉隆坡集珍庄個展後，作品運回新加坡，五張紙刻，三幅水墨畫居然不翼而飛，報案以來，杳無音訊，看樣子物歸原主，遙遙無期矣。《山太高》即其中一幅，另二幅為《易魚》與《星夜》，按原作與近作頗有出入，左右僅畫一小部分山壁，余則為留白，畫題不變而已。瑞獻失畫，至為心痛，蓋一畫之作，頗費周章，雅賊有知，寧無愧乎？）《星夜》的夜空，技法一樣，全不用筆，好像沒有人這樣畫過，效果頗為別致。

構圖之於畫，如結構之於文，傳統畫家一向很是注意，謝赫六法就有“經營位置”一語，李衍以為“畫家自來位置為最難”，瑞獻將西方構圖引進中畫，而又不見痕迹，向外吸收養料，消化後出之以己貌，純然東方意趣，看似簡易，個中況味，恐不足為外人道也，《山鷹》之作，豈偶然哉？

### 3. 人物造型

中國人物畫起源頗早，顧愷之、閻立本、吳道子等名家，都是用綫條白描，與西畫大異其趣，蔣彝說得好：“中國畫家從來沒有做過人體解剖和人體寫生……西人繪畫着重陰影，成立體形，所以畫來總會有些相像；中國畫法全靠綫條的曲折來表示面部輪廓，實在很難，所以不重形似而采神似。”（《中國人物畫之源流及其演進》，民報月刊92期）山水畫興起後，人物畫遂衰微，往後文人畫大盛，董其昌倡南宗北宗之說（按董氏不能畫人物），人物瞠乎山水之後，而以唐寅和陳洪綬為最著稱。中國人物畫，不是仕女，就是高士，或是神仙鬼怪，此外則是釋道人物，最大弊病為人物公式化，怪不得徐悲鴻大表不滿，斥為“人人同面”。任伯年以後，以人物名家的並不多見，徐悲鴻西畫素描功夫到家，人物還是以油畫見長，可見蔣彝的看法，甚有道理。蔣氏推崇葉淺予的人物畫，謂葉氏“善於用西法鉛筆素描，隨到隨寫，見人即描，見物即寫……用筆用色很老練純熟”，又說人物畫“最不易解決的還是現代衣冠問題”，實在不易入畫，最後，“唯一的條件是要有絕大的才氣”。人物畫家如王子武、范曾等，不畫今人而專畫古人，先素描而後淡彩，分明是向西畫低頭，談不上什麼立體感質感。

瑞獻的枯筆人像，形神兼備，善於捕捉人物的特征與神情，高度概括力之強，是感性結合知性的明証，無怪所畫人物，無不神完意足，氣韻生動。

中國畫家一致認為神似勝過形似，畫家的最大本事即是傳神。形是事物的第二自然。徐復觀說：“一個藝術家的最本地，也是最偉大地能力，便在於能在第一自然中看出第二自然。而這種能力的有無、大小，是決定於藝術家能否在自己生命中升華出第二生命，及其升華的程度。”第一自然是事物的原性原貌，第二自然是事物的屬性，所謂神，是指物情物性而言。顧愷之主張“以形寫神”，董其昌亦云：“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在也。”徐氏又說：“神是人地本質，也是一個人的特性。必傳神，而後始盡到人物畫的藝術性地真。所以“傳神”兩字，便形成了中國爾後人物畫的不可動搖地傳統”、“而“氣韻生動”四字，正是“神”的觀念的具體化

，精密化”，換句話說，謝赫六法的氣韻生動，意思即是傳神，本指人物畫而言，廣義的用法是後來的事。傳神指所傳是事物的藝術之真，也即是生命的本質，並不是事象的實錄或復制，而是通過形象的把握，再加上畫家的想像力；顧愷之的“遷想妙得”，就是這個意思。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九方臯相馬，“得其精，忘其粗；在其內，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此兒童畫之所以難能可貴也。

瑞獻的枯筆人像，對象為中外著名文人，就中以奧登，卡夫卡，聞一多，郁達夫等的造像，傳神之處，人所共稱。畫家意猶未足，改以六呎生宣為聖雄甘地造像，單單頭顱，前後揮寫，竟多達二十次。為求快準穩，聖雄的光禿圓頭，當前即下，一筆為之，勢若閃電，力透紙背。於臂於肘於指，不講比例，有意誇張，聖雄的瘦削羸弱，反而顯現因大見小的美學效果；而頭顱之白與紙質之白，因墨色的作用關係，圓內圓外，透示出兩種不同觀照，質感甚耐咀嚼。眼鏡的小圓與禿頭的大圓，對比強烈，有限無限，真是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

名聞全球的大攝影家郎靜山，年紀雖過九十，猶健步如飛，目光炯炯，精神矍鑠，比張大千還大幾歲，端的是老當益壯。去年年底瑞獻訪台，與郎老言談甚歡，並代為引見居士，郎老一派長者風范，其人其藝，予人印象極深，提拔後進尤不遺餘力。瑞獻此行，最大收穫，厥為新作數幅，《郎靜山造像》即是其一，另一則是《大峽谷》，畫成，囑余前往觀賞，一見即為其氣勢所攝，嘆為神來之筆。

潘天壽認為“神從形生，無形，則神無所依托。然有形無神，系死形相”，不足以言畫，“顧氏所謂神者，何哉？即吾人生存於宇宙間所具有之生生活力也。”“以形寫神”，即所表達出對象內在生活力之狀態而已。故畫家在表達對象時，須先將作者之思想感情，移入於對象中，熟悉其生生活力之所在；並由作者內心之感應與遷想之所得，結合形象與技巧之配置，而臻於妙得。是得也，即捉得整個對象之生生活力。”《郎像》的成功，得力於造型，素材方面，新舊元素的配組，從抉擇中見匠心。畫家將代表一新一舊的長袍相機結合為一（心物相融），化乖悖為祥和，是寫實，也是寫意，更是造境立意，正如古人所說：“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

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手與相機的誇大，使主題更為突出，這是藝術性的必要。臉龐以羊毫長鋒畫之，髮鼻耳適度變形誇張，而又不淪為卡通人物；用排筆畫長袍，黑青相混，衣服色澤紋理，自然天成，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案：此畫以六呎宣寫成，是為life-size）。

不是每一幅人物畫都是“不凡”之作，這就要看畫人如何選擇對象，如何突出人物的特征。中國畫以綫條為主，明暗方面，實在無法表現，功力深淺，全看如何用筆。筆勢的輕重產生不同的綫條，較為繁復多變化，施之於眼瞳，下眼皮，顴骨等，雖無陰影，亦能產生某種程度的凹凸感，不若白描的單調貧乏。至於鞋履，則一筆為之，如書法的挑法。此畫形象鮮明，風神栩栩，為求藝術之真而作的選擇（Selection）與組合（Combination），頗具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精神，是高人的新意象。

#### 4. 玄學畫

繪畫不是思辨的真理，而是想像之真意識之真，自成一自足的世界，故美國行動派畫家 Jackson Pollock 說：“畫自有其生命。”畫由心生，《一而二》《猴變》《鵝塘》《大花海幻覺》之作，格奇意遠，處處閃現出靈智的火花，以其高度智性化，頗具形上意味，故曰玄學畫（metaphysical painting）。《一而二》畫題甚玄，其辭曰：“設夢與真實各為蝶之一翅，該蝶亦真亦幻，觀者無法斷虛實”，庄周夢蝶是畫家最為傾心的主題之一，夢境之為虛假，此乃世俗之見，未必正確，弗洛伊德認為夢與真實大有關聯，遂將夢境引回現實，這是他的最大貢獻。執此以論，常人所見者為真，瘋人所見者為假，實則清醒（sane）與瘋狂（insane）原本相對，紅樓之為夢，不正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梵果的自畫像與風景畫，是畫家晚年精神失常的真正寫實。同為現實，因人而異，其為實則一，蘇東坡就曾透露此中消息：“客亦知乎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人類的意識有好幾層，夢是意識的活動，夢蝶故事之富於詩意哲思，是現成的大好題材，難題在於如何入畫。如何將抽象化的夢賦予形體，使之具象如生，是畫家的最大考驗。瑞獻以蝶之二翅設喻，一半着色，紅黃橙藍，繽紛絢爛，暗示夢之豐茂華美，另一半不着色，猶言鉄般現實，設想玄妙，寓意深遠。此畫遠觀如風景，近望則蝴蝶成群，一樹如墨，群蝶翩飛，隱入林中，樹黑蝶紅，對照強烈而又調和，融渾得體，足証法為我用，色為我用，詩僧周夢蝶《孤峰頂上》所咏，詩心畫心，無非禪境：

靜寂啊，血脉里奔流着你。  
當第一瓣雪花與第一聲春雷  
將你底渾沌點醒——眼花耳熱  
你底心遂繽紛為千樹蝴蝶。

《猴變》的前身是《易魚》，藝術守一不變則單調乏味，大畫家莫不求變，萬變不離其宗，形可變而神不變，是為“矛盾的統一”，“畫能有常有變，方為大家。”（金紹城：畫學講義）《易魚》的變，是濕筆到乾筆的過程，由於力道輕重筆勢快慢的關係，魚的形態遂連串互異，這是單純性的變化。《猴變》的樹不是真樹，而是想象之樹，源自保羅·克利（Paul Klee）的《樹上的處女》（Virgin in a Tree, 1903）。《猴繩》以大篆筆法寫成，猴的表情不一，猴臉却無變形。《猴變》則不然，瑞獻之於猴，一如郭熙之於山：“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遠數十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不悉乎？”樹猴純用白描干擦，猴臉多變，或作獅型，或作馬型，或作犬型，或作羊型，或作松鼠型等，不管是那一種造型，要之不離原型。為了藝術目的，畫人遂“造出想象所許而與實際未必盡合的形”（伍蠡甫：試論距離、歪曲、綫條），阿里士多德早就說過：“可能的不可能時常勝過不可能的可能”，在這方面，變形猴可能是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變形人臉的余波或回響。技巧方面，瑞獻之於隱象法（anamorphosis），紙刻如《隱遁者》《鰐浪或一個漁人的心感》《人隱山風中或賈可梅提之側影》，印章如《石乃久坐之人》《死亡的藝術》《殘磔》等，匠心獨造，手法熟練，水墨則前有《黑豹》，今有《猴變》，



動物植物，合而爲一，不是很形而上嗎？

若非畫家自敘，我們實在看不出《鵝塘》得力於艾雪的《三個世界》與克利的《天鵝湖》，畫面一片平和，閑靜幽淡，全無烟火氣，却又並非純寫景：“潭清疑水淺，荷動知魚散”，雖則“高樹臨清池”、“瀟澹對清漪”，其意或在“潭影空人心”、“青山獨歸遠”，大有筆外筆，墨外墨，意外意的境界。（潘天壽語）此畫有虛（竹影樹影雲影）有實（游魚與鵝，浮萍與落葉），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相生相成相疊，因魚見水，因水見萍見葉，天光水色，一元二元，亦幻亦真，終致於無物無我，是爲化境。

《鵝塘》的突出，在於物象的自由調整，高明處在不露痕迹，又不見匠氣俗氣，即活且脫，鄭一桂小山畫譜卷下云：“畫有兩字訣，曰活曰脫。活者生動也，用意用筆用色，一一生動……脫者筆筆醒透。”

從文學的立場而言，畫家的表現手法，就是艾略特的“客觀的相關物件”（objective correlative），“詩的藝術，在於作者把心中情意，換作景象具體地表達出來，使覽者覺得景象若真若活，如在眼前，進而體悟出景象所含蘊的情意”，因象悟意，乃得弦外之音，黃維樸譯爲“意之象”，艾氏以爲“表達情意的唯一藝術方式，便是找出“意之象”，即一組物象、一個情境、一連串事件，這些都會是表達該特別情意的公式。詩人Archibald MacLeish 名篇《詩藝》（Arts Poetica）云詩應可捉摸（palpable），不可直咏（mute）；應該實存（be），不可指稱（should not mean），意思相同。（黃維樸：中國詩學縱橫論）畫家將一組物象作最自由的調整與安排，並置並列（juxtapose），“無非強調重景象的具體描摹，而輕情意的直接標明而已”，現代詩人，無不精於此法，可見詩藝畫藝，如何互通，因人而定。

幻覺是變形的實在，《大花海幻覺》顯然是受了艾雪《天與水一號》的影響（魚鳥互變），也像艾雪一樣“say good-bye to simple beauty”。此畫所產生的錯覺（optical illusion），如水花幻爲葵花爲烟花，石頭幻爲花果，魚幻爲人等，構圖則如《大峽谷》之截取近景，以葵瓣畫法畫

水花。瀑布瀉下，遇石而起，凡三折，而魚的飛躍，有如高台跳水，動態感人。此畫疑幻疑真，亦真亦幻，終而物我合一，不分真幻，超然物外，遠韻遠致，得象外之美，一言以蔽之，曰氣韻生動。沈宗騫云畫有三奇，即筆奇趣奇格奇（見芥舟學畫編卷一），《大花海幻覺》《鵝塘》二畫，足以當之。

## 余論

此外，《仙台地藏原》的簡練，《猴繩》的結構，《華枝春滿》的對稱，《狂風》的氣勢，《長旅》的以豎爲橫，疊合而成，一反舊規，真是前所未見，《如果鳳凰不死》以灰水刷畫鳳凰，是技法的創新。《椰雨》則只畫椰葉，不畫椰身，葉子密疊，大小作原形，有置身其間之感。排筆吸墨蘸水後將之揸絞成蓬頭，側鋒橫掃，其勢如雨，以綫爲面，是爲新綫條，流動感產生節奏。多畫數隻小鳥，畫面得以平衡，益顯自然淳真，爲此，畫家特購四十餘隻小鳥，朝觀夕察，得其生態後任令飛去，不失君子好生之德。至於《巨竹》，是放大變形的竹，從來沒有人這樣畫過，匠意獨造，境界特異，是才情煥發之作。畫家以心眼觀物，所見自是異於常人，一反傳統畫家清瘦之意，鄭板橋云：“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化機也。”《狂風》《巨竹》，都是畫家的告白，創作精神意識的外向投射。

《青蛙與彩虹》，虹非真虹，而是六條顏色互異的孤綫，蛙爲變形蛙，狀如噴射機，是最自由的畫法，毫無心機城府，紙白色淡，純然天趣，深具童畫意味，是爲Visionary reality。羅馬尼亞雕塑家Brancusi說“無赤子之心則與死亡無異”（When we are no longer children we are already dead），《青蛙與彩虹》是一幅妙手偶得的水墨現代畫，如Marc Chagall的畫：“Child-like but not childish。”

近作《大貓》，筆不着紙，滴墨爲綫，以點爲綫，又是另一種新畫法。貓形如虎似豹，以不似爲似，齊白石說得好：“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爲媚俗，不似爲欺世。”

我們有理由相信瑞獻十分熟悉克利所說的  
“我們已經發現了部分，但還不是全部”，故  
而應該“繼續探求”，自言恒在探尋“生命的  
心，心中之核／核中的微痕。”不斷發展的藝

術家是清楚的，我們也將因他的清醒而清醒。  
最終呢？若有結局，正如葉芝所云：

“步向頂上群峰  
把臉藏在星子之間”







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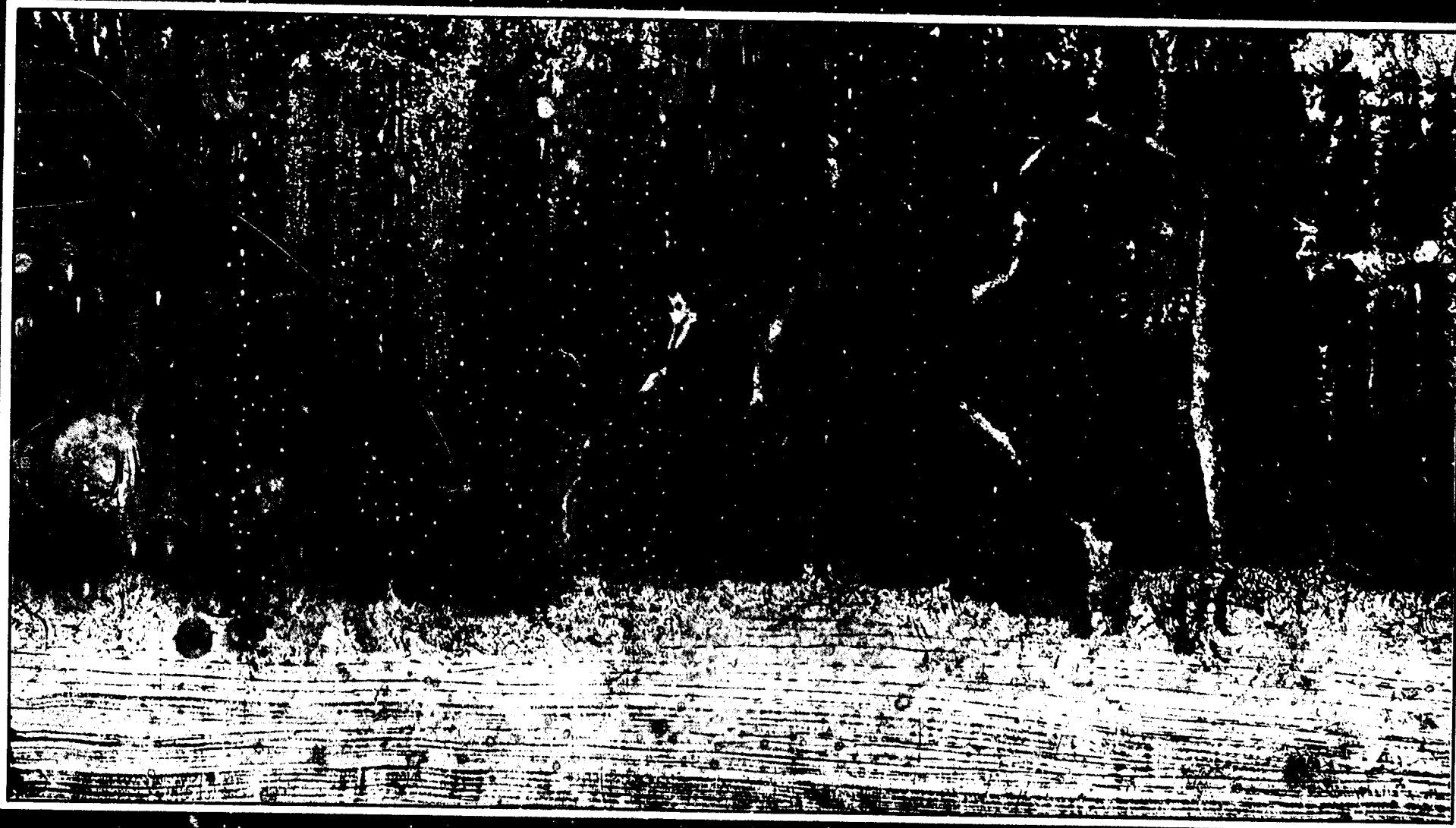


星夜

馬來西亞柔佛州



大花海幻覺 陳瑞猷



##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封面說明：巨竹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 -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